

金字塔 的忧郁

杨逸 著
[巨]刘征 译

ピラミッドの憂鬱
金字塔的忧郁

陽だまり幻想曲
光影斑驳



芥川奖唯一华人得主 全新作品
直面中国 独生子女一代留日困境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金字塔 的忧郁

ピラミッドの憂鬱
金字塔的忧郁

陽だまり幻想曲
光影斑驳



杨逸著
巨刘征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合同登记号：图字 19—2011—101
《HIDAMARI GENSOU—KYOKU》
© YANG YI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金字塔的忧郁 / 杨逸著；（日）刘征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360-6486-7

I. ①金… II. ①杨… ②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4973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揭莉琳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一觉书衣

图片提供：萤火敏弥 金梦加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5.125 1 插页

字 数 132,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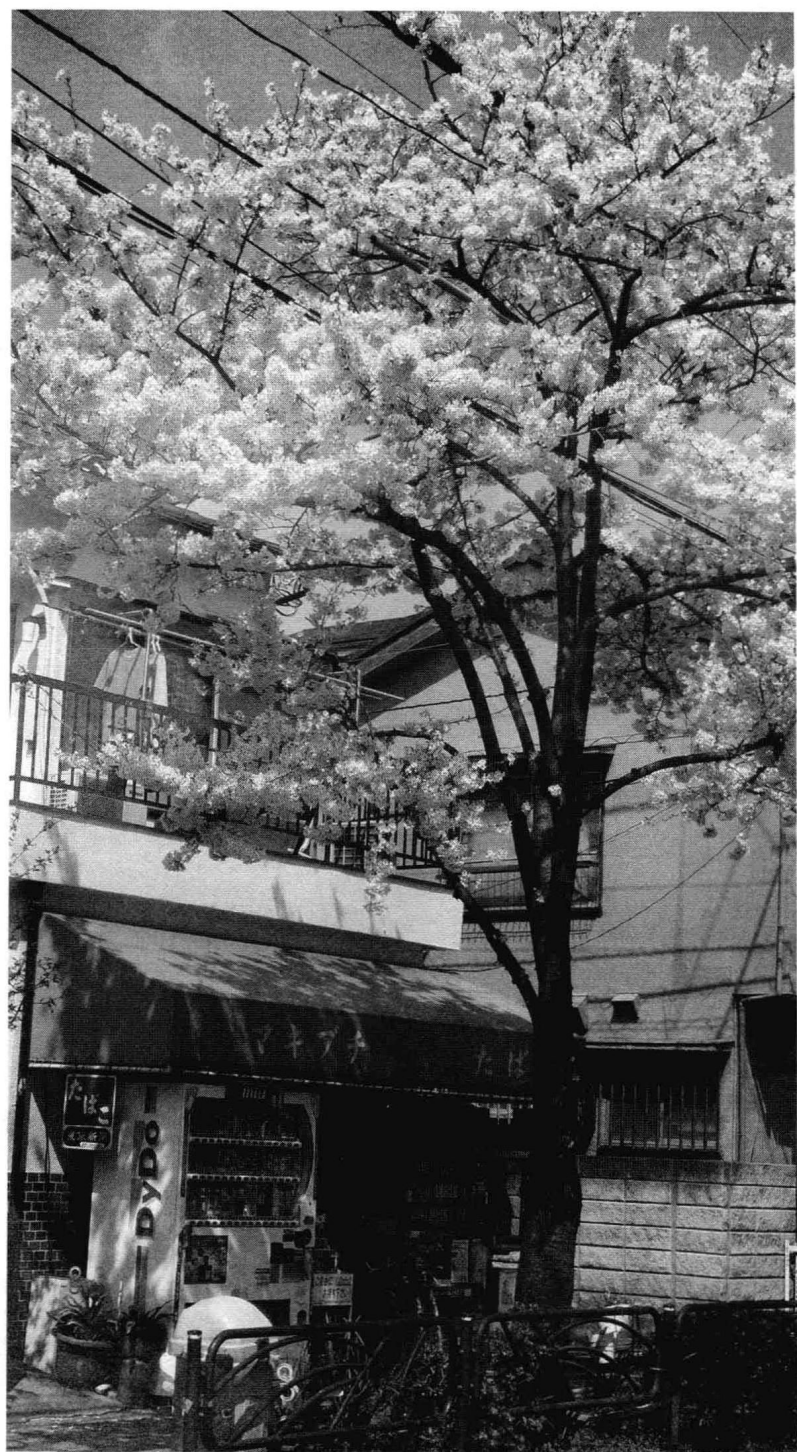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CONTENTS*

中文版自序

·004·

译者序

·007·

Novella.1

—

金字塔的忧郁

·011·

Novella.2

—

光影斑驳

·095·

中文版自序 / 杨逸

时间这东西其实是很欺负人的。它总是缠着不喜欢它的人不放，却对珍惜它的人置之不理。如此说是因为，二十几年前无所事事的我曾被时间苦苦地缠过。那是一段在家里等待留学签证的日子，心一焦性即躁，喝多少杯水淋多少次浴都润不过来。每天捧着本李煜，但反复的却只一句——“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来日本以后我立刻变成了一个珍惜时间的人。不懂语言又要打工挣学费。在只有二十四小时的一天里：有十五个小时(晚五点到翌晨八点)要拼到打工的工厂里，然后在路上耽误两小时，待赶到日语学校已快十一点了。抓紧放学前的时间，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两手托腮低眉掩首地打上一个小时的盹，挨到十二点再匆匆地坐上小田急地铁往回赶。两点半左右回到当时栖身的四个半榻榻米的和式房间后，吃两片面包或一个快餐面压下愤怒的肚肠，洗个热水澡，稍事休息后，便又到了去工厂的时间。

日语学校和大学几乎都是用这种“困顿”的大脑念下来的。大约有五六年吧，高慢的时间，甚至不屑于跟我打个照面。每每经过一番狂奔飞跃进要赶的电车里后，我总会一边抚着胸口顺气，一边想什么时候能迈着从容的脚步走路该多好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天终于被我盼来了。某天在银座会过朋友后漫步回家，途中忽“乡音(北京话)”入耳，转首看去，是几个青春活力、

名牌包身、优雅光鲜的留学生。

“这包儿在北京起码也要两万人民币，在这儿刚十五万日元。”

“我也买一个，你给我捎回去吧。”

十五万日元约合一万零二百人民币，对我这个从“万元户”为百万富翁代名词的年代过来的人来说，是那种总含着几分说不清的敬畏感的数字。如果折算为时间的话，初来日本那十五个小时一天的夜工，总要打半个月才挣得到的。

重见时间重见天日，但物人世事皆已面目全非、恍若隔世！从八十年代末至新千年时代，区区二十几年，当年我们创造的“中国赤贫穷苦学生”形象早已被处理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今的中国学生已不再为没钱而愁，放学后三五相约或去喝茶买东西、或光顾弹子房、或泡网吧聊天儿来享受这短暂的异国留学时间。

猛醒来，发觉了如小丑般地被时间捉弄的自己，种种无奈堆出的也只是一句“我何以堪”的感慨而已。自忖《金字塔的忧郁》多少写实了一些今日旅日留学生如此这般的现状。

《光影斑驳》是一篇对主人翁没有作“国籍说明”的短篇。这于我的作品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用日语写作的中国人，总会被日本读者期待着写跟中国有关的故事。可我却偏偏是个“贪婪”成性的人，哪怕是一瞬掠过的可能性也想追一程。与抱着人口激增问题而难展愁眉的中国相对照，今日的日本却为人口骤减而烦恼。如今在东京三子以上的家庭如凤毛麟角，昔日我们儒教国家共有的那种“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的幸福景象，好像也被时间——这个只会向前看的家伙给无情地淘汰了似的。

活了近半世，愈加愚钝，时常会被“幸福为何物”、“时间为何物”之类的烦恼所累。那其实是种不可追究的东西。因为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跟

它们捉迷藏！

在日本写小说写了四五年，这一本却是在我的母国里出的第一本。
含泪感谢所有为它付出辛苦和心血的朋友！也希望能与读者们从这书里的
文字缝隙里相识相知而“相爱”！

2012年4月16日 记于东京望云阁

说日语容易，但要说好日语很难。日语难就难在她变化多端。

一个“雨”字，在“大雨”、“小雨”、“雷雨”、“时雨”、“五月雨”、“梅雨”中的读法完全不同，而且这种变化无规律可循。日语里没有多音字这个概念，因为几乎每个字读音都不只一个，所以是普遍现象，因而无需另立名目。一个字即使有八九种，甚至十几种读法也不足为奇，据考证“生”字的读法达200种。字读错了，虽然贻笑大方，但也不算大过。

可“形”用错了，马上就会被愤怒的目光视为失礼，于你今后的发展和生存可就有害而无利了。日语里有尊敬语、丁寧语、谦让语等形式。日本社会视顾客为上帝，同样是“吃”这个动作，顾客、我、狗，所用的“吃”完全不同。如果把顾客和我的“吃”用颠倒了，顾客会“龙颜不悦”；如果把顾客和狗的“吃”用颠倒了，不久的将来我可能就没饭可吃了。没有习惯的人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日语简直如行蜀道如履薄冰。

说好日语难，用日本文字编织出日本文学更难；欲在文坛与母语文学家角逐夺冠则势比登天。

本书作者杨逸2008年荣获第139届芥川奖，轰动了日本，成为日本文学史上一大事件。芥川奖是1935年为纪念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而设立的，是日本文坛最高奖项。自设立以来70余年140多位获奖作家，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日本当红作家村上龙都曾获此殊荣，但非母语作家蟾宫折桂的还只杨逸一人。

也许是因为亲姐妹的缘故，我读姐姐杨逸的作品时，总有一种非常温暖、非常亲切的感觉。一个个文字进到眼里的瞬间，便活动起来，书仿佛化作一扇敞开的落地窗，眼前呈现出一个鲜活的、多彩的世界。当关上这扇“窗”时，又有许多感慨，心绪久久不能平静。蓦然再看时，惊愕地发现那扇“窗”也许根本就不曾有过玻璃，现实世界和那“窗外的世界”一直都是相通的。

这次把《金字塔的忧郁》介绍给大家，但愿我这支拙笔能尽多一点地把杨逸文学的风貌与精华展现给亲爱的家乡人，给您也带来一点点变化。

2012年4月19日 记于九州





Novella. 1

-

金字塔的忧郁



郑枫果手里攥着刚刚收到的、有生以来第一张就职面试通知书，兴奋得直用拳头捶桌子。忽然这拳头在半空中停住了，他猛然想起面试穿的西装和领带还没有买，离面试只剩下五天了。“不会吧！”他嘴里情不自禁地溜出一句时下风流小子们的口头禅，旋即三步并作两步走出了自己的房间。客厅的沙发上正一边看电视，一边亲热的南羽和菜帆，被突然闯出来的枫果吓得一怔，本能地端正了姿势。

搬进这套两室一厅的高级公寓，还是在枫果进入硕士课程的前一年。原本打算租借一个青春派小户公寓，刚要开始找房子，就接到了老妈打来的电话。说石家的儿子——比枫果小一岁的青梅竹马之交南羽，也决定到日本留学。所以要找一个两个人能一起住的大一点儿的房子。

对于以前曾经是老爸的老同事、现在身为主管文教的副市长，也就是石南羽的爸爸，以经营高考预备学校和高考参考书出版公司为业的父母，怎敢不另眼看待特殊照顾呢。幸好自己跟南羽从光屁股娃娃时代就在一起玩儿，虽然不敢说是莫逆之交，可也称得上“摸屎之交”，搭伙一块儿住也没有什么顾忌。加之，心疼儿子的石副市长，给来日本留学的石南羽印了张“日本教育考察员”的名片，这套两室一厅的高级公寓的租金，也都是从市教育改革资金里拨的。

再说得明了一点儿就是：枫果可以不交一分钱房租——白住。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负担电费、水费、煤气费、电话费之类的生活杂费。每个月末，老妈有二十五万日元寄过来。当然，这钱也是以“商品开发费”为名目，从公司的户头上直接拨到自己名下。要是不用交房租，光交这些生活杂费的话，估计每月最少也能剩下十万八万，一块到嘴的肥肉。把这些钱攒下来，将来在日本就了职，就能买辆汽车了。

枫果已经有五年没见到南羽了。南羽虽然还是那张看上去气虚胆怯的脸，可人又多了些毛病：经常一个人缩在墙角里，皱着眉头，闷闷不

乐的；严重的时候还哭天抹泪，着实让人不知如何是好。有一段时间枫果也曾怀疑南羽是不是得了忧郁症，细一打听才知道，由于南羽从小经常跟因长年不育而患了忧郁症的姨妈在一起，受了她的影响。

听老妈说，南羽的那位姨妈忧郁严重的时候，即使手里干着活，只要一看到南羽的脸，就会一屁股坐在地上，两眼直勾勾地啪嗒啪嗒掉眼泪。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南羽，一见姨妈哭，他也坐在旁边陪着一块儿哭。

但是，每天在枫果眼前转来转去的南羽，还暴露出他那极其自私、极其散漫、极其可恶的一面。

一进房门，好几双鞋都东倒西歪地躺在那里，接着就是袜子，像路标一样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客厅。进了客厅，书包、牛仔裤、毛衣、衬衣等等等等；干净的、不干净的都混在一起，沙发上、地上哪儿都是，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你这是打算开旧衣店是怎么着？”枫果也曾半开玩笑地说过南羽几次，可这南羽不但没有一点儿收敛的迹象，渐渐地地上的衣服由一层变多层，客厅里越来越乱了。

厨房里用过的盘子、碗、杯子都脏兮兮油腻腻地堆在水池子里。枫果心想：“等没得用了，我看你洗不洗。”于是佯装没看见，坐而视之。没出几天，餐具柜里就杯盘皆无了。南羽可倒好，从便利店里买回来一些一次性餐具，用完了照例不洗也不扔，硬塞进已经满满的水池子里。终于，一次性纸杯、纸盘、饭盒、筷子、易拉罐儿、塑料瓶们再也忍受不了了，纷纷从拥挤不堪的水池子里跳到了地上。吃剩的饭粒儿、菜汁、肉渣儿、胡萝卜块儿，散发着刺鼻的腐臭味儿，变成了蚯蚓色的豆芽，竟然发挥奇异的生命力，长出了新芽。

南羽不仅能吃，还能打电话。都二十三岁的人了，每天夜里给他老妈打国际长途，一拿起话筒就没完没了。这打电话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准确地说应该是“恶习”。

“这个离不开妈的废物！”看着电话费付款通知单，枫果不禁在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虽说没指望两个人能多么友好地生活在一起，但单凭南羽那边负担全额房租这一点，也想和平相处。所以还不好把愤怒表现在脸上，只能在暗地里大骂南羽发泄发泄。可如果照这样下去，每个月都替他支付这高额的、而且是分外的电话费，自己那存钱买汽车的美梦，也就要化为泡影了。

虽然胸中的怒火已经快烧到头顶了，枫果还是一压再压，没让它爆发出来，就这样忍了三个月。一天，因为跟指导老师谈硕士论文的事多花了些时间，晚上枫果捂着饿得前胸快要贴到后背上的肚子回到家，打开冰箱，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前一天特意留的奶油面包和烧肉盖饭。牛奶瓶里的牛奶只剩下一口了，1.5升的博卡力运动饮料也没了踪影。

关上冰箱门，气不打一处来的枫果眼睛在客厅里扫了一遍。吃空了的饭盒、脏兮兮的空杯子、装面包的塑料袋、小食品的包装纸、袜子、衣服、书包、DVD……这些东西仿佛瞬间连成了一条导火线，一直通向南羽的房间。那按捺已久的怒火在胸中越燃越烈，枫果踢开南羽屋门的那一瞬间，火苗呼地一下烧到了他的头顶。

“南羽，你这个混蛋，畜生……”究竟喊了些什么，连枫果自己也不甚知道，就像一头发狂的狮子在咆哮。被姥姥和奶奶两个耳背的老太太带大的枫果，从小说话声儿就大，加之人正在气头上。

房间里，玩游戏机正玩到兴头上的南羽，被这突如其来的霹雷般的吼声震得惊慌失措，又见呼呼喘着粗气的枫果气得头发丝倒竖、大红灯笼似的一张脸，更吓得浑身哆嗦起来。

“小果，你……你这是、怎怎怎么了？”南羽本能地站起身使出吃奶的力气，一边往外推枫果，一边拉拉门，夹在门缝儿里的脸，变成了细长的一条，连牙缝儿里依稀可见的舌头都在颤抖。

“我的那些吃的、喝的，是不是全他妈的到你小子肚子里去了？你这个王八蛋，今天老子绝不能饶了你！你等着，我现在就拿刀把你肠子抠出来。”说着枫果跑到厨房，拿出那把从来都没磨过的、钝得已经不能再钝的菜刀，挥舞着回到南羽的门前。

“别别别……别这样，都是我不好，我错了还不行吗？”自觉大难临头的南羽，把浑身的力气都集中到拽着拉门的那两只手上。

枫果不依不饶地道：“你以为错了，赔个不是就完了？哪儿那么便宜，今天我不把你肠子抠出来，给你当上吊绳儿，我誓不罢休。”

南羽的声音越发颤抖了：“不不不不成，我妈可就我这一个儿儿子呀！”

枫果毫不示弱：“谁家不是一个儿子呀？那算什么理由？打死你这个败家子儿，也让你妈轻松轻松。”

一方面肚子饿，使不出劲儿，再加上右手被菜刀占着，光一只左手不管怎么使劲儿拉，门都像长在了门框上似的，纹丝不动。枫果除了大声叫骂恐吓，没了别的办法。

“大大大哥呀，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博卡力，还剩了一些，我马上给你。”南羽的余光，捕捉到了横躺在地上离脚不甚远的博卡力瓶，像终于看到了救命仙草似的，急忙用脚尖儿钩到了手能够到的地方。

“老子才不喝掺了你小子口水的博卡力呢！废话少说，赶紧给我滚出来！”

“大哥，求求你，我以后……我以后……哇——”

近乎于绝望的嚎啕大哭，刚开了个头儿，便戛然而止，既而变得断断续续，抽抽搭搭的。原来南羽吓得尿了裤子。

枫果毫无收场之意：“还什么以后，没了，今天我就跟你算总账。”

“枫果，大哥！烧肉！不不，你想吃什么，我就请你吃什么，花

多少钱都行，这回你就高抬贵手……”屋里又响起了南羽的呜咽声，像用筷子夹起的在锅里煮久了的年糕，失去了粘力，无力地长长地向下垂着。

也许是对“烧肉”这两个字发生了反应，从门的那一侧传来了发自“肺腹”的“咕”的一声，之后又接二连三地“咕咕咕”地叫了起来，枫果肚子里热闹的轰鸣算是止不住了。

“烧肉，开什么玩笑？牛排，我要吃牛排。最高级的和牛牛排。你还不给我滚出来。”枫果像在咀嚼着愤怒一样，咬牙切齿地接受了食物的诱惑。

“我想出去，你能不能把那菜菜刀收起来？”

“你小子甭想要滑头，马上在网上给我查高级和牛牛排店。”

听到门那边的喘息声渐渐远去，南羽这才软软地倒在自己的尿泊里。

在驶向高级纯正和牛牛排店的出租车里，南羽手里攥着刚从网上查到的牛排店的地图，眼睛时不时地窥视一下坐在旁边的枫果的表情。虽然最危急的关头过去了，但南羽的心还是提得高高的，脸上不敢有一丝的松弛。另一边，把脸板得紧紧的枫果，正绞尽脑汁琢磨如何才能将这次威胁的效果利用到最大。

两个人在牛排烤板前的柜台边落了座，几乎是同时拿起了店员刚送来的热毛巾开始擦脸，那动作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一模一样。

“啊——”南羽长长地舒了口气，声音里充满了终于到达安全地带的安乐。

铁板上的牛排发出诱人的滋滋啦啦的烤灼声和令人垂涎的肉香味儿，枫果的脸终于缓和了几分。

现在是向南羽提条件的最好时机——枫果暗自思忖着，拿出在口袋



里搓弄得已经满是皱褶的、写着必须遵守事项的纸，交给了南羽。

1. 属于共用场所的客厅，不许乱放私人物品。
2. 马上取消家用座机电话，国际国内电话均使用各自手机。
3. 食物、饮料都要写自己的名字，不许擅自自动用他人物品。
4. 扫除、洗衣之类的家务，由两个人分担，一周一换。
5. 吵架的事，不许跟父母告状。

南羽一边看一边点头，一副对枫果绝对服从的表情。

没出一周，厨房里在原有的枫果买的黑冰箱旁边，又多了一个红色的新冰箱，是南羽为自己买的。为的是防备脾气越来越暴躁的枫果再次挑衅，维护自身安全，还在本是没有办法上锁的拉门上硬安了一个大划钩。自从那次冲突以后，南羽时时提高警惕、处处小心谨慎。除了偶尔能听见他用网络电话跟他老妈嘀嘀咕咕的声音以外，就再也听不到任何响动了，静得简直让人发毛。客厅里也很少见他的人影。

枫果和南羽，都是湖北山间小城眉谷的出身。以前——两个人出生之前，年轻的枫果爸和南羽爸都是同一所市重点高中的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南羽爸教政治、枫果爸教数学。年龄相仿，又差不多同一时期结了婚，带着新媳妇住进教师宿舍的两个人，一年之差一人得了一个儿子。

在大商店做会计工作的枫果妈，和在医院做护士工作的南羽妈，也许是因为彼此都是孩子妈妈的原因，比同校共事的丈夫们来往得还要频繁。家里人稍有一点儿头疼脑热或跌打损伤，枫果妈就马上跑到楼下的南羽妈那儿讨药；南羽妈也定期上楼来求枫果妈买紧俏的优质奶粉什么的。

在高考竞争逐渐白热化的过程中，已经不再是必考科目了的政治，

在高中里也从主科课降为了副科课，已经濒临被彻底取消的危机。以前政治挂帅那会儿，为了将来出人头地，大家都苦心钻研政治学，可现如今……唉！这世道怎么跟风向似的，说变就变呢？南羽爸——石老师，像当头挨了一闷棍似的，意志一下子消沉下去了。整天像泄了气的皮球，蜷缩在教研室的角落里，但始终还是捧着他那本厚厚的《中国共产党党史》，打开来埋头钻研。后来听说他去了一趟校长家。又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就开始对刚入学的新生进行党史教育了。担任这党史课的，当然是石老师。

时代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且先不论，就说这中学生，从选择高中的时候起，眼睛就早已经注视着高中毕业后可能考入的大学了。这些现代的孩子不用说什么政治、党史之类，就连自家老爸在晚饭饭桌上乘着酒兴，说起的那些想当年革命时期的自己的英雄事迹，都嫌不耐烦。在学校里像一只只只顾寻花觅粉的小蜜蜂，眼睛都盯在主科课的语数英上。“这是极其异常的现象，照这样下去，学生们忘记了革命历史，都去走‘只专不红’的极右路线，怎么行呢？”利用政治浪潮巧妙地爬上了学校一把手宝座的、通晓世故的校长，在这个问题上跟石老师颇有同感。于是校长一声令下，作为道德教育的一环，对一年级新生开设了党史课。

这党史课，虽然属于让学生一听就感觉厌烦的政治学，但石老师的课堂上，没有使用老一套的口号集似的教科书，而是从厚厚的《中国共产党党史》里拔萃，然后把这些精粹进行加工，使之通俗易懂，再按照发生顺序和因果关系整理编辑，作为教材使用。

在教学方法上也下了很大功夫。语言用词不教条，声音、表情都像话剧演员一样富于变化，还适当加入一些动作。经过石老师的这番把“教室变剧场”的努力，学生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思想觉悟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不久这别开生面的党史课，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进了教

育局局长的耳朵里，局长竟然亲率教育界人士来观摩。没出一个月，全市所有高中就都接到了教育局局长亲笔署名的关于开设党史课的书面指示。

石老师也得到了教育局领导们的赏识，才刚满三十岁，就被破格提升为市教育局高中部的科长，还作为党史教育的模范教师，培训从各高中赶来取经的老师。要说这南羽爸真叫厉害，就这一招就定了乾坤，从此踏上了发迹之途。

跟这位出类拔萃、精明强干的石老师相比，作为数学老师的枫果爸——郑老师，看上去就显然有些逊色。身体虽然高大魁梧，但性格内向，不善辞令，连话都很少说。稍有空闲便一头扎在数学题里，不仅对政治不感兴趣，对出人头地、升官发财更是没有一点儿热情，是那种毫无野心的人。但辅导学生却很耐心，除了学校里用的教科书以外，他还按照应试生的情况，编了五套不同程度的练习题集，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细心辅导每个学生。这种勤勤恳恳的教学方法奏了效，郑老师班的数学成绩，每学期都有明显提高，从学年第一，到全校第一，到全区第一，后来竟在全市夺冠。高考升学率也随之上升，没用多长时间就在市里荣居榜首。

此后，枫果爸的事迹轰动了新闻界，各大报社、电视台争相赶来采访。特别是以“升学率首创三连冠的数学教师”为题的采访见报以后，郑老师一跃成了知名人士，开始受到人们的瞩目。

托独生子女政策的福，以前像养猪仔、狗崽一样被养的孩子们，如今一下子都成了珍珠宝贝。凡是惹宝贝哭、让宝贝饿肚子、伤风感冒、摸脏东西、一个人出去，以及宝贝想要的东西不马上给买之类的“行径”，都成了绝对不允许、坚决不能原谅的。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绝无仅有的比钻石还要珍贵的孩子，当家长的都恨不得用真丝软缎层层包裹起来，放在漂亮的小盒子里，再放进金库里牢牢地锁起来。

以这种心情被养大的独生子女们，现在到了左右他们人生的第一道关卡——高考的面前。做家长的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不用说是钱，就是命都舍得出去。大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把孩子供上“四·二·一”型金字塔的塔尖，把符和“小皇帝”这一称号的巨款都倾注在孩子身上。这巨款正直接关系到老师们的腰包。

大小报纸、杂志、电视台等各个媒体的记者，扛着大小各式各样的照相机、录像机蜂拥而至。除此之外，来观摩取经的同行、单纯想见识见识创出最高升学率的数学课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别的学科的老师也都涌来了。几天来，整个学校简直变成了春节前的自由市场，教室里、走廊里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但是在这空前的盛况下，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教数学的郑老师，而是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地向来宾传达注意事项的石老师。——这无形中体现出的石老师的存在感，又受到了市委领导们的青睐。

非常内向、腼腆至极的枫果爸，站在像潮水一般涌进教室的人群前，紧张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话也像缠在喉结上了似的，磕磕巴巴说不顺畅。心里越是着急，还就越是恢复不了往常的镇静，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大为失望的参观者们，不断发出充满怀疑的惊叹声。这惊叹声一直传到校长室，校长实在坐不住了，亲自到教室里一看，马上做出了这种环境里根本不可能进行正常教学的判断。正赶上市里一家大出版社提出想出郑老师编的高考辅导书的建议，校长便以此为由，让郑老师在家集中精力编书。

托这一指令的福，一直到夏天高考前的那几个月，郑老师都得以在家安生度日。就在这场风波即将平息的时候，书店里摆出了《郑老师名牌大学高考辅导教材》。第一次印刷了两万册，仅仅一天时间就被抢购一空。马上加印，刚一摆出来，又像被大风卷走了一样，一会儿工夫就

荡然无存了。

如果是往年，学校都会利用放学后的时间，组织一个较有名气的教师阵容，登出广告，从社会上招些没考上大学的人，办高考补习班。用这笔高价辅导费，来填补学校收入的不足、筹措年终奖金。可今年从意想不到的地方——郑老师的高考辅导书——学校得到了意外的巨额收入。以校长为首的全体教职员工，都向好久没来学校上班的郑老师伸出了温暖的双手，各个眼里闪烁着感激之光，有的甚至热泪盈眶，一边努力收住稍纵即出的鼻涕，一边紧紧握住郑老师那双冷冰冰硬邦邦的手，使劲儿摇晃着，用激动的声音说：“郑老师，你太了不起了，今年我们大伙都托你的福，能过上个好年了。”

到了年末，全体教职员工都破格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前所未闻数目的奖金，还有过年用的鸡鸭鱼肉、大米白面、苹果橘子、白菜洋葱、土豆萝卜等等等等，简直就没有分不到的。这年终奖励，像欢庆春节的礼花一样，刚“嗖”的一声进到大家的视野里，就“咚”地一下展现出最光辉最灿烂最美好的景象。

一举成了明星的郑老师，当然也和同事们一样分到了年货，年终奖金的数目也鹤立鸡群比大家多了一千元，除此之外还被理所当然地评为了本年度的优秀教师。郑老师抱着大奖状回家了。晚饭的时候，他堂堂正正地坐在最上手，手边一壶刚烫好的当地产的眉谷黄酒，自斟自饮了几盅之后，抬起眼笑吟吟地看着妻子的脸，从怀里拿出揣得热乎乎的装着年终奖金的牛皮纸信封，得意地说：“给，年终奖金，是去年的五倍。”

妻子放松了脸颊，两个嘴角弯上去，正要伸手去接信封，郑老师的手不知为什么又缩了回去。从信封里慢慢抽出两张印着红色毛主席头像的百元票子，说是压岁钱，递给了一直在旁边垂涎欲滴地盯着爸爸一举一动的枫果。

“一百块的票子呀！”枫果惊喜地接过钱。

“这么多钱，妈替你存着。”

枫果拿到钱高兴还不到一分钟，就被老妈一把抢了过去。做会计的枫果妈，对钱把持一向是非常严紧的。

愉快的年假，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又开始正常上班的枫果妈，想在同事面前吹嘘吹嘘自己老公，就把年终奖金翻了五倍的事儿说了出来。没想到听的人不仅没有半点儿羡慕，反倒现出一脸费解。

“欸，我二叔前两年下岗，在家呆着没事儿，把我二婶老家的农村菜整理整理，出了本书，才卖了两三万册，就拿到了一大笔版税。”

“才两三万册？我家老公有他一二十倍呀！”

“那版税也应该有我二叔的一二十倍呀。有那么多钱，你不在家享福，还来这儿上的什么班呢？”

说者虽然无心，但听者却好像受了极大的打击。枫果妈下了班匆匆忙忙回到家，马上跟枫果爸核实情况，当然没有得到她所想象的“供词”。刚死了“逼供”的心思没多一会儿，枫果妈又闯进了南羽家。

“石老师，你进了市教育局了，可能把老同事都忘了，我们家老郑让校长给耍了……”

枫果妈连句问候的话也没顾得上说，一进石家门，就把一肚子的委屈都倒了出来。

“这种事是绝对不会有的，我敢向你保证。”南羽爸一边招呼妻子给这位不速之客上茶，一边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安抚着郑夫人。

“那，版税钱到底哪儿去了？”

“郑老师是市里的优秀教师嘛，作为高中老师编写高考辅导书，也是分内的工作。在家编书那段时间，学校也都照常发了工资吧？用的纸、笔什么的，也都是学校的嘛。只要在学校上班，那郑老师就是学校的财产，也是我们市教育局的宝贵人才。学校、国家保障郑老师的生

活；郑老师呢，也要为集体、为国家做贡献，国家职工就是这个意思嘛。书的版权、收益，那也当然是属于学校的了。”南羽爸面带和蔼的笑容，坐在矮腿沙发上弓着腰耐心地解释着。

“老石，那些光教课不写书的，不也照样拿工资吗？我看哪，人家郑老师写书了，不给人家版税不公平。你就没有个让郑老师拿到版税的方法？”也许是看着枫果妈那鼓着腮帮子，气得发了青的脸实在可怜，端着茶走过来的南羽妈从旁插了一句。

“版税？那可太难了，只要是国家职工，我看就没有这个可能。”南羽爸一个劲儿地摇着头，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

“因为是国家职工就不行？那……”话才说了一半，枫果妈好像突然悟到了什么似的，眼睛一亮，蓦地站起身，连声“再见”也没说，就三步并做两步地走出了石家的门。

打那儿以后，枫果妈好像有了新的使命，把本职工作几乎都推给另一个会计，自己整天只顾着走亲访友，为的是挖掘出版社的后门，推销“强力商品”——自己的丈夫。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东奔西走的努力，时机终于成熟了，郑家夫妻双双辞去了工作，办起了高考预备学校。枫果爸一边辅导学生，一边编写参考书、复习题集。枫果妈则利用喜欢小题大做的宣传媒体，把广告效果搞到了最大。高考预备学校就在这轰轰烈烈中踢出了前三脚。那以后枫果妈从学校的经营、宣传、刊行物的企划，到资金运转，是一只手支撑着枫果爸郑老师的名声和才能，一只手抓经营管理。高考预备学校办得井井有条，学员人数也不断增多。不久枫果妈也成了市里数一数二的女企业家。

家也从窄小简陋的教师宿舍里搬了出来，在新开发的小区里，买了一套刚建好的二百多平米的高级公寓，把双方的父母也都接了过来。就这样，郑家开始了典型的“四·二·一式”金字塔型生活。代替工作忙

整天不着家的父母，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四位老人，照顾还在上小学的宝贝孙子枫果，自然是要月亮不给星星。

郑家这一搬家，离石家一下子远了，但互相之间的关系，不仅没有因为空间距离的变化而疏远，反而来往得更密切了。每到周末，被妈妈牵着手带到枫果家的南羽，那个时候还是个老实腼腆，非常听话的孩子。枫果一见南羽，总是高兴地把他领进自己的房间，把从高考预备班的学生那里得到的糖果、小食品，还有小人书、连环画都拿出来，两个人就开始尽情欢闹。

南羽爸虽然调到市教育局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一家人仍然住在教师宿舍里。南羽妈看着郑家的豪宅羡慕得情不自禁叹了口气：“啥时候咱家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是不南南？”

“嗯，南南也想住这样的房子。”

“那回家，你还不央求央求你爸？”

这在郑家客厅里的对话声像轻烟一样扩散上升，碰到高高的可以看到天空的超强玻璃制成的天花板，又被弹回来，山鸣谷应般地在耳边环绕。

又过去了两三年，石家也告别了教师宿舍，搬进了豪华新居。南羽爸升为市教育局副局长。这一来，两家的关系立即倒了个个儿，这回每到周末换成枫果妈牵着上了中学的枫果的手去石家拜访了。一百五十平米的新居里，长年不育的石夫人的姐姐夫妇也住了进来，南羽就由这位体弱多病整天呆在家里的大姨妈照顾。

石老师如鱼得水，运用他那套深奥的政治理论，施展超群的交际才能，上下打通，左右联合，势力范围越来越大。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捣洞。”枫果妈一门心思地巴望着自己的儿子能像他爸爸那样，数学硬，将来考进清华，再拿个数学博士什么的。而且枫果妈没有停止在空想的层面上，还老早地就

在亲朋好友中间把儿子吹嘘出去了。身边是全市最好的数学老师、书架上一排一排摆着的，都是最畅销的数学参考书。在这种无可挑剔的环境中长大的枫果，偏偏最不喜欢的就是数学。一看到一堆一堆的数字，脑袋就像要裂开似的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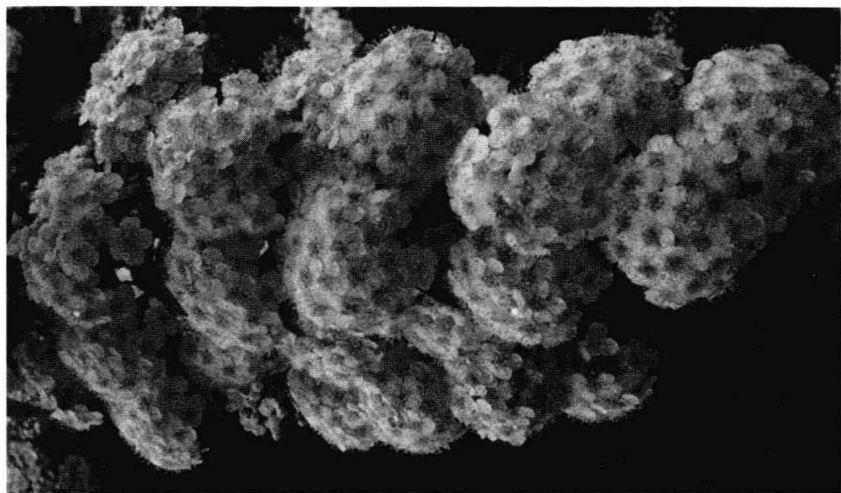
看了考高中时儿子那仅仅够进三流学校的分数，郑家夫妻抱着头，连发怒的气力都没有了。没办法只能去求已经升到市教育局局长的南羽爸，从后门把儿子塞进了省重点高中。

“真是医者难自医呀。”接过一半装着月饼一半装着一大叠钞票的点心盒时，石夫人那张带着微笑又充满了感慨的脸，和三年后高考前以差得不能再差的成绩跨进枫果爸高考预备班时的南羽那张沮丧的脸一起，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印在枫果的脑海里。

高中毕业那年，爷爷和姥爷相继去世，枫果进了本地一所刚建成的没有一点儿名气的大学读经济系。每天没心思学习，和奶奶、姥姥两个耳背的老太太一起，把电视的音量开到最大，过着喧嚣的日子。

石老师开始上电视也是在这个时候。开会、视察、讨论教育改革之类的录像经常作为新闻播放出来。那高高挺起的大肚子和胖得没了下巴颏儿的脸上，都充满了大领导的威严。在那不掺一点儿乡音土话的激情讲演之间，偶尔穿插进来的广告里出现的，是站在高考预备班的讲台上的面容消瘦的父亲——郑老师的身影。看着走马灯似的两个人，虽然觉得滑稽可笑，但眉谷市的教育状况由此可见一斑，这一点连枫果也无可否认。

大学毕业以后，枫果没有心思就职。身边的同学一个接着一个地，挺着胸仰着头，给枫果留下高傲的一笑，都到大洋彼岸留学去了。那种屈辱感简直让枫果无法忍受。一天，偶然在街上拿到了一张日语学校的招生广告，还没等把广告看完，心就已经活了。枫果爸跟枫果妈一听儿子想去日本留学，都皱起了眉头，可转念一想，与其让儿子在家里游



手好闲地混日子，不如让他出去闯闯，也就点头答应了。可能他们也考虑到现在让儿子学日语，以后高考预备班要加进日语课的时候会有些用途吧。

枫果在日语学校里学了一年日语之后，进了硕士课程预备班，刚开始上课没几天南羽就像跟屁虫一样，也来到了东京。

转眼之间留学生活马上就要四年了，如果能顺利地拿到硕士学位的话，枫果今年春天就可以圆满毕业。一直跟在后面，一路踩着枫果的脚印走过来的、现在硕士课程一年级的南羽，预定明年春天毕业。

被住在石家的女管家一样的大姨妈惯得既傲慢又任性的南羽，因为刚开始和枫果同居没多久，就尝到了枫果的厉害，所以从那以后极力躲着枫果很少露面。但是到了日本语学校马上就要毕业，下一步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哭丧着脸来向枫果讨主意。要说枫果有什么好主意，那倒没有。他只不过就把自己走过的路跟南羽从头到尾说一遍而已。作为交换条件，和前次一样，去牛排店让南羽请了一顿高级牛排。好几个月两个人都没这么正经八百地坐下来谈话

了。枫果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南羽出了些主意，南羽如获真经，虔诚地听着。置身于父母编织成的关系网笼罩之外的日本，再加上语言不通，又没有任何后门可走，即使是傲慢的南羽，也不得不老老实实地遵照枫果指给自己的路走下去。枫果能毫不掩饰地现出一脸得意的原因也正在这里。他又斜眼看了看坐在旁边的南羽那张焦虑不安的脸，心里又漾起一波甘甜的热浪。

南羽那副可怜相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不久，他就意想不到地顺利进入了硕士预备班，那一脸的焦虑和悲苦像一下子都飞到了九霄云外去了似的，马上又恢复了傲慢的公子哥儿表情，不仅如此，还勾引辅导留学生日语的日本女大学生——原田菜帆，谈起了恋爱。

一天下午，枫果正在家里整理硕士论文的资料，只听稀里哗啦用钥匙开门的声音，随即便听到了年轻女孩子特有的开朗活泼的说笑声。枫果试探着走进客厅，南羽拉着一个小巧玲珑美丽可爱的姑娘已经进到屋里了。

“谁谁谁呀？这是……”站在客厅正中的枫果被这眼前的景象惊得身体一下子僵住了。

“我我我的，她。”刚才还一脸无所顾忌的南羽，如今也被枫果这僵硬的表情给弄得有些慌乱，马上放开了拉着姑娘的手，结结巴巴地回了一句。

“她？”枫果目不转睛地盯着南羽，声调中加入了某些异样的感情。

“她，在日语里不光表示第三人称，还有女朋友的意思。”恢复了平静的南羽故意洋洋得意地用汉语解释了一遍。

“这，傻子都知道。”枫果一脸的不高兴，把头一扭就要回房间。

远远地看着枫果一直没有做声的姑娘，这时上前躬身一礼，说：

“我叫原田菜帆。初次见面，你就是郑桑吧？经常听阿南提起你。”十分客气地做了个自我介绍。

枫果对自己刚才那有失礼节的态度也觉得很不好意思，慌忙转过身来对着姑娘，一边鞠躬，一边礼节性地回道：“请多关照。”

回到自己房间，枫果躺在床上，两手交叉着放在头顶开始思索：“南羽这家伙，哪儿招女孩子喜欢哪？”论个头，南羽身高一米七，在日本非常普通；自以为满身肌肉，一有机会就向人炫耀的那身膘，在枫果看来也不过就是肥胖。看脸，是没经过风吹日晒的不健康的苍白色，也许是一宿一宿地玩游戏机，要不就是时常躲在犄角旮旯里哭的原故，被那正宗湖北人的高颧骨支撑着的下眼皮上，总有个半圆形的黑眼圈，特别显眼。

再看看自己，一米七五的个头儿，往谦虚里说，也是不胖不瘦、健美挺拔呀。再往脸上看，健康的微黑的皮肤，虽然颧骨稍高了一点儿，但被皮肤包得紧紧的，显得鼓蓬蓬的，而且没有一点儿赘肉。谁看都是一副精力充沛、杰出优秀的领导阶层形象。尽管如此，那家伙居然先有了女朋友。而且还是被誉为世界第一理想妻选日本人、年轻可爱的女大学生。枫果越想越闹心，辗转反侧，一宿都没睡好觉。

一周后，南羽又把菜帆带回来了，他手里虽然提了一大塑料袋东西，可还忘不了跟菜帆搂搂抱抱的。吃饭的时候，他们叫了枫果一块吃。枫果连看也没看饭菜一眼，走过来便问菜帆：“你怎么喜欢南羽呢？”

菜帆微笑着，扑闪着眼睛问：“阿南吗？你不觉得他很善良吗？”

枫果瞪起眼睛问：“善良？他哪儿善良啊？”

菜帆依然一脸温和的笑，道：“我觉得他心地非常善良啊。”

枫果一脸不可思议地歪了歪脖子，没再说什么。沙发前的茶几上摆

满了两个人买回来的生鱼片、炸鸡块儿、土豆色拉。枫果扫了一眼，坐到了沙发的正中间。

大概是刚买的？南羽腰间系了一条枫果从来没看过的格子围裙，一边勤快地往茶几上端着一摞三个的小碟子，一边回头对菜帆喊：“酱油和山葵末儿。”

“啊，辣酱和盘子。”一脸不愉快的枫果对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的南羽用中国话嚷了一声。

“是辣酱和盘子吧？我去拿。”菜帆站起身来跑到冰箱前。

枫果一听，吃了一惊，小声问旁边的南羽：“她听得懂中国话？”

南羽一脸自豪地道：“当然了，她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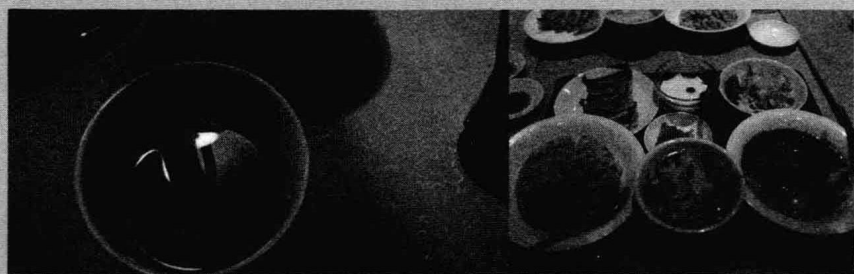
枫果听罢会心地地点了点头，道：“啊！我明白了。她原来是想抓住你练习中国话呀？”

南羽似乎没听见，脖子向着厨房长长地伸出去，像只鸭子似的，对正找辣酱的菜帆喊：“辣酱在黑冰箱里。红的是我的。”

“哈咿哈咿，你们这个家可真有意思，哪个里边儿都是没有多少东西，为什么还要两冰箱呢？而且，一个红的、一个黑的，这颜色对比也太强烈了。”菜帆嘴里叨咕着，把辣酱和盘子拿了过来。

“啊，小说《红与黑》。我红，枫果黑。”

南羽的幽默枫果似乎连听都没听，始终保持着一脸严肃，把辣酱倒在盘子里，筷子伸向了金枪鱼。



“欸！生鱼片，难道蘸辣酱吃吗？”菜帆惊恐地问。

枫果倒很平静：“嗯，对，蘸辣酱吃。”

“阿南，你不会也……”菜帆一副实在看不下去的样子，用两只手捂住了眼睛，嘴角向下弯着，像是吃了黄连似的，一副苦相。

“我？不不，不行。”南羽夹起一片生鱼，放进溶了山葵末的酱油里蘸了一下，然后送到了嘴里。从手指缝儿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南羽的菜帆，这才安了心把手放了下来。

枫果心想：“呦，南羽这家伙还能看风使舵呢？”似乎又识破了南羽的一个本性。枫果用蔑视的眼光瞥了南羽一眼，心中虽然暗自讥笑，但嘴里依然细细地品味着沾满了辣酱的生鱼片。

自从菜帆出现在这个家里以后，以前像叉在一个高脚杯里的两根胡萝卜棒似的、各自独立互不干扰的枫果和南羽，这会儿却像在高脚杯里加满了沙拉酱——虽然没有互相融合的意思，但棱对棱角对角的碰撞也没有了，家里的气氛渐渐变得融洽起来。

从菜帆第一次登门那天算起，大概过了有一个月，菜帆第一次在南羽的房间里过了夜。第二天早晨才察觉这一“重大事件”的枫果，把南羽叫到自己屋里，摆出一副长者的姿态，责备道：“你胆子也太大了，马上就要考硕了，留女孩子在家里过夜，万一怀孕了你可怎么办？”

南羽挑起眼皮瞥了枫果一眼，淡淡地道：“我们的事，你就别管了。有了孩子，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们家不光我爸妈，还有我大姨、大姨夫，将来老了都得我侍候。现在要是有了孩子，我爸我妈七十多岁的时候，孩子也长大成人了，正好帮我照顾老人。”

南羽这种肤浅的态度着实出乎枫果意料，更使他气不打一处来，声音也一下子大了起来：“想得倒美！照顾老人之前，你还是先弄明白孩子生下来怎么养活吧。不正经学习！”

“别那么大嗓门儿好不好？不知道的还以为吵架呢。小果，你也就是说别人的能耐，你自己学习不是也不怎么样吗？”

“我？我多优秀哇。论文一交，就是硕士。还有啊，你脑子里光想着照顾你爸妈、你大姨大姨夫，人家菜帆她爸妈怎么办？谁照顾他们呢？你替人家想过没有？”枫果加强了攻势，压低声音步步紧逼。

“菜帆人家有哥。小果，你就少操那份心吧。跟你什么关系呀？真是的！”说着南羽悻悻地走了出去。

“我、我他妈才不管你那些破事儿呢！”枫果手放在头上，尽量让思绪平静下来。

吃完早饭，南羽和菜帆说要去买东西，便手拉着手出去了。房间里打算写硕士论文的枫果，不知为什么就是静不下心来。仿佛有一种落后于人的焦躁，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有个女朋友。“我非找个更年轻、更漂亮的日本女孩儿，给他看看不可！”枫果下定了决心，把欲望深深埋藏在心里，穿戴整齐之后，把几本参考书往书包里一塞，像要逃脱什么似的，出了两室一厅，钻进了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

屁股坐在咖啡馆的椅子上一直熬到傍晚，脑子里熬成了“糊涂粥”，抬眼看窗外天色已暗，再也熬不下去了，便昏昏沉沉地往家走。没走几步，远远地就看见南羽和菜帆的身影，正从停在楼门口的出租车里往下卸东西。

枫果把两手插在裤兜儿里，缩着肩，走到出租车前，漫不经心地问：“呦，怎么个意思？这是？”

南羽一看是枫果，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哎，小果，你来得正好，帮帮忙，我们买了一大堆东西……”

枫果依然没有半点儿要从兜里把手抽出来的意思，愈加冷淡地问：“这都买的些什么呀？”

南羽一边把一个像是装着被子的大包塞给枫果，一边说：“被子、

褥子、锅碗瓢盆什么的。这个，你帮我拿上去。”

枫果瞪大眼睛道：“要打持久战是怎么着？你们要在这儿结婚，我就搬出去。”

眼看南羽塞过来的大包就要掉地上了，只好伸出手接住，无可奈何地拖拉着上楼去。

昨天晚上南羽和菜帆两个人睡一张小单人床，夜里南羽好几次都从床上掉下来，所以今天就赶紧去买了一套被褥，打算在地板上睡。

“哎，我从来都没在地板上睡过，这万一要有虫子，多吓人哪。”趁着菜帆在厨房里做饭的空当儿，南羽皱着眉头跟枫果说。

“嗯，你还别说，我前几天还真看见一个比鸡蛋小不了多少的蟑螂，就在这一带爬来爬去，那蟑螂好像有翅膀，还会飞呢。不用说你睡地上，我睡床上都害怕。”

枫果是故意吓唬南羽取乐，没想到南羽当了真，脸色眼见着开始发青。

“那可怎么办？像鸡蛋那么大的蟑螂，哎哟我的妈呀，那还不得咬人哪？”

“我看得咬，不过，你让菜帆睡地上，不就得了？女人说不定胆大不怕咬哪。”

吓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枫果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不觉地说话声又大了起来。

“你就不能小点儿声，让菜帆听见。”南羽边说边朝厨房里瞅了一眼，菜帆还在闷头做菜，一副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

枫果接着说：“嗯，而且菜帆是日本人，习惯在地上睡觉，说不定在床上还睡不着呢，这不是正好。”

一直到吃晚饭，南羽都是那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菜帆看上去虽然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十九岁的女大学生，但做起菜来



却有一手出人意料的好手艺。清炖、油炒、软炸、烧烤……样样都会，每个菜都是清淡的日本风味。枫果吃的时候总要加一勺辣酱拌上一拌，这样一来那味道简直是妙不可言，格外好吃。枫果半羡慕半好奇地问起为什么菜做得这么好，可被这一问菜帆的脸却一下子暗了下来。

菜帆有一个比她大五岁——跟南羽一样大的哥哥。从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开始就不愿意上学，经常旷课。幸亏得到学校的理解和帮助，在家里人全力以赴地引导照顾下，才好容易上了高中。高中的三年，虽然学习成绩不算太好，但平平安安地读下来了。可考大学的时候，考了好几所东京都内的大学，都没考上，唯一考上的是一所离东京都较远的、地方的不入流的大学。

为了上学方便，家里在大学附近给他租了套小户型公寓，让他一个人单过。没想到，他只有刚开学的那段时间去过几次学校，以后就一直在家里闭门不出。无奈第二年只好让他休学回东京。自那以后他紧闭门窗，把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的，白天蒙头睡觉，到了半夜起来上网。

一次，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说了他几句，他非但不听，反倒对妈妈拳打脚踢。这个头一开便不可收拾，哥哥一天比一天暴躁，一天比一天凶狠。家里被他闹得一塌糊涂。爸爸因为工作忙，所以这一切都是妈妈一个人顶着，日子一长身体就撑不住了，三天两头住一次院。为了照顾妈妈，菜帆只能一边忙着考高中，一边洗衣、做饭，把所有的家务都一手承担过来。所以这四五年来几乎没有一天不做饭的日子。

“现在，你哥还在你家吗？”南羽气愤地问。

“他不喜欢出门，我想应该在家里。”

“哎，小果，咱们跟菜帆一起去她家，教育教育她哥，怎么样？”南羽把气得发了紫的脸转向枫果，用攥得紧紧的拳头敲了一下枫果的肩。

“教育？怎么教育呀？”

“就这样，揍他！”南羽又用拳头在枫果的胳膊上打了两下。

“就你这小拳头？我看还是算了吧，他父母都没能把他管教过来呢！”

“我哥已经不可救药了，咱们还是别说他了。阿南，你以后可得注意少上网、少玩儿游戏机什么的。”

“哈哟，明白了。让菜帆这么说了，我以后就再也不玩那些东西了。”南羽握着菜帆的手，目光炯炯地注视着菜帆的眼睛发了誓。

“你们俩能不能陪我去买面试时候穿的西装？晚饭，我请客。”手里拿着面试通知单的枫果，有些不好意思地对坐在客厅沙发里悠闲的两个人说。

菜帆好像颇有兴致，问：“是应试装吧？好哇。阿南，我们一块儿去吧？”

南羽也微笑着点了点头道：“行，老地方，纯和牛牛排，你请

客。”

枫果把脸转向南羽，问：“你会不会系领带？”

“领带，那还不简单！不过系，我倒还真没系过。”

“你连系都没系过，还吹什么简单哪？”

“菜帆一定会，她是日本人嘛！”南羽说着得意地把胳膊搭在菜帆的肩膀上。

“领带？不会不会，我虽然是日本人，但我是女孩子呀！”

南羽一脸惊讶地偏过头，看着菜帆的脸说：“日本人，不会系领带，变态呀？”

菜帆撇起了嘴：“什么‘变态’呀？应该说奇怪或者令人难以相信什么的！”

“啊，对对对，是奇怪，是奇怪。”

“这怎么办哪？”枫果暗着脸坐在地板上。

“问问商店里卖领带的，让他们教教你不就行了，是不？阿南。”

菜帆笑咪咪地看了看枫果，又看了看南羽，两个人相对点了点头。

南羽应和道：“哈呀，太好了。不过不会系领带的男人，听起来让人笑话。”

菜帆安慰道：“你是中国人，没事儿，你就装着不懂日语，我帮你问。”

南羽一听，有些急：“不行，不会系领带的是小果，说因为是中国人才不会系领带的话，那我不也跟着寒碜吗？”

菜帆不解地问：“阿南不是也不会系吗？”

枫果好像要替南羽解围：“说是中国人不太好，说是韩国人。啊！泰国人，泰国人好，一看就不会系领带。”

南羽马上表示赞同：“泰国人？行，泰国热，一系领带就要死。”

菜帆笑道：“不是‘一系领带就要死’，应该说：一系领带就好像

要被闷死。”

“对对对，我说错了，是‘一系领带就好像要被闷死’。”

三个人说着出了家门，装着泰国人样子的南羽和枫果跟在菜帆后面，径直向绅士服装专门店走去。

本来是陪买应试装的南羽和菜帆，在枫果试衣服的工夫，两个人却都看起自己的衣服来。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家挂着绅士服装专门店大牌子的店里，竟然还卖职业女装。

穿上了应试装的枫果，一边摸索着领子上吊着的价码牌想看看价格，一边从更衣室里走出来想征求一下南羽和菜帆的意见。可前后左右看了一圈也不见人影，没办法只好小跑到到处找。他身后还紧跟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小老头儿营业员，脖子上挂着一条皮尺。在顾客们那像看怪物一样尖锐的目光里，枫果整整找了两圈，也没看到那两个家伙的人影，没办法只好断了让他俩给参谋的念头，决定买小老头儿推荐的那一套。付了钱手里拎着大纸袋刚离开收银台，就觉得有人在后面拍自己的肩膀。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南羽和菜帆，脸上浮着满意的微笑，一人怀里抱着一个被衣服塞得满满的购物篮，正排队等着交钱呢。

“你们到哪儿去了？害得我找了你们半天。”

“我们俩也在更衣室里试衣服来着。别说，我特别适合穿西装。这不，买了两套。菜帆也看中了一套，还有几件衬衣。”

“哈？你们可真行！”

“哎，小果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我把钱交了，就去买领带。”南羽挥动着手里的金色信用卡，招呼着枫果。

最近，南羽妈好像用尽各种办法从中国一次又一次给南羽寄钱过来。有两次用的还是枫果的户头，每次的金额都多得惊人。吓得枫果偷偷地给老妈打电话一问才知道，最近市委领导班子内部的矛盾逐渐激化，据老妈推测，石家一定是为了防备万一，想把贪污的钱都转移到国

外去。老妈在电话里用非常严肃的语气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说：“以后可千万不能再让他们用你的户头了。”

“嗯，所以贪官儿子才敢这么奢侈！”枫果心中暗想，脸上浮起一丝淡淡的笑，又斜眼看了看南羽和菜帆，收银台前南羽把信用卡递给收款员，脸上漾着幸福的笑偏头看着菜帆。

回到家，枫果穿上新买的西装系上领带，一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出现在镜子里，他挺直腰板，拿上黑皮公文包，自信立刻就来了。

第二天，枫果就开始走东跑西地面试了。面试的公司虽然都是枫果特意选择的、马上要打入中国的企业，可面试了二十多家，竟然没拿到一个内定。面试通知依然一封接一封地来。看看写在日记本上的面试预定，虽然还有十几家公司，可这形势实在不能不让人担忧。

说来，枫果倒也不是非在日本就职不可的。“拿到硕士学位了，就赶紧回来，我让你爸把总经理的位子让给你。”自从决定来日本留学以后，这句话就成了老妈的口头禅。每当听到这句话，枫果耳边总会回想起老同学们的嘲笑声：“枫果这头笨猪，虽然学习不好，但人家老子有钱，将来继承了家业，一辈子都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他的笨猪生活。”

这话不仅使枫果对继承父业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还深深地刺痛了他的自尊心——一定要在日本拿到硕士学位，不靠父母，自己大干一番，非混出个样儿来给这帮小子看看不可。如今靠父母的钱，花了四年时间，眼看着就能拿到硕士学位了，如果说在日本没就上职，大摇大摆地回家接老爸的班，那可就成了人家的笑柄了。

枫果悄悄溜出家门，去附近便利店买了一大叠履历书，又悄悄溜了回来。这回他开始给那些没有打入中国市场的公司写履历书。每天去面试的路上，他都把几份写好的履历书投进邮筒，然后学着在电视上看到的专职太太们应征悬赏奖品时的样子，朝着大红邮筒双手合十，嘴里念

上几遍“老天爷保佑我就上岗”，再毕恭毕敬地鞠一躬。

只要播了种就一定会有收获，这是自然规律。枫果的这番努力也终于结了果，迎来了收获的季节。——十一月末终于有一份内定通知姗姗而来。

落款是“欧亚商事有限公司”。枫果马上拿出小日记本，顺着面试记录一找，找到了像黑芝麻粒似的一行小字：员工五十人左右的小型贸易公司。这家公司主要招聘大学毕业生，即使是有硕士学位的人，福利待遇也跟大学毕业生一样，上班第一年工资是十七万八千。虽然低了点儿，但只要在这两室一厅里跟南羽一起住，就是不要父母的钱也能生活下去了。不管怎么说，现在手里有了这张录用通知了，以后就能挺胸抬头地说：我在日本就职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南羽，最近学校那边儿怎么样啊？”

吃晚饭的时候，枫果一边往嘴里送菜帆做的又拌了辣酱的菜，一边用好久都没用过的傲气十足的口吻问南羽。

今年顺利地升入了硕士课程的南羽，现在到了应该开始考虑硕士论文题目的时候了，可这小子却天天跟菜帆粘糊在一块儿。不仅上网、玩电子游戏的时间有明显减少，就连跟他老妈的电话也不打了，当然也没把精力用到论文上。

“哎呀，别提了！”南羽无精打采地答道。

枫果一边一个劲儿地从牙缝里咝咝地倒吸着凉气，想缓解一下被辣酱弄得火辣辣的舌头，一边汗也顾不上擦一把地无比兴奋地教训着南羽：“你本来就不是学习那块料，现在旁边儿又多了个菜帆，论文就更写不出来了吧？”

“唉，我说的不是论文。菜帆她父母最近闹分居呢，我也算他们家半个女婿是不是？也不能看着不管哪。她妈一辈子做专职太太，连个工作都没有，这一分居多让人担心哪！”

枫果的话南羽好像根本都没往脑子里进，还是他那老一套——以自我为中心的说话方式，啰里啰唆没完没了。旁边阴沉着脸的菜帆饭也不吃一口，两眼直勾勾地发着呆。

“你，是不是要把她妈也接到这儿一块儿过呀？那我就出去，反正我已经是响当当的公司职员了。”

“那倒不是，我也跟她提过，我们俩结婚把她妈接来一块儿生活，可菜帆不同意，说这次分居是短时间的，是对她那暴力哥的一种制裁措施，等她哥有了收敛，她妈就搬回来。”

“嗯，那你还有什么可愁的呀？”枫果随便附和了一句就又开始吃了起来。

“但是，菜帆说想帮她妈一把，非要出去打工！”

“那就打呗！”

“敢情不是你女朋友了，说得倒轻巧。有我这么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在，能让她出去打零工吗？”

“嗯，没看出来你还挺讲究！那就别让她打呗！”

“她不听啊！”

“嗯。”

枫果放下筷子，看着菜帆的脸，抿嘴一笑说：“哎，菜帆哪，你就别去打工了，没有那个必要！钱，你不用担心，有阿南呢！这不挺好的吗？”

“我打工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我妈妈。”

“你妈，不就一个人吗？阿南的钱足够了，有他那贪官爸爸做后盾呢！”

“小果，别胡说！”

“汤官爸爸？”菜帆瞪着圆圆的眼睛反问了一句。

“开玩笑。就是非常有钱的爸爸。”

“嗯，汤官爸爸。但是爸爸是爸爸、儿子是儿子，是两回事嘛！”

“在中国流行啃老族，靠爹妈养活的年轻人多的是。”

“是吗？但是，阿南不会是那种人吧？”

“当然！我，将来养活我爸我妈。”

“啊，对了！南羽，跟你爸说说，在市教育局给菜帆她妈弄个日语教育部部长，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工作、住处都有了，还能拿工资，在中国不是能生活得挺好的吗？这样菜帆也不用为她妈担心了。”

“欸！日语教育部部长？不行不行，我妈高中毕业，她哪里懂什么教育呀。”菜帆惊得拼命地摇头摆手。

“那有什么呀？到了南羽他贪官爸爸那儿，都不是问题。南羽一句日语不会，不也以日本教育考察员的身份来日本了吗？”

“不行不行，阿南的汤官爸爸就是再有能力，也不能给人家添这种麻烦。”菜帆头摇得像拨浪鼓儿一样。

“但是，跟我爸商量商量。如果可以，去中国生活也不错。”

“不行，我妈……”

“没关系！南羽既然都这么说了，有话等听了她老爸的答复之后再说也不晚。”

菜帆的头终于停摆了。枫果嘲弄南羽的玩笑话，南羽竟然当成了解决目前最大难题的妙法。

四月的入社典礼之前，枫果一个人去了一趟上次的那家绅士服装专门店，又买了一身西装和几件衬衣。职已经就上了，就剩下找女朋友结婚了。枫果羡慕地看了一年半的南羽和菜帆，最近都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不像以前那样，一有时间就搂搂抱抱的了。一个一个像换了人似的，整天话也不说一句，闷闷的，脸沉沉的，都像怀了千年的忧。看着他们这个样子，枫果心里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畅快。



客厅里静静的，南羽和菜帆都不在。被那静谧诱惑，枫果坐到了沙发上，一时心潮起伏，两只手放在胸前，感觉着那撞击着指尖儿的、澎湃在胸中的、一帆风顺的幸福感。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随即哼起歌来。

菜帆由于担心临时借房子在外面住的母亲，所以最近经常在母亲那里过夜。已经习惯了等着菜帆的那声“晚饭做好了”，才从房间里出来的枫果和南羽，这些天菜帆不在，只好在外面买回来吃。

枫果吃完了自己的便当，端起杯子慢慢地喝着咖啡，斜眼看了看坐在自己旁边沙发上目光呆滞、一脸忧郁的南羽，故意嘲弄说：“菜帆嘴

上说喜欢你，实际上还不是为了躲她那个暴力哥，从家里逃出来，没地方去了，才跑到我们这儿来。”

“那才不是呢！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那，她为什么又出去过了呢？”

“她没出去过。她是不放心她妈一个人单过，暂时过去作个伴儿而已。菜帆是个孝顺父母，又会体贴人的姑娘。”

“嗯。也就是说在她心目中，她妈比你更重要啦？”

“我最重要，你别胡说。”

“是吗？那你现在马上给她打电话让她来，她来吗？”

“我才不那么捉弄人呢！”

“是你心里没底吧？”

“又没事，折腾人家干什么呀？”

“就说你发四十度高烧，快死了，她又会怎么样呢？”

“小果你太过分了。我睡觉去了。”

说着南羽愤怒地站起身，一扭头回自己房间去了。枫果看了一会儿电视，觉着没意思，也伸着懒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上网也觉得无聊，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老妈那张高兴的脸在电脑光屏上一闪一闪的，声音也随着那闪动时有时无。

“石副市长说给咱家介绍日语老师，让快办个日语班。日语班我们想等你从日本回来再考虑。你说现在办了，咱家跟日本大学又没挂上钩，在咱家学完日语的学生要是没有日本大学接收的话，谁肯花高价来咱家学呀？”

“有这种事儿？莫不是要把菜帆她妈往咱家塞？可真会想！”

“菜帆她妈？”

“噢，是南羽女朋友的妈。”

枫果把最近南羽和菜帆的那些事一五一十地全跟老妈说了。说话的

时候隐约听见客厅那边儿传来嘀嘀咕咕的说话声和冰箱的开闭声。南羽那家伙一定是睡不着觉折腾呢。脑子里想像着打开红冰箱看到里面空空如也的南羽的表情，差一点儿把“活该”两个字说出来。给老妈打完电话，枫果脑子里一边考虑着怎么解决被石副市长硬塞过来的菜帆妈，一边儿倒身躺在了床上。

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闻到一股目玉烧蛋的香味儿。枫果感到纳闷，走进客厅一看，菜帆站在厨房里。菜帆一见枫果，跟往常一样微笑着道了声“早上好！”

“啊啊，早上好！回来了？”

“欸，阿南打电话给我说他身体不舒服，我就连夜赶过来了。”

“南羽？身体不舒服？”

“发了四十度的高烧，我赶到这儿的时候，药起了作用，烧已经退下去了。”

“啊，小果，早啊！”

瘪着嘴强忍住笑的枫果正想连带笑地把真相揭出来，一脸疲倦的南羽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阿南，你躺着吧！饭做好了我叫你。”菜帆一边麻利地忙活着早饭，一边担心地看着南羽说。

枫果从自己的黑冰箱里拿出昨天买的可乐，顺便偷偷地打开红冰箱看了一眼。里面塞得满满的。大概是半夜菜帆来的时候买的。

“嗯。”枫果情不自禁地在鼻子里哼了一声，把可乐瓶送到了嘴边，仰起头把可乐往嘴里倒的那一瞬，他忽然觉得自己的面部仿佛在抽动，特别是眼睛那一带，也说不清楚是疼、是痒，还是热的，一种复杂的紧巴巴的感觉。

南羽装着睡得迷里迷糊的样子，也许是想避开枫果的目光，一个劲儿地用手揉着眼睛对菜帆说：“感冒，已经好得差不多了，阿菜，真不

好意思！”然后，有气无力地坐在沙发上。

坐在旁边的枫果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带着嘲讽的口气说：“还说不干那种折腾人的事儿？你呀，你呀！”

“哪儿啊，碰巧了，我真身体不舒服。这事儿就别再提了。”

“哈哈，这，我可得考虑考虑。”

“告诉你别再提了，明天我请你吃饭，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还不行？”

“别说，你还挺聪明！”

“你们说什么呢？”菜帆端着装着早餐的大托盘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枫果马上答道：“啊，说菜帆妈妈的事儿。南羽为这事儿一着急、一上火，发烧了。”

“真对不起！阿南，让你操心了。”

“没什么，这才是爱嘛！”

“我能遇到阿南，真是太幸运了！”把大托盘放在小茶几上，坐到了南羽旁边儿的菜帆用有些发了潮的声音说。

今天的早饭很正规：牛奶、烤面包、目玉烧蛋，还有土豆色拉。当然枫果喜欢的湖北辣酱也一块儿端来了。

“你妈妈想怎么办？去中国吗？”枫果问。

“呸耶，她不能去。高中虽然毕业了，但毕业证可能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而且，她一直都是在家里做专职太太的，没上过社会，突然让她一个人去连语言都不通的地方，她心里一定没底，再说她也放不下我哥。”

枫果一脸的理解和同情，连连点头道：“那是，那是。在东京，有菜帆在，她心里也踏实。找点儿零工打打，分散分散精力，也省得寂寞。”

南羽听了却有些急：“用不着毕业证，工作没问题，我都跟我爸那边说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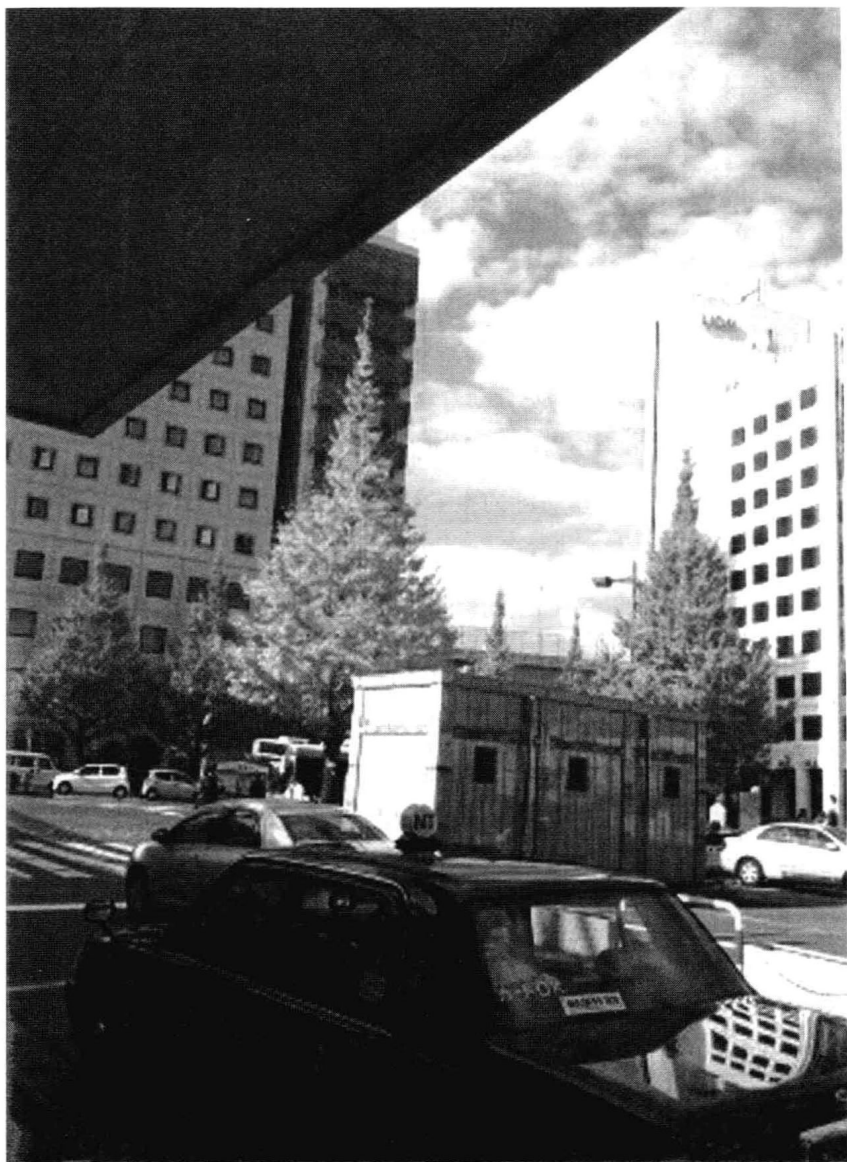
菜帆眼里闪烁着晶莹的真诚的感激，道：“阿南，真谢谢你，我妈也非常感激你。”

“不管怎么说，这样挺好。来来来，吃吃吃，菜帆一回来，南羽的病就全好了，这比什么都让人高兴！”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的枫果拿起烤面包，把目玉烧蛋放在上面，浇了点儿酱油，大口地吃了起来。

进了公司，接受了两周的业务培训后，枫果被分配到东京总公司第二营业部的中国科。欧亚商事本来是以对欧洲贸易为主的公司，近年欧元暴涨，一个时期陷入了经营困难状态，几年前把贸易重心转向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这才渐渐地有了好转。

中国科在公司里是一个比较大的科。今年招收的新职员里被分过来的只有枫果一个人，而且枫果是科里唯一的中国人。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世界。这时向呆头呆脑的枫果伸出了援助之手的，是邻桌的比枫果早进公司两年的柳田优美。优美把接电话时用的套话按情况分成几类，工工整整地给枫果写在一张纸上，又帮枫果把有业务关系的中国公司整理成一览表，还为枫果准备了给对方公司业务主管的礼节性信函。枫果把信翻译成中文打印出来，签上自己的名字，寄了出去。工作终于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虽然枫果来日本已经四年了，日语也会说了很多，但商务用日语和一般生活用日语又有很大不同。至今为止讲礼貌语形，就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现在又要讲特别容易弄错的尊敬语形和谦让语形。这两种语形简直就像两堵高墙竖在枫果面前。每次接电话他都担心自己那口烂日语被别人听见。电话铃一响，心里就开始发慌，被压得低低的声音也随着心跳颤抖，听上去总是磕磕巴巴的。



刚挂上电话，背后就传来了部长的声音：“郑君，你最近怎么这么安静呢？你那洪亮的大嗓门儿是你的打人家什，你得好好儿用啊！”

业务培训那两周，枫果因为嗓门儿大出了名，还招来了一些新职员的不反感，但上司却十分欣赏，特意当着大家的面强调说：“声音大，说明工作热情高。”可是现在真的坐进了正对面是今野部长、左前方是藤本科长的这个被上司包围了的环境中，本来就没有多少自信，再加上必须要用敬语，怎能让枫果不打蔫儿呢。枫果那大嗓门儿是因为跟耳背的姥姥和奶奶一起生活逼出来的，跟什么精力充沛、工作热情高，完全是两回事。一旦发现了自己的弱点，每发一声心里都紧张地哆嗦一阵，也就越发地介意上司们的脸色。东瞧瞧西望望，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又注意注意那个的，总是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

“这个，是通关事务师的报考通知；还有这个，周末聚餐会的通知……”

不知道什么时候柳田优美怀里抱着一个文件夹，已经站在自己旁边了。枫果稍微一抬头，两个人的视线正好碰在一起。优美一双水灵灵的含着一丝笑意的眼睛，黑黑的长长的向上翘着的睫毛，扑扇扑扇地动。优美把文件夹递给了枫果。也许是被那长长的睫毛给扇动的，枫果感到一丝凉风吹过来，轻轻地搔动着他的瞳仁。那带着清香的风又飘飘地进到鼻子里，随着优美说话的节奏，时浓时淡。

枫果的身体开始发烫，想再仔细看看那睫毛后面的眸子。可又有一种像是恐惧的东西从上面重重地压下来，脸不仅抬不起来，反倒越来越往下沉。优美上半身微微向前弓着，胸前晃动着的长长的土耳其玉石项链正好悬在枫果的鼻子前，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枫果的眼珠。

等回过神来时，优美和那土耳其玉石都已经从枫果的视野里消失了。枫果鼓足勇气偷偷瞥了一眼坐在旁边椅子上的优美，心咚咚咚咚地跳，再闭上眼时仿佛又看见优美站在自己旁边，刚才的那一幕一

遍又一遍地在脑子里重演。一直到坐在回家的电车里，这感觉都没有一点儿减退。优美那长长的睫毛和晃动在胸前的土耳其玉石，都像刻在了眼底一样，用多大劲儿闭眼睛也抹不掉。枫果心想：“我这是一见钟情了？”“一见钟情”这个字眼儿刚在脑子里一过，枫果的眼睛刷地一下子亮了——柳田优美，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那种女孩子吗？有能力、有魅力、有女人味儿，比那个总穿得松松垮垮、身体又瘦又小的菜帆不知漂亮多少倍。莫非月下老人给我送来了一个女朋友？枫果感到喉咙微微地发热，他真想把这盼望已久天大的喜悦大声地喊出来。

进公司三个月后，枫果第一次接到了去中国出差的任务。跟藤本科长两个人，去客户较多的上海。藤本科长以前负责欧洲名牌商品进口业务，听说英语、意大利语、法语都说得非常棒，而且工作经验丰富，人看上去四十出头，刚在海边晒过日光浴一样黝黑健康的皮肤，轮廓清晰的脸上，没有一点儿多余的肉，细长的眼睛，直直的高高的鼻子，鼻梁上架着一副较浓的茶色眼镜。据说不是近视，单纯是为了潇洒。前额垂下一绺细细的头发正好搭在眼镜框上。虽然只是一绺头发，极其平凡，但确实确实成为了一个个性美的亮点，整个脸给人一种融合了健、雅、超的美感。

再往身上看，上身穿一件令人想起欧洲贵族的白色立领衬衣，系一条红铜色的、带花纹的阿斯哥德带（像丝巾一样的宽领带）。外面套一件古铜色上衣，选料、设计、剪裁、缝制都非常考究，给本来就结实高大富有魅力的身材，又增添了高贵、优雅和大商贾的气派。

“我怎么看男人还看呆了呢？”枫果用手打了一下自己的脸。已经被柳田优美弄得神魂颠倒了，这回看藤本科长又看得如痴如醉——枫果心头不禁涌上一阵对自己的懊恼。但是做男人真应该像藤本科长那样，又不由得心里敬佩。从那天起枫果开始悄悄地观察、研究科长的那种“男

人美”，对自己的形象、衣着也开始讲究起来。

看看现在的自己，穿一身便宜西装，迈着小碎步跟在藤本科长身后，这副形象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专为科长拎包打杂的呢。虽说进公司还没多长时间，但出差的时候也是公司的代表。无论穿衣戴帽都得跟科长一个水平，这才是作为社会一员的常识。回家的路上，枫果顺便到附近书店买了一本男性时装杂志，心想：“只要把这本书研究明白了，我就能成为跟藤本科长一样有气质的男人，到了那个时候，柳田优美自然会喜欢上我。”

枫果回到家，看见矮腿桌上摆了一大堆资料，南羽好像正在研究什么，便好奇地问：

“呦，这是要考博士课程还是怎么着？”

“不是，我是想就职。小果，帮我介绍介绍你们公司呗。”

“你是金鱼羹哪？怎么我到哪儿，你就想跟到哪儿啊？”

“不是，我发出去一大叠履历书，可到现在连一个面试通知都没收到！”

“日本公司要求严，像你这种娇生惯养长大的公子哥儿，吃不了那个苦，你还是趁早死心吧。”

“我是公子哥儿？你不也是让你姥姥和奶奶娇惯成人的吗？”

“我多能干哪！咱根本就没指望过父母的财产。下定了不管千难万苦也要自立的决心，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有了今天的这份工作。”枫果用对自己十分钦佩的口吻说。

“我也没指望父母哇。这不是想在日本就职，经济上自立了，好跟菜帆结婚吗？”

“这么说，你已经下定决心了？”

“当然了！所以你就给我介绍吧。钱我都准备好了，如果有必要的话……”

“走后门的钱？可惜日本公司不吃这一套。退一步说，即使你靠钱靠关系就上职了，也肯定干不长远。不靠任何人凭自己奋斗就职，那才叫下定决心了呢，明白了？”

“摆什么臭架子呀？抠门儿！”

“什么？你小子有今天还不都是我给你指的路，没良心是不是？”

“人家只不过发发牢骚而已。最近我妈说，要是在日本就不上职的话，就让我赶紧往加拿大移民。”

“往加拿大移民？为什么呀？”

“就是在日本就上职了，我妈他们在日本也定不了居，要是作为投资移民去加拿大，就能把他们也接过去了。”

“啊，你贪官爸爸，是不是打算退休以后逃往国外呀？”

“你嘴怎么那么损呢？一口一个贪官爸爸一口一个贪官爸爸的，我爹只不过是地方小城市的副市长，而且掌管的还是没有什么油水的文教。再说了，当官哪有不受贿的呀？”

像被欺负了的孩子似的，南羽撇着嘴一脸的委屈。

“所以就……”

“行了行了，有完没完了？光就职的事儿我已经够脑袋疼的了，你为什么还跟我过不去呀？”南羽的声音开始发潮了，马上要哭的样子。

枫果一见他这样子，也无心再跟他争下去，嘴角挂着讥笑沉默了一会儿，一眼看到自己手上拿的时装杂志，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对了！明天跟我买东西去，你也换换心情。”声音里带上了几分安慰的口气。

“买东西？哎！哪儿有那份心思呀！”

“这你就不明白了，去找工作前，得先把自己武装起来。看我们科长，以前人家一直负责欧洲名牌，穿衣服，那真是讲究，从衬衣到袜子全是名牌。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见哪国人说哪国话，那真叫有档

次，有气质，有能力！”

“中国语，他会吗？”

“中国语他不会。”

“跟中国客户打交道，会法语有什么用啊？”

南羽那刚才还哭丧着的脸，这会儿又一下子回复了原来的那傲气十足的公子哥儿的表情。

“你就别较真儿了，下周我要出差，明天跟我买东西去。”

说完也不等南羽回答，枫果就走到自己的黑冰箱前，拿出菜帆做的饭团儿和炸鸡块儿放进了微波炉里。不一会儿包着饭团儿的紫菜味儿和炸鸡块儿的油香味儿就充满了整个房间。南羽也把握在手里的笔往书上一扔，有些赌气地站起来向红冰箱走去。

早晨，枫果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昨天几乎花了一个晚上时间在时装杂志里精心选出来的几张照片。从一件要几万日元的衬衣到一套要几十万日元的西装，虽然都是些令人瞠目结舌的高档货，但一想到只要肯花钱，就能买来风度、买来气质，心里也就觉得值了。

将近中午的时候两个人来到了银座，随便找了一家咖啡馆，一人吃了个热狗，安慰了一下辘辘的饥肠，就迈着轻快的步子，向一家挨着一家的名牌店区方向奔去。

刚一进店门，两个人就被穿着考究、面相英俊的门童给惊呆了，刚想把踏进门里的那只脚缩回来，稍一踌躇，那脸上始终保持着非常客气但非常真诚笑容的门童躬身一礼，用戴着白手套的右手做了一个很柔和的请进动作，把两个人让进了店里。一件件设计独特、格调高雅、颜色面料考究的衣服，非常艺术地摆放在那里，衬托出一个温馨、雅致、上品的世界。店员小姐个个都是那么清秀、婀娜，态度谦诚恭敬，脸上始终带着优雅的微笑，用温柔而清晰的声音接待着顾客。



枫果和南羽虽然马上就找到了跟杂志里一模一样的穿在硬塑模特身上的西装，但不敢肆意伸手去摸。

“哎，你看这套怎么样？”

“太扎眼了，小果穿不合适。”

“还没试呢，你怎么就知道？”

“先生，您不穿上试一下吗？很帅气的。”

站在旁边的店员小姐笑盈盈地边说边从模特身上取下上衣，客气地把枫果引到了穿衣镜前。枫果脑子里浮现出科长的那身西装，就试着把头伸到那件上衣的上面，照了照镜子。镜子里映出一个品位高雅、气度非凡、具有成熟之美的自己，跟一秒钟前简直判若两人，枫果都有点儿不敢认了。心里想：“人靠衣服马靠鞍，这话可真没错儿呀！”于是问：“试穿一下，可以吗？”不知是心里发虚，还是故作文雅，声音小小的。

“当然可以，您里边请！”

店员小姐打开试衣室的门，请枫果坐在里边的椅子上等待。

南羽忽然探身进来说：“你先在这儿试着，我去那边儿看一眼。”说罢扭头就要走。

枫果的脑海刷地闪现出上次在绅士服装专门店的事，就急忙叮嘱道：“你别失踪了！”

南羽头也不回地应了一声：“不会，菜帆没来，没事儿。”

不一会儿，店员手里拿着衣服返回来了，不光刚才那套西装，连衬衣、领带都一块儿拿来了。枫果从下到上，裤子、衬衣、领带、上衣一件一件地换上，每换一件，镜子里的自己的傻气、土气、俗气、呆气都减少一大半，锐气、帅气、秀气、精气都增长一大节，待穿戴完毕，再看看镜子，哇！那叫潇洒、那叫超凡、那叫有品位……枫果激动得只剩下一句话：“这些，我都要！”

店员小姐依然是温柔优雅的声音：“哈呀，先生。楼下是绅士皮鞋专柜，要不要带您下去看一下呢？”

“啊，对不起，请带我去看看。”

枫果马上付了款，兴冲冲地跟着店员下了楼。在沙发上坐着等了不大工夫，另一个店员就拿着一摞三个鞋盒子来到了他跟前。枫果试了这双试那双，店员不厌其烦地接二连三又拿来了好几双。

“小果，你下楼也不叫我一声！”被西装专柜的店员领着走下楼来的南羽，手里拎着个大纸袋，一脸埋怨地说。

枫果瞪大眼睛惊奇地问：“你也买了？”

“买了买了！这里的衣服都像是特意为我做的似的。上面还有女性用品专柜呢，我去看一眼有没有菜帆喜欢的东西，完了马上过来啊。”南羽把大纸袋往枫果坐的沙发边上一放，眼睛闪闪发光地又跑上楼去了，说跟菜帆今天晚上有约会。

看着南羽的背影，枫果的脑海里浮现出柳田优美的脸。如果买点儿什么礼物送给她，她是不是也会高兴呢？枫果开始考虑，买完了鞋自己是不是也到楼上女性用品专柜去看看。

这次去上海三天的出差任务主要是和俄罗斯商社交涉毛皮的价格，还有和中国的制作商洽谈毛皮的款式设计。

洽谈会的会场定在南望黄浦江的三十层商务大厦的二十八楼。宽敞的会议室里，中国方面和俄罗斯方面的代表已经等在那里了。枫果他们刚一进门，会议室里所有的人一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嘴里一边喊着“欢迎，欢迎”，一边把要求握一下的手向枫果他们伸了过来。

“谢谢！谢谢！”当翻译的枫果，一紧张蹿到了科长前面，先跟对方握起手来。

“郑，翻译！”背后响起了藤本科长的声音。

回头一看，一个中国人正抓着科长的手，嘴里像在发连珠炮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外迸出中国话。

“啊，哈伊。他说好久不见了，坐飞机一路辛苦，还问您肚子饿没饿。”

这中国人是以前跟藤本部长见过面的姓王的部长。

一阵寒暄之后，大家各自落了座。虽然外面是炎热的盛夏，可会议室的桌子却都被厚厚的毛皮覆盖着，桌子的那边俄罗斯商社的简希卡和伊里一脸堆笑地朝这边看着。

伊里看上去四十多岁，又高又壮，又红又大的鼻子像个小胡萝卜似的贴在脸的正中。鼻梁两边深深陷下去的眼窝，白里透着青，像两个大个儿洋橄榄似的眼睛放着浑浊的绿光。

他旁边的简希卡却是个妙龄职业女性形象。白皙娇小的一张脸，闪烁着深绿色光芒的大眼睛，高高的鼻梁，微微向上翘着的鼻尖儿，宛若一尊富于玩心的雕塑。小小的、线条清晰的嘴，笑时嘴角风趣地向上翘着；不笑时，上下唇闭在一起，那形状让人幻觉是一颗小红桃心。一头金发高高地挽在头顶，像寺庙里的五重塔。也许是因为怕房间里的冷气，半袖白毛衫的领口处围了一条黑貂皮的小围脖。

藤本科长礼貌地一笑，把手伸向桌子上摊开来的毛皮，用手指夹住几根低声问枫果：“郑，你觉得这毛皮怎么样？”

“挺……漂亮的，非常贵吧？”枫果偷眼看了看科长的表情，也试探地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毛皮。

“嗯，太老了。你看这毛尖一点儿都不挺拔。”科长捏着毛尖给枫果看。

“欸？毛皮还有年龄啊？”枫果掩饰不住惊愕的表情。

“你先把刚才说的翻译成中国话。”科长没有回答枫果的问题直接命令说。枫果一下想起了自己的任务。急忙翻译，也不知是由于没有

自信还是怎么了，连中国话都说得结结巴巴的。

科长脸上露出怀疑的表情，问：“你翻译明白了吗？”

虽然自己感觉翻译得有些词不达意，但枫果还是硬撑着回答：“哈，没……没……没问题。”

“Mr. 藤本。”简希卡张开了那张小红桃心似的嘴。

科长怔了一下，马上微笑着点点头用英语回答。也许是觉得枫果靠不住，简希卡把还要继续翻译的枫果撇在一边，直接用英语和藤本科长交涉起来。好奇心驱使着枫果竖起耳朵在旁边听，英语虽然从中学就开始学，但听了半天也没真正听懂一个单词，越听越迷糊，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地打起瞌睡来。

漫长的商谈结束后，枫果跟着科长回到饭店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又马上赶去参加在另一个地方举办的晚餐会。

刚才在会议室里一口流利的英语给人以精明强干女强人印象的简希卡，这会儿换上了一件前胸开领较低的、可以看到乳谷的晚礼服。优美的线条裹在黑色的晚礼服里。仔细一看晚礼服全身都镶着晶莹的黑色亮片，胸口开领处镶着一圈黑色毛皮边儿。把简希卡白皙的皮肤衬托得更加细嫩、更加柔美，有一种素雅的娇艳。她每动一下亮片都跟着闪一闪，那婀娜的姿态牵动着男人们的视线。

虽然名为晚餐会，但日、俄、中三国商人围坐的餐桌上却有一种战场般的紧张感。不一会儿酒上来了，五十多度的中国高级名酒——贵州茅台。在“干杯”声和一双双眼睛的逼视下，枫果不得不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虽说是中国人，但枫果毕竟刚走出纯净的校园不久，只有喝一瓶啤酒的量，哪里喝过这么多的白酒。

茅台酒辣辣的液体像火炭儿一样一次又一次地从舌头进到喉咙里。刚喝完一杯，一抬眼看见中国厂商和那两个俄罗斯人纷纷站起身，每个人的右手里都拿着一个酒瓶子，左手里拿一个酒杯，排着队来给科长和枫

果敬酒。

又连喝了几杯，枫果开始觉得头重脚轻，斜眼看了看科长，只见简希卡正用她那象牙般白而长的手指转动着科长左手无名指上戴着的戒指。枫果激灵地打了个冷战，跟着就觉得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流。突然视线被遮断了，挡在眼前的是伊里。他一只大手抓住枫果的胳膊，一边用另一只手拿起酒瓶往杯子里倒酒，一边用卷着舌头的俄罗斯味儿十足的中国话催促着：“来，我们再喝一杯，喝！”

出差这三天简直就是受了三天酒的洗礼。刚从上海回来的那几天，枫果一直都头昏脑涨打不起精神。

枫果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听南羽说：“小果，能喝是男子汉大丈夫的必备条件。下次从我老爸那儿把喝酒的窍门儿问来告诉你。今天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我们俩买东西去了。”努力睁开眼睛，还没等想出答话，就看见南羽穿着上周末在名牌店买的那套衣服，拉着手里拎着同一个牌子手提包的菜帆出去了。职虽然还没有就上，但买名牌货却好像买上瘾了。

因为公司计划赶秋初这个时节把毛皮商品摆入各大百货商店，所以去中国出差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从一个月两次增到四五次。赶上藤本科长忙的时候，枫果只能只身前往。南羽向他那“下过酒海”的老爸讨来了千杯不醉的窍门儿：公文包里随时准备几块吸水性强的、不太扎眼的暖色小毛巾和一个塑料袋就可以万无一失。作为将这个绝不外传的“秘方”破例传授给枫果的交换条件，枫果每次出差，南羽的大姨父都到饭店来交给他一个装着成捆儿人民币的布袋子，让他带回日本转交给南羽。

枫果把钱袋子往南羽的床上一扔，阴沉着脸说：“这是最后一次，以后这种事儿我坚决不干了。”南羽低着头一个劲儿地“对不起，对不

起”地道歉。

也许是觉得欠了枫果的人情，这段时间应该枫果负担的水费、电费之类，南羽也都一声不吭地替枫果交了。偶尔枫果早回来的时候，还拉着枫果到外边儿大吃一顿。这一天，两个人又面对面坐在公寓附近的一家餐厅里。

南羽一脸忧郁地说：“小果，你说我该怎么办？”

枫果问：“就职的事儿啊？”

南羽叹了一口气道：“都不知道面了多少次试了，每次面试结果通知单上写着的都是‘遗憾’。就了职还想早点儿结婚哪……”

枫果道：“还得多去几家公司。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就是没有工作，也不用担心生活不下去，有什么可愁的呀？”

南羽皱起眉头道：“如果在日本就不上职，那我在日本不就呆不下去了吗？我妈那头儿让我放弃日本，去加拿大移民；可菜帆这头儿，她又不能扔下她妈跟我去加拿大。”

枫果道：“你也没有必要非去加拿大嘛。再说了，你也不会说英语呀。”

南羽道：“但是要是在日本呆不下去了，就得去加拿大。”

枫果又道：“你跟菜帆结婚，成了日本人的配偶了，不就能在日本呆下去了！”

南羽依然愁眉不展，说：“但我妈来不了呀！”

枫果用鼻子笑了一声说：“即使去了加拿大，你妈也不会英语，那么大岁数了，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去，我看还不如就在小农村过官太太生活呢。那多自在，多享福呀！你家有那么多钱，每天在家里数钱也高兴啊！”

南羽有些急，说：“你又拿我开心，人家跟你商量正经事儿呢！”

枫果笑道：“前几天，有点儿事儿想问你，刚要进你房间，就看见

你正在钱堆里数钱呢。”

南羽一脸苦涩地说：“没办法，那些钱不能一下子都换成美元或者日币，又没法存银行。一直放在我房里，早早晚晚肯定得被菜帆发现了。你还不知道日本人都较真儿，你不给她一个能让她信服的解释，万一让她怀疑上了，麻烦就大了。”

枫果轻蔑地一笑，说：“你就跟她直说，是你老爸的灰色收入攒下来的，以后就靠这钱生活，不就完了。”

南羽又有些急，说：“我根本没想靠这钱生活。就因为想就职，靠自己的能力生活，这不才愁了吗！”

枫果半睁着眼，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情，道：“哎呀，蒙谁呢？就你这全副名牌武装的生活，还不都是用那些钱换来的？那菜帆，不也是用那些钱最近在耳朵上扎了两个洞，嘴里嘟噜戴了一串耳坠子吗？还有名牌包，这才几天哪，买好几个了！”

南羽不服气地说：“那算什么呀？日本女大学生哪个不是那样啊？像菜帆以前那样一个名牌包都没有的，那才叫少见哪！”

枫果叹道：“哎呀！可真是只要有权，就不愁没钱哪。我看你们哪，用钱像用自来水似的，神经都麻木了吧？”

南羽马上反驳道：“哎哎哎，打住。别你们你们的呀，就好像你花钱有多仔细似的！”

枫果瞪大眼睛道：“当然了！我是根据需要，在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内买一点儿而已！”

南羽有些不耐烦了：“行了行了！你还是说说我应该怎么办吧！”

枫果沉默了一会儿，见南羽两手抱着的脑袋渐渐地快要缩到领子里去了，眼睛也渐红渐潮，鼻子尖儿也跟着红了起来，心想：“又要哭。”于是忍住了笑，找了个别的话题。

“啊，对了！我们公司，明年春天就要上市了，东证二部。现在对

内部社员卖原始股。前几天股市消息上还登了带我们老总大照片的采访了呢。”

南羽朦胧地问：“原始股是什么意思？”

“就是上市之前的股票，这要一上了市，马上翻几十倍，再好一好就是几百倍。”

听枫果这么一解释，南羽眼里渗出的泪水像退潮一般，一下子没有了，换上了一脸兴奋的表情，说：“真的呀？那我也买。”

枫果道：“当然是真的！不过你不是我们公司职员，没资格买。”

南羽急促地问：“你呢？你有资格买吗？”

枫果道：“我是正式职员，当然有资格买。”

南羽眼睛一闪一闪地说：“我拿钱，你把我那份儿也买出来呗！大哥！”

南羽的央求声，让枫果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往后挪了挪身子，提高声音答道：“这不是买多少都行的，有上限。我得问问。”

南羽往前凑了凑问：“怎么卖呀？”

枫果道：“一股一万日元，买十股十万，买一百股一百万。”

南羽毫不犹豫地说：“那我买一千股。”

枫果先是一惊，但马上回复了镇静，说：“一张嘴就一千股，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南羽也觉得自己有些鲁莽，忙说：“对不起，对不起！能买多少就买多少，求求你了！”目光里充满了期待地看着枫果。

为了缩短和柳田优美的距离，枫果绞尽了脑汁。除了每次出差一定给优美买礼物以外，在办公室里的時候，有个大事小情都找优美商量；瞄准优美去吃午饭的时机，枫果故意装着偶然碰到的样子，凑过去一起吃；下班离开公司的时间也以优美为基准，不失时机地想利用到车站的

那段短短的路程来加深感情。

“啊啦！郑君？又碰上了。啊！我忘了点儿东西，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不要等我。”

枫果的这点儿伎俩大概早已经被人家看穿了。刚要出公司大门，优美一见从后边儿追上来的枫果，马上掉头按着原路返回去了。没办法，枫果只好望着优美的背影叹气。

跟身材矮小性格温和、家庭型的菜帆不同，优美是像模特一样的“八头身美人”，不仅富有日本姑娘特有的贤淑和娇美，还有一种经过西方洗礼的美。听说这优美是从英国回来的归国子女。接电话时，根据客人所操语言，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日语，运用自如；收阅英文传真、检核契约内容、从文件的翻译到制作样样精通，是个才貌兼备的事业型女人。

在办公室里，稍有一点儿空闲时间的时候，优美和科长总是日语里掺着英语地谈论一些欧洲的事情。那谈笑风生的情景，让枫果羡慕。但是没过多久，这羡慕就渐渐地发展成了嫉妒。一听到他们两个说话的声音，枫果心里就烦躁，甚至气愤。枫果发誓：总有一天自己也要像南羽拉着菜帆的手那样，拉着优美的手走在街上，给他们看看。

夏天就在这胡思乱想之中匆匆地过去了。优美大概是去过海边了，那张白皙的脸晒黑了许多，妆化得也比以前浓了。配上那些欧洲名牌衣服，又增添了几分异国情调的性感美。枫果更是如醉如痴，不能自拔了。

“郑君，这个购入价格是不是多了一个零？”

两只眼睛盯在电脑光屏上发呆的枫果，耳边突然响起了优美的声音。跟着，昨天自己做的那份契约书就被放在了桌子上。

“你多写一个零不要紧，我们公司要受的损失可就大了，下次一定要注意。”



优美说罢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枫果只觉脸像火烧的一样烫，他赶紧竖起放在桌面上的半只胳膊，挡住了自己那想必已经烧得通红的脸，心里恨：“怎么偏偏在优美面前，栽了这么个大跟头，真丢面子！”心绪稍微平静了一下之后，枫果低着头把资料翻到贴着浮签的地方，仔细一看，果真多了一个零。

百货商店里刚刚结束了夏季服装清仓大甩卖，被精神十足的女人们打仗似的抢购掀起的热潮，也像海市蜃楼一样，随着气温的下降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像发生了连锁反应似的，要求来开商品展销会的厂商也明显减少了。

欧亚商事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几家展销商中的一家。展销商品被一批批地运到了，北欧风格的各式各样的帽子、披肩、裘皮大衣、手提包、手套、靴子等等。枫果在一旁看着心里暗笑：“要是把这一套都穿戴在一个女人身上，那女人肯定就成了大北极熊了。这个从人到‘熊’的过程，我可得看看。”展览会场的准备工作刚开始，枫果就目不转睛地盯着看毛皮制品是怎样一样一样地被弄到硬塑模特身上的。随着时间一

分一秒地过去，想像中的大北极熊形象越来越遥远，渐渐地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身着精致高雅华贵裘皮的、气质超凡的贵妇人。一经专家之手，一个普普通通的硬塑模特马上就带上了不亚于世界一流名模的威严和神韵。枫果心里赞叹着，眼里充满了爱慕地看着，好像在看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他真希望“她”永远都不要把这套脱下来。

晚上枫果在客厅里，翻看公司刚印出来的毛皮商品目录，南羽和菜帆也凑了过来。

刚看了几页，菜帆就激动地叫了起来：“哇，卡哇哟哟，真漂亮！”

“哪个哪个？”一看菜帆那十分夸张的表情，南羽一把抢过了商品目录：“啊！这个，菜帆穿保证合适！还有这个，这个，那个也不错！”边说边用手指着，眼睛在菜帆的脸和商品目录之间忙碌地往返着。

菜帆惊喜地问：“真的吗？啊，这件，卡哇哟哟！我穿能合适吗？”

枫果一脸得意，跷着二郎腿仰坐在沙发上，自豪地说：“这些都是我的工作成果。怎么样？厉害吧？”眼睛看着手拿目录的两个人，只等着他们夸奖。

被南羽说适合穿高级裘皮、现在身穿宽松肥大式流行装的菜帆，兴奋地叫着：“妖雷嬉哟！真的好高兴！”已经开始手舞足蹈了，哪里还顾得上看枫果一眼。

南羽也一脸兴奋，跃跃欲试地问：“小果，这，在哪儿卖？”

“下周开始在各大百货商店卖。”被扫了兴的枫果，淡淡地回了一句，便把脸转向了电视机。

南羽兴冲冲地看着菜帆，说：“阿菜，下周，下周咱就去买！”

菜帆有些惊愕，收起了笑容，不安地问：“这么贵，行吗？”

南羽倒满不在乎，说：“有什么不行？不就几十万吗？我马上也要就职了。”

菜帆喜出望外：“哇！太好了！真高兴！真高兴！我也去打工，以后挣了钱还你。”

南羽假装生气，撅起嘴责备道：“菜，你说什么呢？咱俩虽然还没登记，但跟夫妻还不是一样吗？”

菜帆激动地望着南羽：“阿南，你真好！”撒娇地用两手抱住了南羽的胳膊，把脸埋在他怀里，非常幸福的样子。

坐在一边的枫果一看这情景，赶紧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想：女人还挺喜欢裘皮！如果给优美买一件，她是不是也会像菜帆一样高兴呢？但是用自己公司的商品送同僚，那也太可笑了。

爱的告白，怎么告，她才能明白呢？问南羽吧，还太丢面子；问老妈吧，都二十七岁的大男人了，说来让人笑话；不告吧，优美对自己那冷淡的态度，心里又着实地不踏实，工作都受影响。

没想到在恋爱上碰了壁，但也不能为这事就消沉下去，枫果用力摇了摇头，努力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突然脑子里想起原始股的事儿，用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四十万块钱买四十股，把剩下的六十股卖给南羽就正好一百股。心里虽然已经这么决定下来了，但转念一想这也是个给老妈打电话的理由，就拨起了家里的电话号码。电话铃响了足有两分钟，终于出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的声音。那人自称是保姆，说枫果的父母去海南岛度假了，还问要不要换耳背的姥姥和奶奶来听电话。枫果考虑到南羽和菜帆在客厅里不便于大声讲话，于是就回绝了。

九月在中国意味着新学期的开始。但在高考预备学校界来说，六月的国家统一考试结束后，就要抓紧时间马上招收落榜生，七八月份的暑假期间，又要忙高三学生的集中辅导，到了九月才算过了忙季。老爸老

妈一定是利用这段时间去旅行了。虽然心里感到一抹孤寂，但一想这也是因为自己就职后拒绝了家里每个月寄来的生活费，他们才能去旅游，可以算自己这做儿子的间接尽了孝心的结果，心里便觉到格外自豪，胸脯也不由得挺了起来。

一场清冷的秋雨过后，东京都内的温度一下子降到了十度左右。也许是由于行人都冻得缩着脖子耸着肩的缘故，街上的风景也仿佛失去了活力，灰蒙蒙暗淡的。就在这灰暗惨淡之中，突然百货商店的橱窗里出现了几个身着裘皮、造型娇美高雅的硬塑模特。“她们”大胆而强力地引诱着、骚动着女士们的心。午饭归来的女职员和阔太太们都停下脚步凝视着橱窗，从那扑面而来的秋风里她们一定感到了无法忍受的寒冷。毛皮制品刚刚摆上柜台一周，销售额就像刚离陆的飞机一样，几乎是直线上升。

好像要印证这空前的销售盛况似的，两室一厅的客厅里也被南羽给菜帆买的毛皮围脖、裘皮大衣、带有毛皮装饰的手提包，还有南羽用的翻皮猎人帽给占据了。

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计划进口的商品数量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等不到圣诞节，现有的商品就被抢购一空。虽然已经根据预算向厂家要求追加订货，但厂家的回复却是：原材料不足无法按期交货。

“郑，资料都准备好了吗？”腰杆挺得溜直的科长，手里拿着大大的文件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准备好了。”枫果把带有紧张感的声音提得更高了，手里抱着厚厚的一大叠整理好的资料，跟在科长的后面，学着科长的样子迈大步走进了会议室。

枫果向科长汇报：“俄罗斯方面对我们提出的订购数量表示为难。”

科长冷静地回道：“想办法让他们接受这个数字，是咱们的工作。”手无意识地推了推领带结，也许是要振作一下精神。枫果也情不自禁地推了推自己的领带结。

科长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再到上海去一趟？”

枫果有些迟疑，问：“我，也跟您，一起去吗？”

科长点了一下头，抬眼看着枫果道：“嗯，怎么样？”

枫果顿了一下，道：“哈哟，没……没问题！”

科长又吩咐说：“今天下班之前你把进口数量表、日程表，还有报价单，各做出三个方案交给我。”

枫果不解地问：“三个方案是？”

科长道：“对我们公司最有利的方案一个，比较适中的方案一个，还有一个是我方做出适当让步，让对方得利的方案，这三个。”

“哈哟，我明白了！”

“做完了马上拿给我看。明天再开一次碰头会，把方案决定下来。”

“哈哟。”

枫果走出会议室，迎面正好碰见手里拿着钱包正要往外走，好像要去吃午饭的优美。于是，急忙叫了一声：“优美桑！”

“啊，是郑君。”优美回头应了一声。

“去吃午饭吗？”枫果问。

“欸。”优美点了点头。

“我们也凑个热闹可以吗？”身后响起了科长含蓄的声音。

优美脸上立即有了笑容，爽快地点了点头，道：“当然了，非常荣幸！”

按说枫果和优美两个人办公桌紧挨着，枫果要想找个跟优美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应该很容易，可实际上却意想不到地难。这次本以为机会来

了，可又让科长给夹了进来。枫果虽然气得直想跺脚，但又不好表现在脸上，无奈只好拿着钱包低着头，跟在谈笑风生的科长和优美的后面。

晚上，枫果在客厅里准备出差的行李。南羽一脸沮丧地从房间里走出来，坐在离枫果较远的地板上，静静地说：“小果，你下周又要出差呀？”

枫果一边往皮箱里装衣服，一边说：“啊，让我告诉你到达时间和住宿宾馆是不是？”

南羽摇了摇头：“其实、其实……”声音小得几乎听不清楚。

看着南羽那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样子，枫果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似的，一脸惊讶问：“其实什么呀？啊！是不是跟菜帆分手了？”

南羽使劲儿摇了摇头：“不是，别说那种不吉利的话！是……是我爸……”

枫果更惊讶了：“莫不是，被抓起来了？”

“欸、啊、嗯……”南羽好像要辩解，可又停住了，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用双手捂住了脸，不一会儿手指缝儿里就渗出了泪水。

“打算怎么办哪？你？”

“我妈，让我……赶快……去……加……加拿大……移民……”

那断断续续挤出来的话和顺着手背流淌下来的泪水，比每次从南羽大姨父手里接过钱袋子时自己脑子里想象出的后果都更让人震惊，心情都更沉重。

“哼，你妈是不是也被软禁起来了？这种事件，家里人和有点儿瓜葛的人都得被查。”

“给我报信的……朋友……也……也是这么说的。”

我早就料到早晚会有这一天——枫果极力掩饰着自己预言成真的喜悦，从沙发上站起身，装着思考的样子慢慢地踱进厨房，打开黑冰箱，



里面只有辣酱、两个鸡蛋，还有一个吃剩了一半的饭团，包在饭团上的紫菜已经由油亮的深绿色变成了乌涂涂的茶色。

“去加拿大移民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到的。”枫果一边摇着头叹着气，一边非常自然地打开了红冰箱。苹果汁、博卡力运动饮料、香肠，居然还有三明治。

枫果拿出博卡力的大塑料瓶举起来跟南羽示意了一下，说：“这个，给我喝点儿！”就连杯子和香肠也一起拿着返回到沙发里。满脸泪水的南羽已经没有精神顾忌人家吃他什么、喝他什么了。

“如果……你……有时间，能不能……去看看……我妈……和我大姨，现在……怎么样了？”

南羽的声音里夹杂着类似抽泣的颤抖，渐渐地声音完全被呜咽吞噬，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几乎已经泣不成声了。

“你能不能……绕道……湖北？”

正大口嚼着香肠的枫果没有明确地做出回答。他心里清楚地知道，根本不可能有去湖北的时间。再说即使有时间去湖北，他也不能去看已经被软禁的南羽一家，万一被公安局知道了，那就是引火烧身。就是再同情南羽，他也不会去做那种傻事。虽然是这样，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忍心一口回绝。

过了一会儿，枫果好歹算是把南羽劝得平静下来了。他回到自己房间，偷偷地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跟上次一样，接电话的还是那个保姆的声音：“你的父母亲还没有回来。”

“还在海南岛？不是都快一个月了？”

“嗯，他们好像很喜欢海南岛，说是还要再呆一个月。”

枫果放下电话，心想：“老爸老妈怎么会悠闲到这个程度。”于是马上拨响了老妈的手机。

“枫果啊，你最近身体好吧？”老妈一改过去听起来有些刺耳的大

嗓门，出乎意料的文雅、镇静，不然就是有意压低了声调。

“海南岛就好到那个程度？让你们一去就要待两个月。”对老妈那没有一点激情的声音感到十分别扭的枫果，故意提高了调门儿。

“嗯，好，你爸特别喜欢。嗨！”老妈叹了一口气，听起来像日夜忍受着浪涛冲击的珊瑚发出的叹息，声音本身虽然微弱无力，但听起来却让人感觉非常沉重、非常深刻。

枫果也没多想，说：“我想跟我爸说话。”

“啊，你爸现在还在海里哪。”

枫果吃了一惊：“我爸，会游泳吗？”

“在海边呆上三天，就连狗熊都能会。找你爸什么事呀？”

“南羽他爸，给抓起来了！”

“欸？真的吗？”

“那小子，担心他妈和他大姨，想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了。妈，你能不能帮着打听打听？”

“要是石副市长是因为贪污被抓起来了的话，那他家里人也都得软禁，肯定联系不上。我打电话问问别人吧！”

老妈又唉声叹气了一阵，才放下电话。枫果回到客厅里，听见隔壁房间里南羽好像也在打电话。

“我要结婚，结婚结婚！”令人肉麻的声音从南羽房间的拉门缝隙里传了出来。

从刚才那张哭丧了的脸上，着实让人无法想象甜蜜的气氛。一种好像被骗了的感觉油然而生，枫果叹了口气，无聊地躺在沙发上，打开了电视。

从新闻联播主持人那僵硬的表情里，标准的日语有节奏地发出来。枫果情不自禁地模仿着说了起来，可没说上两句就跟不上了。心想：“要是用这么僵硬的表情、这么正确的日语向优美表白自己对她的爱慕

之情，那优美非吓跑了不可。”刚才听到南羽那肉麻的声音又在他耳边回响。

不一会儿南羽从房间里出来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说：“小果，今天晚上去不去吃牛排？”

枫果一怔：“牛排？当然想吃，但是我这个月超支了，去不了。”

“我请客，菜帆也来，咱们仨好久都没在一起吃饭了。”

枫果带着一些嘲讽的口吻道：“哎呀，谢谢你的盛情吧！你愿意出钱，我还不愿意当电灯泡呢！”

“别说得那么外道呀，咱哥俩谁跟谁呀！”

枫果有些怀疑地问：“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儿要求我呀？有话直接说！”

南羽这才恢复了他那副哭丧相道：“我想结婚，可菜帆非说还早，不答应。”

“是早哇！那菜帆现在才大学三年级。”

“话虽这么说，但这一两年我们是同床共枕、朝夕相伴。什么做饭、洗衣服，所有家务，凡是人家太太做的，菜帆都在做嘛，这不跟结了婚的夫妻一样吗？”

“那倒是，但是人家菜帆既然说不想结婚，那肯定现在结婚就不合适呗！”

“所以呀，这不请你去说服说服她嘛。”

“我去说服？那菜帆不就跟我结婚了？”

“别贫了行不行？求求你，你就跟我一起说服她跟我结婚吧！我爸抓起来了，我妈和我大姨也联系不上了。我要是不快点儿结婚，日本也要呆不下去了……求求你！菜帆要是不在我身边了，那我可……”说着，南羽用大拇指用力地按着眉头，马上就要哭的架式。

“结婚前，你不是应该先就职呀？”

“我都不知道面了多少次试了，没有一次有结果的。照这样下去，大学院一结束，我就没有在留资格了。可我又不能回国，除了跟菜帆结婚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但是，结了婚你们怎么生活？”

“你怎么跟菜帆问一个问题呢？我有存款，眼下先靠存款维持。”

“那钱，不都是你老爸贪污的赃款吗？不还回去，你爸一辈子都得坐牢哇。”

南羽没了答词，低低地垂下了头。

枫果长长舒了一口气，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拍了拍南羽的肩，说：“啊，对了！你刚才不说要吃牛排吗？那咱们就走吧！”

一听这话，南羽来了精神，刷地仰起了脸。还闪着泪光的眼睛，一下子放了晴。

跟往常一样，穿着肥肥大大的衣服的菜帆已经等在牛排店里了。一见两个人来了，就笑着朝这边挥手。

南羽毫不犹豫地点了最贵的牛排后，就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起结婚的事来。两个人还都是学生，一个还是留学生，就职的事八字也还没一撇，结了婚怎么生活的问题一摆到桌面上，三个人就都皱起了眉头。

枫果因为事前被南羽再三叮嘱，千万不能把他爸被捕的事说漏了，于是又拿出老一套，半开玩笑地说：“南羽有他贪官爸爸在没问题。”

菜帆却一个劲儿地摇头道：“我一直看着我父母养我哥有多辛苦，所以如果靠父母养活，我就不想结婚。不论阿南的爸爸多有钱，跟这事都没关系。”

“哎呀，阿菜，我要结婚，你跟我结婚嘛！”南羽本想撒娇，可因没了精神，声音显得尤为凄凉，中途像失去了弹力的皮筋似的，软塌塌地结束了。

枫果的视线落在菜帆脖子围着的那条白色毛皮围脖上，想起那围脖

还是南羽用他贪官爸爸的钱买的，脸上不禁泛起一丝无奈的苦笑。

上海已然是初冬的寒冷了。空中积着的一层厚厚的淡黑的云，失去了退路，变成冷气笼罩着四周，进而侵入了所有的缝隙，凉森森地直逼到心里。路上的行人个个耸着肩，高高地立起大衣领子，两手插在兜里，弓着背匆匆地赶路。也许是受了这景象的传染，坐在出租车里藤本科长旁边的枫果，脑海里憧憬着手摸在毛皮上时那种软软的柔柔的感觉，嘴里长长地舒出一道白色的哈气。

早晨枫果去成田机场之前，在电视上看了上海的天气预报。意味着晴天的小太阳旁边闪动着的“8℃”看上去温暖而快活，于是才选了这身帅气十足、但不太保暖的衣服穿出来。可在飞机场等出租车的工夫，就已经抵御不住寒冷，连皮带骨头都快被冻透了。

追加订购的毛皮样品，还像前几次一样被铺开在会议室的桌子上。进到温暖的室内没多一会儿，从冻得通红的鼻子里就淌出了一道透明的鼻涕。枫果赶紧掏出手绢儿擦了擦，就忙着跟旁边簇过来的几个人一一握手。跟在俄罗斯的伊里后面的简希卡也过来握住了藤本科长的手。她那双向上一翻一翻的、大大的深绿色的眼睛里放着暧昧的光。枫果慌忙把自己的视线移到毛皮样品上，俯身往毛上轻轻吹了一口气。气到之处宛若秋风吹在银色的芒草上，所向披靡。

枫果偷眼看了看科长的脸色，目光炯炯地赞叹道：“这个，真是不错啊！”

科长也用好不容易才从简希卡那里解放出来的手轻轻地摸了摸毛皮。

枫果又道：“有这么好的毛皮，科长，这下问题可就全解决了！”

科长把手收回到眼前，凝视着手指，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世界上哪儿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呀？”

枫果也看了看自己的手指。科长针一样锐利的目光刚刚滑过的指

间，夹着几根白毛。

“Mr. 藤本。”简希卡用英语过来跟科长搭话。

交谈了两三句后，科长把头稍稍倾向枫果，小声道：“她说质量虽然不如以前，但是价格不能降低。”

枫果有些不安地问：“咱们怎么办？”

科长不动声色地答道：“对方既然来硬的，咱们也不能软了！”说罢科长重新坐直了身子，开始跟简希卡用英语交涉。

耳朵竖得老高也没听出个子丑寅卯的枫果，正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人在碰他放在椅子扶手上的胳膊。往旁边一看，坐在自己左手的中方毛皮加工厂全权代表正满面笑容地看着自己。

那人一边在桌子底下大大地张开右手的五个手指给枫果看，一边极力压低了声音，悄悄地说：“这笔生意要是成了，作为谢礼，可以给你百分之五的回扣。”

“回扣？我……我……贿赂贿赂？”枫果一边拼命地摇着头，一边有些激动地说。

那人红了脸，慌忙在桌子下面按住了枫果的手，似乎想让枫果马上平静下来，一边低声辩解道：“开玩笑，开玩笑，老毛子的事跟我們有什么关系？你千万别当真！别当真啊。”

即使贿赂之风吹得再厉害，也不会吹到一个刚进入日本会社半年的中国籍小职员头上，这一定是开玩笑。想到这里，枫果虽然心里还有些许惊诧，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洽谈会后，照例接着晚餐会。啤酒、白酒、伏特加，在一次接一次的碰杯声和一声高于一声的“干杯”声中，枫果比往常又多喝了很多。等烂醉如泥的枫果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幸亏事先估计到会这样，上午没安排什么工作。枫果一只手托着昏沉沉的脑袋，一只手伸向了电话机。先给科长房间打了一个，没人接。看看时间还早，于

是又拨响了在海南岛度假的老妈的手机。

“小果，最近好吗？”妈妈的声音听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有精神。

“挺好。妈，你怎么样？”

“嗯，我也挺好。跟南羽他妈没联系上，好像她们一直都在受审查。”

“情况比较严峻？”

“贪的不是什么小数目，好像一大半都弄到国外去了。”

“啊，所以呢，南羽他妈一直让他去加拿大移民。”

“现在的官儿，都为了防备万一，先把孩子送出国，过一段时间再把老婆送出去。剩下自己一个人，能捞的钱都捞到手，再搞几个情妇，整天花天酒地为所欲为。即使有一天被抓起来了，钱都送到国外去了，该玩的该享受的，也都玩到了享受到了，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南羽他妈可能也想逃到外国去，就是没来得及。”

“得被关多长时间哪？”

“那咱哪儿知道哇。不光南羽他妈和他大姨，还有石副市长的情妇呢！”

“情妇？”枫果惊讶地叫起来。

“可不是！现在光知道的就有三个，其中一个还给他生了个私生子哪。一听石副市长下台，那情妇马上把五岁的孩子送到石家，自己跑到香港去了。其他两个情妇都被公安局扣下了。”

枫果更惊讶了：“那，那个五岁的孩子现在怎么办了？”

“听说南羽他大姨看着呢，可能都一起被软禁了。”

枫果稍微平静了一些，问：“如果南羽拿着钱回眉谷，会怎么样呢？”

“不知道。南羽的那些钱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他那些情妇，哪个，他好像都没少填钱。听说还把一个三陪小姐硬给提升为高中宣传科的科

长了呢！哎！……”话筒里传来的妈妈的叹息声，像昨天浦东机场上横吹过来的寒风一样打着枫果的脸颊。

电话那边又传来老妈的声音：“还介绍到咱家三个人呢，你爸不好回绝，现在还在咱家上班呢。等我们回去马上都得给她们解雇了。”

枫果回过神来问：“你们什么时候回去呀？去这么长时间，家里那头你们也放得下心？”

“放不下心！啊，也没什么放不下心的。有可靠的人看着呢。你爸和我也都上了年纪了，偶尔也想休息休息。你要是能回来，我们也能早点退下来，早享福！”

“我爸呢？”

“啊，他又到海边去了。我还有点儿要紧事儿，就这样吧！”

电话那边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还没等枫果听清楚，电话就被挂掉了。那声音跟海潮声相去甚远，有些刺耳，到底是什么声音呢？枫果心里升起了一团疑云。

“给你百分之五的回扣”——枫果长长叹了一口气，耳边又响起昨天洽谈会上坐在旁边的中国人说的那句话。仔细回想一下，那人说话时的语气和表情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交易额如果是一千万的话，百分之五就是五十万，如果是一亿的话……突然间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南羽爸的那张脸浮现在枫果的脑海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红润，铁青铁青的，像是被恶魔侵蚀了，心里只觉咯噔一下，正在计算的脑也停动了，枫果使劲儿摇了摇头。

跟俄罗斯方面的交涉持续了三天。结果以双方都作出让步的形式，好不容易才签订了合同。

第四天一大早，在去浦东机场的出租汽车里，科长的脸阴沉沉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的天空，没有表情地说：“我朋友的公司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倒闭了。一家在欧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公司，真不知道

这个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神情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发问。然后闭了嘴，再没说一句话。

金融危机——自打入秋以来经常在电视里听到的名词，枫果也没太留意过。对眼前科长那忧郁的口吻也只是微微倾了倾头没有做声，既而把眼神移到了车窗外，看着模糊不清的景物依次向后退去。被雾霭笼罩着的灰色的摩天楼个个都倾斜着，马上就要倒下来的样子。枫果感到一阵眩晕。终于摆脱了交通堵塞的出租车，像要赶快从那建筑物的阴影里逃出去似的，在狭窄的道路上飞快地行驶着。

东京也是彻骨的冷。像畏惧这寒冷似的，人和整个街市都像蜷缩着，一切都感觉变小了一圈。枫果回到两室一厅，里面没有人。把旅行包顺手扔在走廊里，人直挺挺地倒在了沙发上。脑子里开始考虑该如何告诉南羽他最想知道的他家里的消息。但是，那向来一本正经端着架子、很少能看到笑颜的以前的政治老师、前不久还是副市长的南羽爸，居然有三个情妇，还有一个私生子。听起来像编出来的一样，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不过，这件事对枫果的震惊，和两年前刚进研究生还没几天就搞上了对象的南羽，带着菜帆第一次上门时给他的震惊程度也差不了多少。枫果一直弄不明白，那南羽究竟有什么魅力会讨女孩子喜欢。也许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同样的遗传因子决定了他们受女人的青睐？百思不得其解的枫果霍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回到自己房间里，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镜子，凝神对着镜子看了好久。不仅看了脸，连脖子都看了。跟着全身的形象都立体地浮现在大脑里。高高的个儿、修长的胳膊、修长的腿、清晰的轮廓没有一点儿赘肉的脸。无可挑剔的帅哥儿。真应该向优美把自己的心意和盘托出。脑海里优美的身影出现在自己的旁边，两个人站在一起相依相靠，那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也许是因为胸膛里又

充满了梦想和渴望，肚子也跟着咕咕地大叫起来。

走进厨房，打开自己的黑冰箱，一股牛奶变了质的酸臭味扑鼻而来。吃剩下的面包，也顺着边缘生出了斑斑的黑点。枫果把冰箱里的残羹剩饭一股脑儿都扔进垃圾桶，便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南羽的红冰箱。大概是菜帆来过了，冰箱里塞得满满的，除了还没开封的夹馅儿面包，还有满满一大盘子蛋炒饭、腌萝卜、大酱、布丁、大头菜、葱、苹果等等等等。

“老子在监狱里吃猪食，这小子过得倒是蛮滋润的。”枫果嘴里一边叨咕，一边拿出蛋炒饭的盘子，拨出一点儿放在小盘子里，把大盘子里的炒饭均匀了一下，自认为乍看上去发觉不出少了，才又把它放回冰箱里。用舌头把粘在筷子上的一颗饭粒儿舔下来，在牙间嚼了嚼，冷冷的硬硬的。把分出的那一小盘炒饭放在微波炉里热了热，油炒葱花、鸡蛋的香味儿和大米饭固有的饭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悠悠地飘过来，诱人食欲、令人垂涎，肚子叫得更厉害了。枫果又从腌萝卜的盘子里拿出两片，一边嚼萝卜，一边把热腾腾的炒饭填进嘴里。转眼工夫那一小盘炒饭和腌萝卜就一干二净了。可肚子还在叫，像雷在肠子里打转儿似的。

枫果索性把剩下的炒饭都放进了微波炉，热炒饭的工夫，他又把剩下的腌萝卜拿了出来，一片接一片地放进嘴里嚼着。平时根本没把这腌萝卜当过一盘菜，连用筷子碰都不愿意碰一下，这会儿像做贼似的偷吃起来，倒觉得出乎意料的好吃。红冰箱的门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地折腾了一阵，炒饭的大盘子空了，腌萝卜也全都进到肚子里的时候，终于有了饱的感觉。他冲好一杯咖啡回到沙发上，打开电视，屏幕上是一工薪族往来甚多的新桥寒冷萧条的景象，广播员正在播送关于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的新闻。

晚上，南羽一只手提着一个大大的购物袋，一只手拉着菜帆的手，

从外边儿回来了，好像刚吃完晚饭的样子。两个人进了屋径直朝枫果走过来。虽然他们身上都裹着一层寒气，但脸上却是兴高采烈的。

“小果，我们俩订婚了。今天去见了菜帆的父母。”说着南羽看了看菜帆的脸，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哈！你说什么？”

这过于突然的进展，惊得枫果那半张开的嘴里竟然没发出半句祝贺的话。

“我们订婚了，明年元旦就结婚。”

“职还没就上呢，就……”

“小果去上海的那天，我接到了一封内定通知。是一家小证券公司发来的。说是买卖中国股票的客人逐渐增多……”

“哼，还真没想到！”

枫果脸上那有些半信半疑，还有些不可思议的表情好久都没有散去。

“明年我也就职，两个人挣钱，生活就应该没有问题，我爸爸妈妈也都为我们高兴。”

“祝……祝贺你们！那，我也该收拾收拾搬出去了。”

“小果桑，不急，我们元旦才办结婚手续呢。在那之前，还要去中国见阿南的父亲母亲。”

又是一句令人震惊的话。枫果眼前立刻浮现出隔着牢房铁栅栏向外看的南羽爸的脸。枫果一脸惊诧一脸怀疑地问：“去见……南羽的……父亲母亲？”然后把目光转向了南羽。南羽正在那儿一个劲儿地挤眉弄眼的，朝这边使眼色。

菜帆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当然了！我们要结婚了嘛，是吧？阿南。”

南羽慌忙点头道：“那那那是当然！”



看样子暂时还不能把他妈被审查，他大姨给出逃情妇看孩子的事告诉他。想到这儿枫果把脸扭向电视，决定帮南羽保守秘密。

“你出差，怎么样？”也许是想赶紧换个话题，南羽把购物袋放在地板上，拉着菜帆坐到了枫果的旁边。枫果的眼睛依然看着电视，道：“啊，挺冷的，上海。”

像怕这话题落了地似的，南羽急忙接过来说：“东京也一样，是不？阿菜？”

菜帆好像不以为然，反问道：“冷吗？”

南羽马上辩解：“啊，我们要结婚，所以很很热乎。但，外外面，是是，很冷的。”舌头好像有点儿不太听使唤，本来就臭的日语更说不利索了。

枫果把目光拉回来，看着两个人，表情还是淡淡的，说：“工作实在太忙，顾不上给你们买礼物。”

菜帆羡慕地望着枫果道：“小果桑，我觉得你就职以后特别帅！”

这话像突然点亮了枫果的心，人也一下子活了起来，说：“哪里哪里。还说呢，在上海有人要给我‘外益禄’，差一点儿让人给贿赂了。哎呀，上了社会真是危险！”边说边自豪地挺直了脊梁骨。

菜帆依然微笑着，眼里带上了几分好奇地问：“你收下了吗？”

在一旁插不上话的南羽，急得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用中国话问枫果：“‘外益禄’是什么呀？”

那样子看上去实在荒唐，枫果差一点儿没喷出来，但依然强忍着笑用日语解释说：“就是贪污行贿。嗯，总之就是拿人家的钱，然后在工作上给人家开方便之门。”

南羽越听越糊涂，又问：“工作上的什么？”

枫果有些不耐烦了，说：“贪污的意思，跟你爸一样。”一半日语一半汉语地道破了意思。

一听这话，南羽终于全明白了，瞬间像受到了攻击的乌龟，把脖子连同脑袋一起缩了回去，眼里又露出平日那种像受了欺负的孩子一样的委屈。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的冬天感觉比往年更寒冷。早上在电视里看了“各大公司派遣预定、录用内定接连不断被取消”的消息后，枫果连去上班的脚步都觉到异常沉重，缩着肩向车站走去。也许是心理作用，最近公司里的气氛也是莫名其妙的阴沉，简直让人感到窒息。优美也冷冰冰的，无论是打招呼，还是谈工作，脸上都没有一点儿笑容。不光对枫果，对别人也一样，让人越来越无法靠近，总有一种要离你远远的感觉。藤本科长从上海回来没几天就被调到了欧洲科，听说下个月就要到葡萄牙的里斯本去赴任了。跟新来的科长枫果也只不过打过几次招呼而已。也许是被这沉重的空气压迫的，枫果开始觉得，用自己那曾被标榜为精神饱满有工作热情的大嗓门说话，已经太不合时宜了，于是变得不声不响。

“早上好！”枫果拉开办公室的门，只不过比平时稍微早到了几分钟，看到的景象居然截然不同。办公室里一片肃静，上司们都还没到，只有优美一个人秀手托香腮，在那儿想心事。

一股像是喜悦的东西涌上枫果心头，眼角不由得也顺了下来，柔声道：“优美桑，只有你一个人吗？”

优美只轻轻地挑了一下眼皮，依然没有一丝笑容，静静地道：“嗯，都去开会了，说公司决定不上市了。”

枫果不知所云，忙问：“不上市？是股票市场吗？”

优美淡淡地答：“是啊。”把托香腮的手换了一只，脸扭了过去，懒得看枫果的样子。

枫果刹那间现出一脸惊惶，瞪大的眼睛里是一个接一个的叹号，一

个接一个的问号，喃喃地道：“那也太……如果不上市了，我们买的原始股怎么办？”

“不知道。反正我没买。”声音从背着身的优美传过来，听上去像是隔了一座山，远远的飘飘的。

枫果的眼睛也变得茫然的，仿佛一头的雾水：“怎么会这样？这是为什么？是受了雷曼风暴冲击了？”

优美把身子转向旁边桌子，冷冷地道：“那儿有报纸，你自己看吧！‘剽窃名牌商品款式设计’，是你负责的那个项目吧？”

枫果像被烫到了似的，本能地摇着头，又像在拼命地甩落粘在头上的蜘蛛网，一脸焦急地道：“不会的。我不知道。款式设计？我从来都没设计过呀！”

“哼——”优美用鼻子长长地哼了一声，把头又转了过来。两道利剑般寒冷的目光像要在枫果脸上挖去一块肉一样瞥过，整个办公室又进入了漫长而厚重的沉默。

枫果抓起摊开在旁边桌子上的报纸，眼睛忙乱地追逐着文字。公司名的后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复制欧洲名牌皮货，赚钱不择手段”。枫果目瞪口呆，拿着报纸不知如何是好，只觉得从头顶上开始发冷发僵。心里一遍一遍地重复：“与我无关。为什么会这样？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谁的责任？回扣，我没收。与我无关。但是一定会追究责任，怎么办？”刚才优美那剑一般的目光好像直直地叉进了枫果的胸膛，一直刺到他正在颤抖的胆囊，难以忍受的刺痛霎时间充满了整个胸膛。

“不知道”大概是搪塞不过去了——枫果失魂落魄地瘫倒在椅子。大声斥责着像警察一样拿着手铐的上司仿佛正一步步向自己逼近，耳边响起像心跳一样紧张、令人感到恐怖的音乐声。猛然间南羽爸那张像下了霜似的铁青的脸又出现在眼前，既而又像幽灵一样化作薄雾散去

了。

浑身颤抖的枫果，手里拿着那份登着那条可怕的消息的报纸，逃出了公司，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一想到在这权力、金钱都不好使的日本要是被警察逮捕了……顿觉浑身冰冷，紧跟着就出了一身像疹子一样的东西，使他痛痒难忍。

枫果在自己的房间里苦熬了两天，在这期间优美曾打电话来询问缺勤的原因。但是，那声音刚传到耳朵里，枫果就感觉像被那利剑似的目光注视着，顿觉脊梁骨飕飕地冒凉风，那一身的疹子也跟着痛痒起来。只好借口说得了流感发高烧起不来床，就把电话撂了。心中合计：“要是去上班，那一定会受审查。去欧洲出差的藤本科长，如今想必不会为证实一个部下的清白，特地从欧洲跑回来。肯定得受新科长的逼问和责难。还有自己心里一直爱慕着的优美，要是再被她那苛刻的目光看上一眼，那我这辈子可就没法活了。”坐立不安、疑心生暗鬼的枫果踌躇了好一会儿，还是拨响了老妈的手机。

“小果呀，最近还好吧？”好像知道自己的心情似的，老妈的声音也格外地阴沉忧郁。“妈！”随着这一声出口，一股热热的东西立刻充满了枫果的眼眶。

“小果，你回来吧！”老妈的声音听上去也悲戚戚的。

“嗯，我也这么想呢，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小果呀，妈一直瞒着你，你爸，脑梗塞病倒了。”电话的那一边，刚传来了一点儿惊喜，跟着又是一道霹雳。

枫果心里咯噔一下，惊叫道：“啊？什么时候的事？”

“我们到海南岛的第三天，马上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现在怎么样了？”

“虽然出院了，但是右半边身子都不好使。这不上周我们才从海南

岛回到家。”

“没有危险了吧？”

“危险是没有了，但是还得坚持治疗。”老妈的声音又哽咽了。

“治疗是不是很痛苦？”

“那倒没有。但是，咱家学校那头，前几年雇了一个姓甲的，学校一直都让他管，现在他提出来要辞职，说要另立门户单干……”老妈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再雇别人呗。那有什么可伤心的？”枫果有些不解地问。

“他要是不干了，咱家就得关门。那些复习题、考试题什么的，妈一窍不通。你爸不光半身不遂，话也说不出来了……学校要是关了门，一个瘫在床上的病老头子，和一个侍候病人的老婆子，可靠什么活呀？”

枫果愤愤地说：“这不是乘人之危吗？太缺德了！就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这要在以前，石副市长在台上的时候说不定还能有点儿办法，如今……这不昨天警方说我们有行贿嫌疑，来人在咱家审了我一天。哎！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岂有此理！咱家给过南羽他爸钱吗？”

“能没给过吗？咱家学校在人家管辖范围内。”

“那，妈和爸也得被关起来吗？”

“那倒不能。我跟他们说你现在住的房子的房租是石家给垫的，我给石家钱是替你还房租，他们相信了，所以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战战兢兢的枫果听老妈这么一说一颗心才算落了地。

“小果，你快回来吧！跟妈一起守住咱家的学校。虽然你爸说你数学太差，啥用不顶，但你在日本拿到了硕士学位，你能帮上妈，是不？”

“当然了。一定能帮上。我虽然数学不行，但绝不能让姓甲这小子得逞！”

“妈听你这句话，就吃了定心丸了。”

“你不用担心，有我呢。就凭在号称世界第一严格的日本公司做过事的我，不管他甲还是乙，非狠狠地整治整治他们不可！”

刚才还陷入了窘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枫果，现在仿佛一下子变成了解救父母于水火的大力神了。以一个强有力的儿子的口气，借着安慰老妈的机会，充分显示一下自己的伟大。说着说着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重整高考预备学校，从今以后做一个新时代的大实业家的梦想，在枫果的脑海里逐渐壮大起来。他挺起的胸膛里，马上回到家与甲一决雌雄的斗志正在熊熊燃烧。

“为了挽救家业于危难之际——患脑梗塞瘫痪在床的总经理的独生儿子，毅然决然地辞去了日本大企业的职位，告别了优雅舒适的海外生活，回到家乡……”枫果脑子里兴奋地酝酿着“新总经理介绍辞”，忽然感到有些口渴，挺身从床上站起来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南羽和菜帆都不在家。因为好几天都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了，自己那早已空空如也的黑冰箱，枫果看都没看一眼，直奔红冰箱而去。打开冰箱门，一股带着咖喱味儿的冷气扑面而来。本来是想找点儿喝的东西，可这味道一下就把喉咙里的干渴荡得一干二净，与此同时肚子咕地叫了起来。取出盛着咖喱的小锅，一边开火热咖喱，一边在厨房里找能跟咖喱一起吃的东西。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盒防灾备用米饭和一块面包。心中告慰辘辘的饥肠：“可算找到吃的了！”

把面包放在刚热完的饭上，把咖喱浇在面包上，远远看去，蛮有点儿“炸猪排咖喱盖饭”的感觉。盘子边上再放一勺辣酱，“特制辣味面包咖喱盖饭”就做好了。枫果左手拿勺子右手拿筷子，开始向这“与众不同的咖喱”发起进攻，甩开腮帮子，疾风卷残云，转眼工夫就吃得一

干二净。

好久都没这么痛快地吃过了，枫果心满意足地倒在沙发上，打开电视，休息了一会儿，脑子里不禁又想起了处在危急关头的家。现在不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枫果霍地站起身，回到自己房间，打开电脑开始查回国的机票。

办完了所有的手续，枫果长长地舒了口气，在苍白的气雾中，好像有一个声音在问：“就这么回去了吗？”顿时那愉快的心情就笼罩了一层充满着留恋的忧郁。公司那头儿曾几次来通知催促：如果休长假的话要提交申请。枫果也考虑过应该去公司办理一下退职手续，可一想到要去公司，脑子里就浮现出优美那剑一样锐利的目光。越想越打怵，越想脚越发沉，渐渐地连“公司”这两个字都不愿意再想起了。但换个方向，逆向想来：“进公司还不到八个月，即使办了退职手续，也拿不到几个退职金，万一公司伸手来要赔偿金，那损失可就大了。还不如就用买原始股的钱抵了，不仅可以避免许多麻烦，也不用觉得对不起公司。而且那买原始股的钱四比六，是南羽出的大头儿。嗯，行，就这么地吧。过几天跟南羽说公司不能上市了，原始股都打了水漂了，想那傻小子也不会追究。即使追究起来，还有话等着他：‘投资都是要冒风险的嘛。’嗯，行，就这么地了。”

“嗯，行，就这么地了。”这句话像咒语一样，在嘴里念了几遍，



心情便渐渐地好了起来。“嗯，行，就这么地了；嗯，行，就这么地了……”又在嘴里过了两遍，竟生出了欢快的节奏，身体的关节也跟着动了起来。枫果一边把摊在地上的书和衣服往大纸箱里装，一边放声高唱自己的即兴之作《就这么地了》。

用了两天时间，整理东西也算告了一段落——要扔的书、衣服和要带回国的书、衣服已然一左一右分在了两侧。枫果倒身躺在沙发上打了个哈欠，然后手脚一起使劲儿长长地伸了个懒腰，无意中头往左面一偏，那一刹那他呆住了。从自己房间敞开的门里，床单滑落下来露出的床，闯入了他的视野。“噢，天哪！”的叹息声，从他的嘴里带着不如意的表情溜了出来。枫果想把视线移开，一扭脸，厨房里的黑冰箱以比往常大了一圈的存在感挡在他眼前。“噢！还有，冰箱。”

真麻烦！事到如今，只好把这些都推给南羽了。“嗯，行，就这么地了！”这几年南羽无论遇上什么事都来缠着自己要主意，没少添麻烦。对了，还有，以前他不敢睡榻榻米，哭咧咧地非要睡床，把床给他，也算帮了他，他一定会高兴。冰箱就作为床的陪送品了。想到这儿，枫果赶紧扯开他那值得骄傲的洪亮的大嗓门儿叫了一声：“南羽，我的床给你了！”

菜帆一大早就去大学了，又睡了一个回笼觉的南羽，到了这太阳高照的大晌午，才晃晃悠悠地从房间里出来。他连看床一眼的意思似乎都没有，打着哈欠，懒洋洋地回道：“我才不要呢。我们要结婚了，买双人床。”

“两张单人床往一块儿一拼，不就成了双人床了？”

“我和菜帆是新婚，睡人家用得不爱用的旧床多晦气呀！”

“晦气？你说话也不看看对方是谁。你上大学、就职还不全是托我的福，没有我的洪福你小子能有今天？这一点你必须得认识上去！”枫果的声音里带着老大的不高兴。

“哈哟哈哟，感谢感谢。但是床，我不要。”

“哼！不要拉倒。我自己卖了换钱！”

南羽眼睛一亮，道：“欸？能换钱哪？求求你把我那床和冰箱也卖了，卖的钱全归你。这回我要把家具全换上新的。”

枫果白了他一眼，道：“哼！你白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伺候你。”说罢，便气呼呼地拿上两大袋垃圾出去了。边走，嘴里边愤愤地叨咕着：“老子都让人家给抓起来了，他还在这儿一口一个结婚的臭美呢！纯粹是个混蛋！”走了一段，看左右无人，便把垃圾袋朝十步开外的垃圾站甩了过去。没想到大垃圾袋没到达预定地点，中途就落了地，从被摔破的大口子跑出一只脏兮兮的运动鞋。

“哎！”枫果长长地叹了口气，绷得紧紧的脸也无奈地舒缓下来。走到近前蹲下身，把垃圾从大口子里塞回去，这才小心翼翼地把两个垃圾袋跟别的垃圾袋并排放在了一起。心里合计：“凡是能送垃圾站的都送垃圾站，不能送垃圾站的，实在不行就那么放屋里，一走了之。南羽虽然天天嚷嚷着结婚，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搬家的打算。”

扔垃圾回来的路上，枫果顺便去看了一眼信箱，里面有一封封面写着自己名字的信。虽然信封上没写发信人的姓名地址，但一看信封和邮票，就知道这信是从中国来的。拆开封，里面又出来一个紧紧封着口的小信封，信封的正中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请转交石南羽”。

又被坏人利用了——枫果心里已经平息了的愤怒，又腾地一下涌了上来。正想撕了扔掉的时候，忽然想起正愁没有办法处理的床和冰箱，于是停住了手。心中暗喜：“多么好的交换条件哪。”手里紧紧地攥着这封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信，三步并作两步地回到家。

一进屋就放开嗓门喊了一声：“南羽。”

南羽正坐在沙发里一边吃菜帆早上给他做的饭团，一边看着电视小品傻笑呢。

枫果脸上现出一副非常肯定的神情，说：“南羽，床和冰箱的处理工作，是非你莫属了！”

南羽收住笑，翻了翻眼睛，说：“我才不干呢！我哪是干那种活儿的人哪？”

枫果道：“后天我就要走了。不能光在这儿收拾东西，还得给江东父老们买点儿礼物不是？所以这个活儿就交给你了。”

南羽忙道：“那我还是帮你买礼物吧！我喜欢买东西。啊，对了，我大姨说想要泉萍子用的化妆品。”

枫果有些惊诧，问：“跟你大姨联系上了吗？”

南羽道：“没有。去年，啊，不对，是前年她跟我说的。”

枫果道：“天天受监视，连家门都出不去，还有心思用什么化妆品？”

南羽白了枫果一眼说：“你管有没有心思呢，这是我的一份孝心。”

枫果蔑视地一笑，道：“都忘了两年了，还一份孝心呢？亏你也说得出口。那化妆品怕是也早废版不生产了吧？行了行了，只要你答应我，有你的好处。”

南羽瞪了枫果一眼，道：“帮你扔垃圾？你还是另请高明吧！”眼睛又转回到电视上。

枫果拿出信，慢慢地说：“这个，里面想是一定装着你贪官爸爸的指示，我是不是应该回国交给警察叔叔呢？”一边装模作样地威胁着，一边把那信封在南羽的眼前晃了一下。

南羽像狮子发现了猎物一样，眼睛刷地盯在了信上，叫道：“我的？给我看看，赶快给我！”随后一个劲儿从沙发上跳起来，向枫果拿着信的手扑去。

枫果把信举得高高的，脸上现出得意的笑，问：“想看吗？那我的

床和冰箱……”

南羽苦着脸，道：“我给你扔。大哥，有什么要我做的尽管吩咐！”

枫果怀疑地问：“一定的？”

随着枫果挥动的手上蹿下跳的南羽，一会儿工夫就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呵哧气喘地保证说：“一定、一定，不干，我我是，小狗！”

枫果把信交给南羽，自己装着看电视的样子，用眼角瞄着读信的南羽。

南羽背对着枫果打开信，没读几个字，后背就开始颤抖，跟着就听到了抽抽搭搭的哭泣声。

枫果隔着南羽的肩膀，边伸长脖子去看那信的内容，边问：“是不是经不住拷问了，让你带着钱赶紧回去呀？”

“不，不是！”南羽回过头，气呼呼地把信递到了枫果的眼前。

信只有潦草的两行字：“南南，千万不要回来，把钱管理好。你是咱家唯一的希望。妈妈”可想而知是在多么艰难紧急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枫果看罢噗哧一声笑了出来：“你妈也太天真了！让你管理钱，那还不是把小羊羔交给了大灰狼？哈哈哈哈！”

“你！看……看着人家倒霉，你……你还放声大笑，我……我……我绝不原谅你！”被枫果的笑声激怒了的南羽一把夺回信，抽泣着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石家唯一的希望？！哈啊！”看着南羽的背影，枫果不由得感叹起来。

电视上娱乐节目里，逗哏正迎合着捧哏打他的动作四脚朝天地翻倒在台上，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枫果嘴角泛起一丝苦笑，心里颇有所感地叹道：“石家的金字塔已经开始倾倒啦！”又想到，明后天自己就要回国接任郑家第二代总经理，于是关掉了电视。从沙发上站起身的那一瞬，枫果感到肩头沉甸甸的，那总经理的重担似乎已经负在了肩上。他试着晃动了一下肩膀，告诫自己：“这回轮到你支撑父母的班了……”那声音还没落，他蓦然发觉，郑家的那座金字塔，已然是尖冲下底朝天，完全翻倒过来了。



Novella.2

-

光影斑驳

儿子马上就要三岁了。虽然这几年的梅雨季节几乎都是滴雨不降的，但今年却是令人感动的湿润。那感伤的、酸里带着一丝丝甜的小雨，绵绵地下了整整一个月。梅雨时节一过，像被雨水浸润过的心情异常清鲜，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晶莹和饱满，好像即将绽开的蓓蕾一样美丽。

“改变现在的生活，让一切都焕然一新”——这个念头莫名其妙地在我混沌的脑海里刷地一下浮起来，之后不管我多努力地把它按下去，它还是一遍又一遍地浮起来。无奈我只好承认我是应该、是有必要让一切都焕然一新了。

首先我改变了身份，从全职太太变成了兼职太太。通过朋友的介绍，我在坐国铁从东京都到千叶县的第一个大站附近的一家小公司里，得到了一份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的事务员工作。下了班要以最快速度坐上电车，然后再换公交车，必须赶在六点之前到保育园去接儿子。从来没有工作过的我，上班还不到一个月，就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

通勤虽然很累，但工作条件、待遇各方面还都是蛮合我意的。一个小时的工资就有一千日元，而且没有像在附近超市里打工的太太们那样，把商品从仓库里搬运出来一个一个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货架上，之后还要赶紧跑去收款台收款的忙碌。我只要坐在那里，一边喝茶一边等电话就可以了。必须要动弹动弹身体的，只有给跑外回来的同事倒杯茶之类而已。因为事务室本身就很很小，出入的人也有限，所以没有大公司事务员之间特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这里是非常简明的。

经过一番综合性的分析，我觉得我还是不能辞去如此舒适的工作。但是闲着的时候，也不免要跟丈夫唠唠叨叨通勤有多辛苦呀、保育园太远呀、以我们现在付的房租如果是在千叶的话会租到更好的房子呀什么的。这唠叨单纯是因为嘴上寂寞，别无他意。

日子久了，这些唠叨话便成了口头禅。只要一看到丈夫那张脸，就

会自然而然地从我嘴里溜出来。好像丈夫的脸是释放这些话的开关，两者已经成了不可拆散的一套了。

丈夫虽然沉默寡言，但心里好像还是有我这个妻子的。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正心无所思悠悠然品着茶的时候，丈夫突然像在自言自语似的说：“要不咱们搬到你上班方便的地方去吧！”多么感人肺腑的一句话！我激动得差一点跳起来。趁热打铁，事不宜迟，得马上着手开始找房子。

首先要决定在哪儿找。如果选我上班方便的地方，那离丈夫工作的神奈川就太远了。刚开始为了公平起见，我曾一度考虑中间地点。但是如果选中间地点的话，那跟现在住的地方又差不到哪儿去。苦恼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决定选离我上班近的地方。丈夫通勤虽然不方便，但他不用接送孩子，通勤时间长一点，大不了也就是晚回来一会儿而已，也不会耽误工作。而且，以前曾听他说过，他坐电车的时候一般都睡觉。那么坐电车时间越长，他一定会睡得越踏实。

虽然我自觉是个很优秀的妻子，已经为丈夫想得很周到了，但是还是要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免得以后有什么想法。于是故意问：“房子在千叶找也可以吗？”

“嗯，只要你愿意，哪儿都行。”

不出所料，从善良的丈夫的嘴里出来的，正是我最想听到的回答。我那颗微微悬着的心，也总算踏踏实实地落了地。这下子终于可以毫无顾虑地选择对我来说最方便的地方了。怎么选？那当然要从离我上班最近的房地产公司下手啦。

利用短暂的午休时间，我挨着各家房地产公司跑了一遍，终于决定租下一栋离我们公司两公里的小二楼。它位于大宅院最里边，是独立陈旧的三室一厅。

这小二楼外观虽然很旧，但内装却是全新的。刚刚换过的榻榻米，



散发着让人幻觉是在森林里一般的清香。为什么决定租这幢小二楼？现在想起来，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也曾三番五次地试着在脑子里寻找理由，归根还是那句：“也许是我心灵深处藏着的、那个强烈的‘焕然一新’的愿望，被那股森林般的清香给诱动了吧。”

从小二楼走路五分钟，就有一所市营的保育园。送完了儿子，只要再骑八分钟的自行车，就能到公司。这么好的地点，再加上出出进进一切人等都必须经过房东门前，安全上也有保障。即使丈夫回来得晚，像我这样带小孩的年轻媳妇也不用提心吊胆。

天气好的时候，房东家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总在院子里和一大群小猫晒太阳。而且，跟我那栋小二楼背靠着背，还有一栋一模一样的、三室一厅的小二楼。听说里面住着一个孩子很多的大家庭。我心中暗喜：儿子不愁找不到小朋友玩儿了。

不管从哪个方面说，这小二楼对我们家来说，都是无可挑剔的最佳选择。听着我的介绍，寡言的丈夫眯着眼睛，连连点头。那表情好

像是在说：“能看到你这么高兴的样子，我就是上班再远，也心甘情愿。”——我是这样理解的。

结婚前，我曾一度沉醉于武士道漫画。主人公的那种寡高，让我感到了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使我倾倒，令我向往。所以选择了丈夫——这种缄默的男人。可一旦结了婚，走进了家庭，成了专职太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每天丈夫早早出去工作，一去就是十一二个小时，有时甚至十四五个小时。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完全没有说话的必要，只能看着无聊的电视一分钟、一刻钟地熬。

夕阳西下，苍白的、孤独寂寞的白昼终于过去了。接近丈夫要回家的时间，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开始咚咚咚地跳个不停。眼睛虽然盯在电视上，但电视里在演什么，我的大脑却没有一点儿感知。只是本能地竖起耳朵，全部神经都集中到房门那里，一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便刷地站起身，跑到门口，一把按住丈夫在黑暗中摸索电灯开关的手，一头扑到他怀里。

可丈夫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只是默默地，用放弃了找开关的手，在我背上轻轻地拍两三下，然后把我从怀里推开，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镇好的罐啤，哧的一声拉开拉盖，喝上一口，发出一声枯木逢甘露般的叹息“哈……”，这才慢慢地把脸转向我，话也只有短短的一句：“饭呢？”

日子就在这种反复中流逝。一天，我心里突然莫名地生出一个问号——丈夫一天到底能说上几句话？我迫不及待地扳着手指数了起来：早上离开家时说一句“我走了！”晚上回来以后说一句“饭呢？”然后用一句“累了，睡觉”结束一天，都加在一起，一共是三句。

我呢？我一天说几句话？好奇心驱使我继续数。

每天早上把固定模式的早餐——牛奶、烤面包、煎鸡蛋、时令沙拉

整整齐齐地摆到桌子上之后，跑进卧室，贴近还在熟睡的丈夫的耳朵，把温温的呼吸和轻轻的甜甜的声音一同送过去：“内，到点了，快起床吧！”

丈夫咯吱咯吱地咬着牙翻几个身，然后霍地坐起来，盯一眼枕边的闹钟，才缓缓地梦游般地下床。

丈夫出了卫生间，洗了脸，刮完胡子，固定好发型，折腾了好一会儿才坐到餐桌前的椅子上。他先把牛奶一饮而尽，接着用筷子把煎鸡蛋夹碎放进嘴里。我一边往丈夫的杯子里添牛奶，一边做出少女般可爱的表情，缠着他问煎鸡蛋的味道：“内，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呀？好吃吧？”丈夫点点头，用鼻子代替了正全神贯注咀嚼的嘴“嗯，嗯”地应两声。

“内，把煎鸡蛋放在烤面包上，上面再放点儿沙拉，然后把面包折过来，就变成三明治了，一定非常好吃！”我一边比划着，一边向他大力推荐自己独创的三明治。

丈夫却好像没听见似的，把脸转向电视，左手握着遥控器挨着台扫一遍。我喜欢看的由三四个中年先生女士参加的激烈的时事讨论节目，也被无情地换成了NHK的电视剧。

“内，人家正看呢，别乱换！”当然我说话时，是故意撅起嘴巴，做出有些不满的表情，再配上半撒娇半任性的声音的。而且坚决贯彻“声到为止的方针”，绝对不伸手夺过遥控器，拨回到我想看的那个台。夫妻嘛，尤其是新婚夫妻，像这种看上去毫无意义的争执是非常需要的。要是能得到丈夫演员般的配合，就会顺势发展到罗曼蒂克……可惜在我们家，老公过于寡言，我总是只能演独角戏了。

看到丈夫在门口穿上了鞋，抓住他还没有消失在门的那一侧的瞬间，我迅速地用两只手圈住他的胳膊，把下颏上倾四十五度，柔声细气地央求他：“早点儿回来！内，等等，亲亲我！”丈夫只把头微微回

过来一点儿，他的唇在与我的脸似碰到又似没碰到的微妙的地方，夸张地“叭”地咂一下嘴，做一个好像确确实实亲了的动作。他每天都这样“蒙混过关”。

就是蒙混，嘴唇那“叭”的一声也太过时、太土气了。有一次，闲来无聊跟朋友说起这事时，被朋友好个笑话。幸亏结婚不久就怀了孕，儿子一生下，这每天早上好像在强逼硬迫之下，不得不蒙混作势的吻，也终于可以不吻了。丈夫心里想必是安逸的。

黑暗的门里，我把脸埋在半夜才回到家的丈夫怀里，像说梦话一般地责备他：“我好寂寞，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回来呢？”这是从早上说完了那五句话之后，经过了长长的空白，再次开口时说出的第六句。一天马上就要结束了，纵使有千言万语，时间也已经所剩无几。

“今天从早上就开始下雨，连买东西都没去。冰箱里只剩下一根牛鞭、一点儿肉馅，还有一点儿土豆，所以我用牛鞭做了个沙拉，肉馅儿和鸡蛋和在一起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蛋包饭；土豆做了一个酱汤。虽然酱汤里只有土豆，不过，还挺好吃的吧？是不？好吃吧？”

一个人度过的漫长的时间，好像在肚子里变了质，重重地压在心上，要是不把它都从嘴里吐出去，我就会恶心得受不了了。

丈夫还是跟往常一样，默默的，没有一句话，但脸上绝没有一丝的不耐烦或漠不关心的表情。始终都浮着微笑，听着我的话，香香地吃着我做的菜。

看到丈夫这副表情，我胸膛里那冷冷的、硬硬的寂寞就会渐渐融化开来，一种说不出的舒畅便充沛了全身。

一到了这里，一天说了几句话我就数不清了。

搬家的事没费半点儿波折就定下来了。已经看过房的我，周末强拉着丈夫又去看了一次。因为还没有拿到钥匙，所以只能从外边儿看。



缄默的丈夫，还是跟往常一样，只是频频点头，连他怀里抱着的儿子也跟着他同一频率地点头。这意味着我们一家三口都很愿意租住这幢房子——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也让为了说服丈夫而准备了很多话的我安下了心。话虽没说多少，嗓子却有些干渴，我便不再做声，跟在丈夫身后出了院子，朝单行道另一侧立着的几台自动贩卖机走去。

“啊……哇……”突然背后传来一阵孩子的吵嚷声。刚要回头看，就感觉身体右边一阵疾风吹过，那声音已经到了眼前了。

是几个不到我胳膊肘儿高的男孩子。清一色的半光头，只有头顶“那块高地上”留了一撮儿两厘米左右长的头发，像鸡冠子似的，时而被风吹得动一动。男孩子们跑到我们前头两米多远的地方，减慢了速度开始掉头。

他们连成一行纵队，后面一个都紧紧地拉着前面一个的后衣襟，嘴里喷着唾沫星儿，大声地学着火车叫：“咻咻、宝宝、咻咻、宝宝。”由于穿着打扮几乎都一样，所以每个后面的孩子都像是前面一个的缩小复印版，“复印版”越往后越小。

我和丈夫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丈夫怀里的儿子，先是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不一会儿，就拍打着小脚闹着要下地。“咻咻、宝宝、咻咻、宝宝”男孩子们连成的小火车也许是把我們当成了车站的大柱子，慢慢地绕了两圈，又“开走了”。

这队男孩子我数了两遍，没错儿，是六个——像从大到小排成了一列的俄罗斯玛德留西卡套娃一样。如果用线把一个个小脑袋连接起来的话，一定会看到一条下倾三十度的斜线。

只有队伍最后的“小六”，也许是因为跑得慢，抓不牢前面孩子的衣襟，一直“脱轨”。两只小胳膊向前够着，脚下磕磕绊绊、踉踉跄跄地追，伴着那带着哭音儿的“啊嗯……啊嗯……啊嗯……”的诉说。因

为这“脱轨”的原因，漂亮的斜线一端看上去像个似断而又未断的尾巴拖在后面。

儿子挣扎着从丈夫的胳膊里滑下来，但却没有加入到“小火车”里去的勇气，只是咬着手指站在那里，羡慕地望着已经跑过去了的男孩子们的背影。

像儿子这样没有兄弟姐妹的独生子，有父母在世的时候还好，父母要是过了世，那可真是天涯孤独，无依无靠了。

我跟儿子差三十岁，丈夫跟儿子差的就更大，三十七岁。只盼着儿子长大成人，能顺利地结婚生子。可最近听电视里说：到了儿子这一代，大概有近百分之三十的男女将终身独身。如果儿子也选择了独身这条路的话，我们俩走了之后，最少三十年的岁月他要一个人度过。

即便是继承了他那沉默寡言的爸爸的遗传因子，每天对妻子只有礼节性的三句话，可这三句话又该向谁说呢？也许只能都嚼碎了，跟人生的苦楚一起压在喉咙深处了。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不敢抬眼去看儿子那幼小的身影。

等我回头再看时，“小火车”的尾巴已经接上了。玛德留西卡套娃的小六扯着前面孩子的衣襟，嘴里喊着的依然是和哥哥们的“咻咻、宝宝”完全不同的、他独创的“啊嗯、啊嗯、啊嗯……”看上去虽然有些滑稽，但很讨人喜欢，顽皮可爱，甚至让人羡慕。

六个小兄弟一个拉着一个的后衣襟，统一步调，齐心协力“开动小火车”。将来长大成人了，关系好的话，是个伴儿，一起游山玩水，遇事儿也有个商量；就是关系不好，也有个吵架斗嘴的对手。不论是游山玩水，还是吵架斗嘴，现在这个时代能有个伴儿、有个对手，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是一种幸福了。看看儿子，那小脸上充满着对小伙伴儿的期待。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不能让儿子总这么孤零零的，无论如何也得给

他生小弟弟小妹妹，哪怕一个也好，这是做父母最起码的义务。想到这里我暗自下定了决心。

搬完家的第二天，我带着儿子去了一趟东京。百货商店里正在搞长野土特产品展销会，现场表演、介绍信州荞麦面条的吃法。我顺便买了三包。然后在卖玩具的地方泡了两个小时，又到地下的食品专柜试尝试饮了一大圈。刚要休息休息，儿子开始闹觉了。给他喝了一杯鲜菜奶汁，才算稍微消停了一些。

趁着他安静的工夫，我赶紧买了几个晚上吃的菜。这才心满意足地把已经睡熟了的儿子放进婴儿车，把买的东西也都放进了婴儿车下面的小筐里，推起车往家走。虽然也没跟谁说上话，但心情却很爽。“购物可以消除烦恼”这话说的，大概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吧。

一想到就着刚才在百货商店地下买的那几个菜、喝啤酒时的寡言的丈夫的那张笑脸，我向车站走的脚步又轻快了许多。

回到家饭前喝杯啤酒，这可以说是丈夫唯一的乐趣。儿子生下以后，我曾一度陷入育儿期精神不稳定状态。那段时间一看到这缄默的丈夫，心里就说不出的有多烦。有一次想故意刁难他，冰箱里没有了啤酒，我就装着不知道，没给他买。半夜了他才回来，我那张充满怨气的脸，他居然看都没看一眼，径直走到冰箱前，像往常一样打开冰箱想拿啤酒，可冰箱里空空。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他回过头来时，我看到他脸上充满了失望，灰白灰白的。

他怔怔地站了一会儿，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坐在饭桌前的椅子上，开始吃放在桌子上的晚饭，默默的，始终没有一句话。

尽管预计他会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的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应战准备，可丈夫却只有一脸的失望，不仅没有气、没有骂，就连类似的表情都没有。

我彻底失望了，好像被抛入了无边无际的没有感情、没有知觉的

黑暗中。攥在拳头里像火药一样积压了很久的郁愤，就等着点燃导火线了，可却不得不以不爆而告终。这种局面除了“遗憾”两个字还能说出什么呢。

丈夫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吃完饭，去洗澡，过一会从洗澡间出来，还是那句：“啊，累了，睡觉。”便走进卧室，在双人床中间睡成了一个“大”字的儿子身边，蜷曲着身子躺下了。

我躲在隔扇的阴影里看着他，胸中那团亟待喷发的怒火，不知什么时候也失去了活力，像萎缩了的枯草，渐渐地化成了空虚和悲哀。

虚脱了一样的我瘫坐在椅子上，胳膊拄在饭桌上，像得了“消化不良”似的，各种感情在身体里逐渐液化，然后从眼睛里、鼻子里流出来。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不幸的人，而这个人又偏偏是自己——一个多么无情的、多么沉重的打击。

可是丈夫还是一成不变地按照自己决定的方式过日子。我的苦痛他好像全然不知，也许是故意装聋作哑，看上去还有点儿幸灾乐祸。

早晨，离家之前，他一定打开冰箱看看里面有没有啤酒。要是没有，晚上，他手里就一定会拎一个我们家附近便利店的塑料袋回来，里面装着啤酒。

即使和我那充满怒火的眼光碰在一起，他也是那副面不改色心不乱跳的样子，脸上带着笑，用大拇指扳起罐啤的拉控，随着那“哧”的跑气声，涌出一串泡沫，成一百元硬币状扩散开来。他用舌头把那泡沫一舔，接着就嘴对着嘴，一仰头，喉结轻快地上上下下动几下。紧接着的还是那声心满意足的“哈……”，然后把啤酒罐小心翼翼地放回到桌子上。

“嗯……”我也叹了一声，堵了好长时间的一块东西，终于随着这声叹息从鼻子里出去了。他若无其事地看我一眼，脸上绽出一丝笑，拿起啤酒罐问道：“喝点儿不？”

终于找到了突破口的我气哼哼地说：“明知道我要给孩子喂奶，还问这种荒唐话。”一肚子的气也撒出去了一半。

“那倒也是。”

丈夫照旧不变声不变色地回一声，继续喝他的啤酒。

“什么就‘那倒也是’呀？你把我当什么了？把家里的事全都推给我，光顾着自己喝啤酒，自己舒服……”我的话像那轻飘飘的啤酒泡沫似的一串串地溢出来。

丈夫点着头，我每说一句他点一下。脸上既没有愧疚，也没有反驳，更没有愤怒、逃避。诸如此类的表情，在他来说好像都是多余的、不需要的。他脸上始终保持着刚开始喝啤酒时的那副十分满足的神情，在那儿一个劲儿地点着头。

他那张脸，看着看着突然我觉得他在向我挑战。一股无名火腾地烧了上来，越燃越旺。可就在这之间，他喝完了啤酒，吃完了饭，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进洗澡间去了。

失去对手的那种失落感，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像气泡一样涌上来的话又不得不吞回到自己肚子里。大失所望的我强挺着把筋疲力尽的身体安置在椅子上。等心情平静下来的时候，脸上已经像淋过水一样，挂满了泪珠。

这郁闷窝心浸在泪水里的日子整整持续了一年。这一年里，沉默寡言的丈夫也一定是默默地忍耐过来的。虽然时而也笑一笑，时而也点点头，但从未说过一句安慰的话、体贴的话，更没有说过称赞的话，他根本就没有话。

但是，我也熬过来了，而且知道了恨他、怨他都没有用，他就是这个性格，谁让我偏偏选了他呢，不愿意接受也得接受。

我跟儿子先吃了饭。看看表，离丈夫回来还有一段时间。邻居的那



个大家族好像也正开始准备晚饭。大概是妈妈吧，一个焦躁的声音和男孩子们的吵嚷声像大合唱一样，穿过了两堵墙已经在我们家响了好一会儿了。

不光是声音，还有在榻榻米上蹦跳的震动、上上下下跑楼梯时的咚咚咚的摇动。这些和在一起形成了相当于三级地震的晃动，震撼着我们家的这栋小木楼。

我竖起耳朵，盼望着能从邻家那各种各样的声音和震动中分享一点儿令人怀念的大家庭的热情和活力。

一般被当做噪音的这些声音里，蕴藏着那种老式家庭的温暖和畅快，也许这么认为的只有我一个人。这种温暖和畅快是极其微妙极其细腻的，也许只有我才能感觉得到。

邻家“交响乐”似的生活噪音里，又加进了正看电视动画片的儿子学唱主题歌的声音。他随着音乐晃动着圆圆鼓鼓的小屁股，一副全不知这世上还有孤独寂寞的活泼顽皮的样子。这一刻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了，从我松弛的嘴角里流露出的是幸福的微笑。

我从冰箱里取出中午买的那三包信州荞麦面条中的两包，分别装进两个买面条时特意跟店员要的、专用的、十分考究的提袋里，打算作为见面礼，一包送给房东，一包送给邻家。儿子一看完动画片，我们便出了家门。

我先按响了房东家的门铃。站在身后石灯笼放出的昏暗的光里等了片刻，就听见门里传出一个老年人特有的颤抖的声音：“来了。”接着头顶上刷地亮了，是专为来客人时备的荧光灯。

这宅第的占地面积，足有我们租的那个火柴盒式小楼的五六倍，从外边儿看那真叫气派。听房地产中介商说，里面住着五十多岁的房东夫妇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三口人。没搬进来之前，曾经在院里跟老太太打

过几次招呼，最关键的房东却至今还没有见过面。

门开了，出来的是那老太太。里面的衣服看不甚清楚，外面套了一件雪白的罩衣，满面笑纹，身材小小的。

我先躬身一礼问了安，然后说：“这是信州的手打荞麦面条，一点儿小礼物，不成敬意，今后请您多关照。”随后便矮下身子，催促儿子赶紧把手里拿着的荞麦面条递上去。

儿子像个小孩子似的，彬彬有礼地两只小手捧着面条，直直地向着老太太伸了出去，郑重地说：“豆凿（请）。”

老太太一只手接过面条，一只手抚摸着儿子的头说：“哟，真可爱呀！”她脚边围了一群小猫，其中一只好像对面条产生了兴趣，攀着老太太的膝盖立起身子，用一只前爪去扒面条的提袋。

老太太一边用手去轰那猫，一边用既怜爱又严厉的口吻说：“小源，不能动。”可那“小源”不仅不走，好像还要跳上去一样，两只撑在地上的后腿接连跳了几下。别的猫一见它这动作也都好奇地凑了过去。

老太太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嘴里喃喃地说：“你们这帮没有规矩的小家伙。”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冲着正准备离开的我和儿子道：“啊！对不起，请稍等一下。”便转身返回到屋里去了。猫儿们也跟在后面消失在门里了。大概有一分钟的工夫，老奶奶在猫儿们的簇拥中拿着一个塑料袋回来了。袋里装的是烘饼。

“小哥儿，喜欢吃烘饼吗？”

儿子大声回答：“喜欢”，伸手便接了过来。我一脸不好意思地再三谢过了老太太，便拉着儿子的手告辞出来了。

房门一关，明晃晃的荧光灯也灭了，四周骤然回到了石灯笼发出的昏暗的光里，那昏暗中的静谧让人感到安详宁和。

“喵喵真多！”儿子一边被我拉着蹒跚地走，一边用知道不多的



几个单词努力地表达着他看到猫儿们的兴奋。下一个要去孩子成群的邻家。

儿子如果看到了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一定会比看到猫儿们更兴奋——这是不言而喻的。一想到这儿，我也有些按捺不住胸中的激动。有六个男孩儿——这消息要是被电视台记者知道了，那还不得争着抢着来要求采访啊。对于把生孩子已经逐渐列为“壮举”的现代人来说，这一家是多么罕见、多么令人羡慕的家庭。

那个“六人之旅”，儿子早早晚晚肯定也会加入进去的。就是一时还习惯不了他们那玛德留西卡套娃式的装束。不过，先逐渐习惯了那从隔壁传来的热闹的“交响乐”，也可以排解儿子在小弟弟或小妹妹没生下的这段时间里的寂寞。我满怀期待地敲响了跟我们家一模一样邻家的木板门。

没有反应。门里传出女人焦躁的斥骂声、孩子们在榻榻米和地板上咚咚咚咚的蹦跳声、吵闹声。敲门声想必是还没等传到主人的耳朵里，中途就被这些声音给吞没了。我用力敲了敲门，大着嗓门朝门里喊了一

声：“对不起，有人吗？”

“哈啾。”还是刚才那焦躁的女人的声音，但换上了一个稍微柔和的腔调。

我也把自己的声音调到比平时温柔端庄好几倍的音色，用词十分恭敬地对门里的女人说：“打搅一下，不好意思，我是刚搬到隔壁的，来拜访一下……”

“您太客气了！”话音未落，门开了。

一个比我高一头左右的大高个儿女人出现在我眼前。像金鱼一样的圆圆的眼睛外面架了一副扁而长的眼镜，卷卷的头发在脑后被高高地绑成了马尾式。

“这是信州的荞麦面条，一点儿薄礼，不成敬意。”

“真不好意思，让您费心了。我们家孩子多，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影响你们休息。”

“哪里哪里，我们家就一个孩子，正愁没有小朋友玩儿呢！”

女人把目光转向我身边的儿子道：“哟，小哥儿，有两岁了吧？”

儿子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有些困惑，愣愣地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俯下身子在他的小脸上轻轻掐了一下，替他回答说：“再过两个月就三岁了，是吧？明明。”

儿子在三岁的孩子里虽然算小个儿的，但发育上没有一点儿问题。在前一个幼儿园的时候，老师经常夸奖他脑子比一般孩子聪明。

女人蹲下身子和蔼地摸着儿子的头说：“那比我们小吉大一个月，叫‘明君’是吗？以后小吉请你多关照。”她这么一蹲，身后现出几个小光头，头顶像落了一片芥菜叶似的留着一撮黄头发。一定是前几天在路上编小火车的那几个小男孩儿。

“啊，吉君是不是也去西本町保育园呀？我家儿子明天入园。”

女人摇头道：“我们家奶奶就在附近住，让奶奶看。”

“是这样。”我好失望。

“嗯，我们家孩子多，如果送保育园，花销就太多了。”说着，女人直腰站起身，那几个小光头又被她那高大的身体给遮住了。

“我们住得近，从今以后请多多关照。”

“哪儿的话，我们家整天吵吵闹闹的，影响你们休息，还请多多包涵。荞麦面条，真不好意思啊，谢谢！”

我拉着儿子的手告辞回到家。由于我们的打扰而暂时中断的噪音，又响了起来，而且比刚才好像又大了好几倍。

“隔壁的孩子叫‘吉君’，跟明明一样，也是两岁。”

明明——大名叫明人，是我给儿子取的。我希望他千万别像他爸爸那样，闷钝钝的，一定要成为一个明朗快活的人。

“什么时候，跟吉君，一起玩儿呀？”儿子把眼睛从正在翻弄的玩具箱里抬起来望着我问。

常言道：心诚则灵。我那心愿也许真的就成为现实了，也或许单纯是幼儿的特征，儿子即使是一个人玩儿的时候，嘴里也总是在说着什么。会说话之前，只要是醒着，除了哭的时候以外，嘴里都会咿咿呀呀地发出声音来。

因为一直担心儿子会随了爸爸，所以一看他这样，我格外高兴。儿子说话也比别的孩子早，我经常把这事说给丈夫听。

一边听，一边默默地喝着啤酒的丈夫，脸上也总会浮现出幸福的笑容。那笑容让我心里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甜蜜。虽然只是那么一丝丝，但那确实是幸福的滋味。

趁着儿子去西本町保育园试托的时间，我把刚搬完的家好好整理了一下，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

一天早上，把丈夫送出家门后，我把去保育园要带的东西放进自行

车的筐里，把儿子抱到幼儿座儿上刚要出发，邻家的门开了，在一片喧闹声中一群小光头像被射出的弹头一样从门里飞了出来。

“是吉君？”儿子满脸好奇，使劲儿伸着小脖子，想越过我遮蔽他视线的胳膊向后看。

我停下脚步，等着邻家母子出来。不一会儿，从邻家的小楼后面，传出哗啦哗啦的自行车响，跟着就看到了女人那健壮的身影，背上还背着一个小男孩儿——吉君。

“早上好！”我提高了声音跟她打了个招呼。

“啊，早上好！”女人也用同样响亮的声音回了一声。她把自行车停在院里比较宽阔的地方，迈腿跨坐上去，然后把两条腿支在地上。男孩子中马上跑出来两个，一个前、一个后，那动作像猴子一样麻利，转眼之间自行车的两个小孩儿座儿就被填满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得一时忘了喘气，舌头倒是连咋了好几下。

“你们赶紧上学去。”女人朝着背着书包围着自行车转来转去、跟坐在自行车上的小孩子耍闹的孩子们大喝一声，把一只脚蹬在自行车的脚踏板上。

个头最高的孩子制止住耍闹的弟弟们，大声回道：“我们走了。”就朝院门跑去，稍微矮一点儿的男孩儿紧跟在后面，他后面又跟了一个更矮的。

晨光照射下，一个个小光头像玉石一样泛着青光，连背上的黑皮书包也跟着闪闪发亮。

我的目光从盯着三个小学生背影看的女人身上，转到了她背后一前一后坐在自行车上的小孩子身上，情不自禁地小声道：“哎呀，这些孩子真可爱。”

女人把脸转向我苦笑着说：“很累人的，唉！那，我先走了。”说

着用力蹬起自行车走了。

“走哇，您走好！”我一边答应着，一边抬起手看了看腕子上的表，比预定的出发时间晚了五分钟。我也急忙蹬上自行车，跟在女人后面出了院子。

每个星期五晚上，丈夫的公司都要开总结例会，会后大家一起喝到半夜也成了惯例。因为丈夫晚上不在家里吃饭，这一天对我来说就是可以对付的日子。

我收拾了一下冰箱里剩下的零碎材料，茄子一个、芦笋两根、洋葱四分之一个、紫苏叶三片、一小盘虾仁儿，还有四五片猪肉。嗯！这就够了。我把材料都放在菜板上，该切片的切片，该切段的切段，一会儿工夫就都改完了刀。

两个灶同时点火，一个灶上煮信州荞麦面条，另一个灶上放了炒勺，咚咚咚咚倒进菜籽油，今天晚饭就吃天妇罗过水面。

儿子还跟往常一样，在着迷地看傍晚的动画片。他一会儿“呀！”、一会儿“危险！”、一会儿“好”的叫声伴着动画片里尖声尖气的台词一起传进我的耳朵里。

邻家还是一片安静，都六点多了，要是往常的话，三级地震一样的晃动早已经开始了。我歪着头一边纳闷儿，一边炸着天妇罗。

在盛着松脆天妇罗的大盘子旁边，再摆上水灵灵的信州荞麦面条，今天的晚饭就齐了。虽然只有一个菜，但天妇罗灼热的金黄色和荞麦面条清爽的黑水晶色，这种有强烈反差的组合，能非常有效地刺激人的食欲，一看就让你垂涎欲滴。

儿子刚坐在自己的小椅子上，就伸手去抓天妇罗。

“烫！”我连忙喊了一声。听我这么一喊，儿子也喃喃地“烫、烫”了两声，把小手缩了回去。

“等着，妈妈给你夹。”

我用准备好的湿毛巾给儿子擦了擦手，把他喜欢吃的茄子、芦笋和猪肉的天妇罗放在他的小盘子里，又把荞麦面条给他盛到小碗里。再把小盘子和小碗摆在他面前，递给他一把小叉子，嘱咐他：“好好吹吹再吃。”

这时我的脑海里蓦地浮现出六个儿子围着桌子吃饭的情景。我闭上眼睛，想再看清楚一些。脑子里的图像在飞快地旋转着，可是刚才的那一幕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只有儿子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那里。虽然感到一抹寂寞，但也感到了一份安堵。

如果有六个儿子，就不用说不能用剩下的零碎的材料做天妇罗，就是这小盘子小碗也要准备六套呢。啊，上周送给邻家的信州荞麦面条，那一小包能够六个男孩子吃吗？现在想起来真有些担心。

再多买点儿拿去就好了，我为自己考虑不周而感到后悔。虽然没有恶意，但为了一碗面条如果打起来了，岂不造成恶果了。应该买两包，不够，最少也应该拿三包去。

九点刚过，邻家突然热闹起来了。好像在外面吃了饭刚回来。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我真觉得自己有些不正常，明明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回家、回不回家，都是人家的自由，还总这么牵肠挂肚地替



人家担心。

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随着一阵嘈杂的上楼梯的脚步声，我们家又跟着山摇地动起来，接着又是那熟悉的女人斥骂声。咦？今天又加进了一个高高的尖尖的男人怒吼声。我和儿子在小旧楼这边马上中止了我们心平气和的交流，刷地竖起了耳朵，换上一脸兴致勃勃的神情——这才是人类最原始的、最富于人性的、最像动物的交响曲。我把儿子抱过来放在膝盖上，静静地入神地听着从邻家传来的声音。

“妈妈，他们，很快乐！”不知过了多久，儿子把脸转向我说。

“嗯，听起来真是挺快乐的！”我把儿子搂得更紧了。

“我，明天，能跟吉君玩儿吗？”

“当然可以了。”

“妈妈，我也要小弟弟。”

“你想要小弟弟呀？不想要小妹妹吗？”

“小妹妹，也想要。我还想要，好多好多小哥哥，像吉君那样。妈妈你生呀。”

“想要小哥哥？小哥哥，妈妈可生不出来。”

“那，能生小妹妹吗？”

“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生出来才能知道呢。”

“那你快生呀。”儿子扭动着身体，想从我的怀抱里挣脱出去——一定是以为我马上就能生孩子呢。

“马上生不出来。”

“妈妈，我要，我要，妈妈，你快生，我要跟小弟弟小妹妹玩儿。”儿子晃动得更厉害了，开始闹人了。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一声与那协奏曲不太协调的男人叫骂声：

“你这个混蛋……”

“我混蛋，你是什么？”女人的声音也从平常那单纯的焦躁变成加

入了斗志的勇猛。

“哎呀，你还来劲儿了。”男人恼怒的吼叫还没停，又响起了摔东西的声音。

我有点儿害怕，两只手紧紧搂住儿子，身子缩成了一团。刚才还又吵又闹的儿子，一下子安静了，吓得把头埋在我怀里。

“不怕，不怕，没事，没事。”我把脸贴在儿子的头上蹭了几下安抚着他，心里暗自盼着丈夫早点儿回来。

“八嘎牙露！”

“死去吧，你！”

“我先整死你。”

“你能整，整一个试试。”

吵骂声、摔打东西声响成了一片，时而尖锐、时而闷钝、时而沉重，没多一会儿又响起孩子的哭声。

“你打，你再打，我死给你看。”也许是挨了打，女人的声音听起来越来越歇斯底里了。

“马上死，你个八嘎牙露。”伴着闷钝的殴打声的节奏，男人呼哧气喘地骂着。

“你们，还不赶紧跑，快去叫爷爷。”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声，大概是朝着孩子们喊的。

已经到了马上就要出人命的紧急关头了。我不知所措，为到底应不应该去救女人犹豫不定。那么壮的女人都不是对手，那得是多凶的男人呀？我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去拉架，只怕除了添一个牺牲品之外，什么用都不顶。儿子又这么小，我还是守在他身边，把他保护好比什么都重要。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几双脚一起快速下木楼梯的声音。大概是孩子们。

我抱着儿子按捺着怦怦乱跳的心，悄悄地走到临院儿的窗旁。随着咣当一声门响，敲击木头时发出的咚咚声变成了踩踏土地的钝拙沉重的声音。

我把窗户拉开一条缝，战战兢兢地往楼下看。剃着半光头的男孩子们还是高个打头、按着高矮顺序跑了出来。虽然非常仓皇、嘴里叽里呱啦地叫着，但还是整齐地排成一排往外跑。仿佛一队逃窜的小老鼠一个叼着前面一个尾巴。一个个小光头反射着牛奶般的月光，一亮一亮地远去。

队伍最后的吉君马上就要掉队的样子。大着声“啊嗯……啊嗯……啊嗯……”地哭着，脚下绊绊磕磕地，跌倒了又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在后面追赶着哥哥们。一见这情景我不由得眼圈儿一热，赶紧用大拇指按住了眼角。唉！要能安全地到奶奶家就好了。

邻家的“战斗”好像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我走进卧室，铺好被褥，搂着儿子躺下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睡，一闭上眼睛肯定就得做噩梦，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幸亏孩子们都逃出去了，这是最起码的一点儿安慰。

在和纸灯罩透出的昏暗的灯光中，儿子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我的脸，好像没有一丝困意。怎样才能让他忘记刚才的恐怖呢？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好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哼催眠曲给他听。

真不知这“战斗”怎么收场——在警笛的喧嚣声中，遍体鳞伤的女人的尸体，旁边呆立着手里拎着把菜刀的男人——破案片里经常出现的镜头，浮现在我脑海里。

镜头一换，我眼前出现一个鼻子上架着副眼镜、两道锐利的目光从眼镜框后面射出来，盯着我的眼睛，嘴角带着“这世间的一切我都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的微笑，硬充福尔摩斯的警察正在审问我。

“你认识受害者吧？”

“认识。”

“你们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一般邻居。”

“案发当时，你在家吧？”

“在。”

“从开始吵架你就在家吗？”

“对。”

“吵架起因是什么？”

“他们因为什么吵架，我怎么会知道？”

“你不是一直都在家吗？他们吵了多长时间？”

“大概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吧。”

“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这浮动性也太大了。你为什么没去制止？”

“我是个女人，又有孩子，我害怕。”

“就因为这些，你就见死不救，让邻家太太活活被打死了？”

“见死不救？我也没那么想啊。”

我浑身发抖。想象中的警察和警察的话震撼着我。我使劲儿摇了摇头，让自己回到了现实中。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邻家还在打，突然传来一声门响。

女人的号哭声，男人声嘶力竭的斥骂声，嗓子都已经喊哑了，但还不肯罢休。两个人肯定都已经拼了命了。就在这时响起一阵稳健、厚重的脚步声，跟刚才出现在我脑海里的警察形象感觉完全不同。踩得木楼梯吱呀吱呀地响，不禁使人肃然起敬。那脚步声都已经清清楚楚地传到我们家了，打得正热闹的两个人却好像一点儿都没有察觉似的。

“有完没完！”脚步声刚落，“战场”里就传出了一个粗粗的、低低的、上了年纪的男人说话声。一定是女人派孩子们去叫来的爷爷。我

那已然朦胧的意识一下子变得清晰了。

号哭声叫骂声戛然而止，四周一下子静了下来，“战争”好像就此结束了。一阵嘀嘀咕咕的说话声之后，又听到楼梯上吱吱呀呀的脚步声，紧接着是咣当的关门声。听上去像是为今晚的一切画上了句号。陈旧的小二楼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

我看了一眼枕边的座钟，惊愕地发现才十点多一点儿。也就是说，邻家夫妻俩只不过吵了三四十分钟。也许是觉得过于漫长的缘故，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连等十一点多就会回来的丈夫的气力也没有了，于是长长地舒了口气，闭上了眼睛——这回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睡觉了。

邻家的六个儿子今晚大概是睡在爷爷奶奶家了。我虽然羡慕孩子多的家庭，但现在这个时代也许不太现实。要想过舒服日子享清福，最多也就是两个孩子吧。我思前想后地考虑了一阵，意识渐渐模糊起来。

哎呀！这是怎么了？怎么晃得这么厉害？地、地震了？我迷迷糊糊地刚睡过去，就觉得一阵剧烈的晃动。懵懵懂懂的我本能地抖身坐了起来，想赶紧下到一楼打开电视看地震速报。

正在这时“嗯……啊……啊……”从邻家传来女人快乐的呻吟声。会有这种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我屏住呼吸，竖起耳朵，仔细地听了听。千真万确——跟那剧烈的晃动同频率的呻吟声，时不时还加进几声男人闷闷的粗粗的喘息声。

我迷惑了，感到不可思议。这行为难道是邻家男女重归于好的一个重要环节？要么刚才打得你死我活的那一幕是这行为的序曲？我歪着头继续竖着耳朵听。

晃动越来越激烈，女人刚才还有几分克制的喘息声也一声高似一声，越来越大胆奔放了。

这么深的夜——深得好像天和地已经交合在一起的时候，邻家的男

女不仅有过天地之而无不及。而且好像丝毫都没有顾忌到还有天、地，隔壁还住着我，大张旗鼓地交配在一起。

要说这性爱是自远古以来就有的、非常原始非常自然的行为，那是完全没错的。可文明发展到今天，应该成为了一种“高尚”的爱的形式居然是这个样子，我一时不知如何去理解，只是愣愣地呆呆地伫立在黑暗中。

听着听着，我也开始烦躁起来。烦躁到了如果现在丈夫就站在眼前看着我，他也一定会粗鲁地骂我“你这混蛋”的地步。为什么？如果能用语言说清楚的话，我想必不会这么烦躁。但可以断言这绝对不是因为无言的丈夫偶尔在外面喝酒喝到半夜的缘故。但是，如果真的把那么粗鲁的话都骂出口了，心情说不定一下子就轻松了呢，我懵懵懂懂地这样觉得。

在晃动中，我两手合在胸前，用向神主祈祷的虔诚姿势，想把胸中的烦躁平息下去。时间像被倒挂着的瓶中的砂子一样，由于晃动的剧烈，跟平静时相比，会如此大量地落下来流逝掉。

又过了一会儿，性的高潮好像过去了似的，邻家的男女终于安静下



来了。我们这座小旧楼的摇晃也停了下来。我不知为什么有一种奇妙的感动——跟经历了一个神圣的瞬间后，从心底涌上来的那种感觉很相似。好像从中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啊，说明性的语言太多余了，对于不造作、实实在在地活着的人来说，凭着感性随心所欲，这不就已经足够了
吗？

“唉，啤酒。”男人像成就了一番伟业似的，威风十足地命令着。

“你真烦。”女人有些怨恨的口吻里充满了娇滴滴的令人肉麻的柔媚。

精疲力竭的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在睡得正香的儿子温温的小脸蛋上亲了一下。即使不睡觉等着马上就会回来的丈夫，看到他的脸，我可能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邻家这半宿前前后后发生的事，过于刺激了，好像把我的大脑都给弄错乱了。连到现在为止我跟丈夫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进行过来的，以及我们生活中那些定了型的模式是怎么样的，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好像从我的记忆里悄悄地溜出去了似的。

现在我最需要的是睡觉，睡眠也许可以唤回我的记忆。我悄悄地在儿子身边躺下了。

星期六，对丈夫来说是可以睡懒觉的日子。我被早早就醒了的儿子一会儿抓鼻子，一会儿抓嘴，脸上凡是能摆弄的都被他抓弄到了，没有办法只好迷迷糊糊地爬起来。也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该悲哀，虽然在这个世上过了快三年没有规律的生活，儿子的生物钟还在非常准确地运行着。

“妈妈，我要喝草莓奶。”

儿子坐在饭桌旁，手里拿着希望号新干线在饭桌上滑行着，嘴里“嗖，嗖”地学着新干线的跑行声叫了一会儿，对我提出了“无理要求”。

“草莓奶？”我揉着厚重的眼皮，打开冰箱找草莓和牛奶。心里抱怨着：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任性了。结果冰箱里根本就没有草莓，只有一点儿牛奶，能不能倒满儿子那小杯子都有些微妙。

“啊，妈妈忘买草莓了。”我说着把牛奶倒进儿子的杯子里，只有一半多一点儿。

“我不喝牛奶，我要喝草莓奶，我要喝草莓奶。”

儿子放下希望号新干线，扭动着身子开始闹人。一有不遂他意的时候，他总是跟我来这一套，一直闹到我答应给他买玩具和糖果，他才罢休。这么一小点儿的孩子，就有这样的诡计，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学来的。我真纳闷儿。

“你先把牛奶喝了。”

“不喝，不喝，不是草莓奶，我就不喝。”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有草莓。你先把牛奶喝了，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再给你买草莓。”

“真的吗？”

“真的。”

“那你，再给我买一个，回声号新干线。”

“你不是有希望号的吗？回声号和希望号都是一样的。”

“那就买，带搅拌机的小卡车，有搅拌机的，会咕噜咕噜转。”

“明明都有那么多车了，不能再要了。”

“我不，我不，我要喝草莓奶。”

“行了行了，我给你买带搅拌机的小卡车行了吧？你先把牛奶喝了。”

“你说话算数？拉钩。”儿子不太灵活地把小拇指向我伸过来。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无奈地把小拇指钩在儿子的小拇指上。

男孩子们叽哩呱啦的吵嚷声从院子里进入邻家的门里。好像是在奶家住了一宿的六个兄弟回来了。

“回来了。”女人愉快的声音。

“这群混蛋，一大早晨喊什么呀？”男人有些烦躁的带着困意的声音。

“妈妈，是吉君。”儿子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看着我的脸小声说。

“听着好像是。”

“妈妈，我拿希望号新干线，去跟吉君玩儿，行吗？”

“当然行啊。”

“太好了！嗖…嗖…”儿子高兴了，又拿着希望号在桌子上滑行起来。

我跟儿子两个人吃完了早饭，想把丈夫叫起来，可丈夫含含糊糊地说了声“再让我睡一个小时”，翻了个身，又呼呼大睡起来。

在家里没有什么做的，我便拉着儿子的手出去散步。刚一出门，儿子就欣喜若狂地喊了起来——“妈妈，妈妈，小猫猫，那么多！”

我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望去，房东家门前的太阳地儿里，好多好多猫在玩儿。穿着罩衣的老太太坐在一边的藤椅上，满头的白发沐浴着朝阳发出银色的光。在她周围成群的猫儿们跑来跳去，一只一只的毛色和花纹借着身体的舞动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现在好像是猫儿们早餐的时间。今天大概是鸡尾酒会级别的。朝阳照射下猫儿们的皮毛光润，猫儿们的步伐轻盈，举止优雅，玩耍嬉闹的样子顽皮可爱，都给人带来一种无以形容的恬静和酣畅。看上去好像都是正途出身有血统鉴定书的猫。

儿子使劲儿拉着我的手，要往猫群那里去。我手上一边用力牵制着冒失的儿子走慢一点儿，嘴上一边说：“别跑，吓着小猫。”

老太太好像也注意到我们母子俩，微笑着仰起脸朝我们说：“早啊！今天天气真好啊。”

“早上好！哇！这么多小猫！有多少只啊？”我问。

“上周死了两只，现在大概是三十一只吧。”

“三十一只？可真不少！”我和儿子在离猫儿们半米远的地方蹲了下来。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猫的儿子十分惊奇，紧闭着小嘴，屏着呼吸，一双小黑眼仁儿滴溜溜地跟着猫儿们转。

“梅枝，过来。”

老太太把正要攀着她的胳膊往上爬的一只白色的波斯猫拢到跟前，喂了它一些食。“它们的名字，我用的都是《源氏物语》里的人名，所以得凑够五十四只。”

“欸？五十四只？光打扫卫生就够累了吧？宠物食品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惊讶，有些兴奋地说。

“可不是吗！儿媳妇讨厌猫，硬拉着我儿子搬到东京的高楼大厦里去住了，躲得远远的。打扫卫生、喂食都得我老太太一个人。但是能跟这些可爱的猫儿们生活在一起，我满足。”

“那，还得凑二十三只吧？”

“对，还得凑二十三只。野猫和被遗弃的猫倒是有不少，但那些猫大多都不懂规矩。让它们进来，把我这些本家的猫给带坏，就糟糕了。”

“猫还能看出懂不懂规矩吗？”

“当然了。猫跟小孩子一样。看你家这小哥儿，他喜欢猫，但他不乱摸，也不非要抱什么的，在一边儿文文明明地看着，这就是懂得规矩。旁边那家的几个孩子就不行，一见我家猫，就连追带撵，揪猫尾巴，抓猫脖子。”

“是吗？”

“是，可不像话了！猫儿可怜哪！所以我一见了就说他们，看着他们，不让他们靠近我家猫儿。”

“是啊？”

我看了一眼被老太太誉为懂得规矩的儿子。一只长毛小猫正慢慢地靠近儿子，那清秀的眼睛、凛凛的风姿，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寒冷的西伯利亚雪峰。

儿子紧紧地盯着它，等两者的距离缩短到可以够到的地方，儿子小心翼翼地伸出了手。

我心里一慌，那只手马上就要碰到猫了，他万一真的摸了那猫，老太太心目中的那个有规矩的儿子形象，还一下子就得破灭了。

“这孩子喜欢猫吗？”老太太很自然地问了一句。

“欸！”我陪着笑点了点头，一把抓住儿子伸出去的手。

“那，让他抱抱这只。”

老太太把装猫食的口袋收到藤椅后面，从脚边抱起一只身上有斑点的小猫，挥手叫过了儿子。

我用力攥了一下儿子的手，示意他赶紧抱，一边故意问：“你想不想抱抱小猫猫呀？”

“嗯！”儿子脸上带着一抹不安，使劲儿点了一下头。

我用手轻轻抚着儿子后背，做出护着他的样子，然后手上稍微用力往前推了推他。

“这小哥儿真可爱。小猫也很可爱，你看，这样，这只手从底下托着小猫的肚子，对，对，小哥儿真聪明！”

老太太一边教，一边把猫儿送到了儿子的怀里。

“小猫猫可爱吧？”站在后面的我问儿子。儿子眼睛看着自己怀里的小猫凝视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来看着我的脸，眼睛里充满了喜悦的神情，那小脸像绽开的一朵花，笑得那么开心那么幸福。

胆子稍微大了些的儿子对着小猫的耳朵“小猫猫，小猫猫”地小声叫着，用一只手抚摸着那猫儿的头。猫儿耷拉着耳朵，闭着眼，非常舒服的样子。

儿子大概是想引起猫儿对自己的注意，提高了声音：“猫猫，欸，小猫猫。”抚摸着猫儿的那只手也加快了速度。猫儿竖起耳朵，睁开眼，四下里看了一圈儿。也许是老太太脚边溜来溜去逍遥自在的朋友们进入它的眼里，它伸直脊骨，弓下了两只前腿。

“等等，猫猫。”儿子想用抚摸着猫的那只手把猫按住，可猫已经站起来了，刚把身子弯得像拉满的弓，就一跃跳到了地上——“哎呀！”——隐隐约约地我好像听到儿子微弱地叫了一声。

“初音，过来。”老太太拍手招呼着那猫儿。那猫儿像明白了似的，一跃跳上了老太太的膝盖。

“得知道爱护小猫。”老太太也许要给儿子做个示范，她抱起猫，把嘴唇贴着猫儿那光润的鼻子，“内——”拉着长声说。

儿子倒退了两三步，偎在我的胳膊里。

“猫猫，可爱吗？”我搂过儿子看着他的脸问。

“嗯。”儿子点点头，眉头微微地皱着。

这孩子玩儿什么就是图个新鲜，我在心里抱怨着，一边问他：“你不跟猫猫玩儿了？”一边站起身来。

“嗯。”儿子依然皱着眉头，又点了点头。

“跟小猫猫玩了这么长时间，快谢谢奶奶。”我一边做出一副过意不去的表情对老太太说，一边用手按了按儿子的头——示意儿子赶紧行礼说谢谢，这是我们母子间定好的暗号。

“谢谢奶奶。”儿子阴沉着脸，鞠了个躬。

“小哥儿真乖，再过来跟小猫玩儿啊。”老太太微笑着说。

没想到还能跟小猫玩儿，这儿可真是个好求之不得的好地方，我满心

欢喜地回了家。丈夫正好从二楼的卧室下到一楼来上卫生间。

“起来了？”我问。

“起来了。”话音的后半几乎都被关卫生间门的声音给吞噬了。

儿子刚一进门就把胳膊伸给我，说：“妈妈，疼。”我贴近仔细一看，两道刮痕，像新干线的轨道似的平行地持续了有三厘米长，还渗着鲜红的血——猫给挠的——我终于明白了儿子皱眉的理由。“哎呀呀呀呀，疼吧？”

“嗯。”

“妈妈马上给你上药，别动，等着啊。”

我开始翻放在电视旁边的医药箱——一点儿不懂规矩的坏猫——我差一点儿骂出声来。

邻家，跟往常一样还是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地响成一片。听女人那大嗓门的命令式，好像是全家动员正在搞一周一次的大扫除。

趁着丈夫吃早饭的工夫，我把存下的衣服都洗了。今天这天气，晒衣服真是没得可挑。小二楼后面晾衣服的地方阳光灿灿地照着。地上滚过、沙坑里坐过的儿子的衣服裤子，就须要在阳光下晒晒，消消毒。

我一边晾衣服，一边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往用青色波型塑料板围起来的邻家院里瞟了一眼——衣服已经晾得像密林似的了。

晾完了衣服，我跟儿子坐上丈夫开的车，我们一家三口就朝离我们家十分钟路程的超市去了。除了要买一周用的米、肉、鱼以外，还得买已经答应儿子的草莓和带搅拌机的小卡车。

我蹙起眉头做出有些为难的表情对正开车的丈夫说：“爸爸，明明说，他要小妹妹。”

对丈夫来说，有的时候儿子的话比我的话有效，我这么觉得。所以今天拿这一招试试。

“我要，爸爸，爸爸，明明要小妹妹，还要小弟弟，还要小哥哥，都要。”

我的这一句话不要紧，一直一个人闷头玩儿的儿子好像被踩了油门似的，吵闹起来。

“嗯——”丈夫用鼻子长长地哼了一声，哼出了好几个起伏后才停下来。

“就他一个孩子确实太孤独了。不给他生个弟弟或者妹妹，他多可怜哪！”

“我要小哥哥。”

“人家不是常说：女人越年轻，生出来的孩子越健康。所以得抓紧了。”

要说服孤言寡语的丈夫可不是件轻巧的事儿。

“爸爸，明明要，明明要小婴儿玩具。”

儿子的这句话说得丈夫噗哧一下子笑了出来。可倒好，我这半天的嘴皮子白费了。本来生完儿子临出院的时候，医院里组织产妇听避孕讲座。刚经历完死去活来的疼痛，谁愿意再受那份苦呀，所以我早早地就戴上了避孕环。

“我也不想再遭那份罪，可一想到明明……”

“嗯。”

“为了明明，我就是死……”虽然是自己说出的话，但那种悲壮使我鼻子发酸，眼圈发热。

“妈妈，为了明明死呀？”儿子用小手抓着我的脸，不解其意地看着我。

不知道从哪儿涌出的莫名的伤感，像岩浆一样猛烈地撞击着泪腺。我屏住呼吸，咬紧牙关，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

“你们公司那边儿没问题吗？”

沉默持续了几十秒后，丈夫用非常平凡的语调问了一句。

“我是小时工，应该没有问题。”

丈夫的反应使我的心情一下子缓和下来。就是听不到那声“嗯”，只要丈夫看着我点点头，我就马上到医院去把环摘下来。我心里这样想着，用企盼的眼睛看着丈夫的脸。

但是还没等丈夫做出反应，车就已经进了购物城的停车场，被摆小旗的老大爷一催，丈夫的注意力全部都转移到方向盘上去了。

我心里好不痛快，无奈抱着儿子下了车。丈夫从我手里接过儿子，默默地向购物城门口走去。

也许是因为抱着儿子的缘故，丈夫向前探着脖子，佝偻着背。好像比以前瘦了很多，腰里瘪瘪的，牛仔裤的腰已经松松地滑落到胯骨的外侧，勉强搭了个骨头边儿算是停住了，再稍微一滑就要完全掉下去了。腿也像被灌了铅似的，重重的。被这腿拖拉着，堆积在脚脖子那儿包着脚跟的裤腿，像两块抹布似的擦着地板。

快上四十的男人，人生中应该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可是，眼前的这位，什么时候衰老到这等让人实在看不下去的地步了？也不知是恐



惧、是不安，还是悲哀，使我顺下眼帘，再也不敢抬眼去看了。

午时一过——院子里那块耀眼的太阳地儿的一大半儿，就被我们那两栋背靠背立着的陈旧的小二楼的斜影给覆盖了。邻家孩子们的吵嚷声好像从屋里出到院子里了。午睡刚醒的儿子，好像被这声音牵住了魂，愣愣地听了好一会儿，才像回过了神似的说：“妈妈，明明也想去外边儿玩儿。”

“好啊。”

我正想把儿子摆得满哪儿都是的玩具收拾起来打扫打扫房间呢。

“跟妈妈一起去。”

“你一个人去，没关系的。”

“不，跟妈妈一起去。”

“妈妈要收拾屋子。”

“我不一个人去。”

“那，你跟爸爸一起去吧。”

我故意朝着正在看电视的丈夫，提高了声音。

“爸爸……”

不出所料，儿子马上爬到丈夫的膝盖上，两只手搂住丈夫的脖子开始摇晃了。

“哈呀，哈呀。”丈夫很容易地就答应了。

两个人稍微整顿了一下衣着就出去了。什么事都得说出来试试——我心情格外舒畅。把玩具都收拾到玩具箱里，情绪越发高涨，忍不住唱起歌来。

一楼吸完了尘，刚要上二楼，丈夫一个人回来了。

“呦，这么快回来了！明明呢？”我惊诧地问。

“玩呢。”

“跟旁边那家的孩子？”

“嗯。”

“他一个人能行吗？”

“嗯。”

丈夫用这短短的三句敷衍过去之后，走进我刚收拾干净的起居室打开了电视。

再问什么，肯定也得不到“嗯”以外的回答了——悟到了这一点的我，上到二楼，透过窗户找儿子的身影。果真，在一群小光头中间，找到了乌黑乌黑的儿子的小脑袋。

围成一圈儿的小光头们都哈着腰，看着中间的低低的黑点——儿子的头。我把脖子伸出去老长，想看看儿子到底在做什么，会这样吸引大家的视线。

结果几乎把上半个身子都探出去，脚下再一用力，人就要掉下去了，可除了儿子的头以外，还是什么也没看到。一定是他拿的玩具吧，我想。看样子他们在一起玩得挺好，于是我把身子缩回来，轻轻地捶了捶酸痛的肩膀，活动活动脖子，又开始吸尘。

一转眼就到了做晚饭的时间。外边儿的太阳地儿也消失了，周围笼罩着一层薄纱似的暮霭。邻家传出了女人洪亮的喊声：“小哥儿，去买点儿葱。”倒不是跟她学，我不知为什么也把头探出窗外，朝着儿子喊了一声：“明明，回家了。”

与其说懂规矩，不如说除了去保育园的时间以外，从来没有离开我出去跟别的孩子玩儿过。儿子听我这么一喊，老实地回来了。

“我回来了。”从被拉开的门缝儿里传来儿子的声音。

“回来了。”我赶紧从洗手间里拿了湿毛巾迎出来，在门口蹲下身，单腿点地，抖落开毛巾——等着给进来的儿子擦汗。

“妈妈……吉君和他哥哥……说……想看我的小车。”儿子呼哧带

喘地说。脸上闪烁的汗珠里还微微地冒着蒸气。

“是吗？行倒是行，你们是不是得帮妈妈干活儿呀？”

我一边用毛巾擦着儿子的脸，一边问傻傻地站在儿子身后的两个孩子。

“嗯，不用，哥哥们已经去了。”大一点儿的孩子回答说。

我还是第一次离这么近看邻家的孩子，心里觉得有些惊讶。

从远处看一模一样的兄弟，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样的半光头和差不多一样的汗衫短裤打扮而已。看上去比儿子大一圈儿的吉君，体格健壮结实，四方脑袋，硬硬的、有棱有角的，好像也比一般孩子大；鼻子里流出一道鼻涕，又黄又稠，像条虫粘在鼻子和嘴唇之间，每吸一口气都跟着弯弯曲曲地动一动。

那个刚才回答我问题口齿伶俐的哥哥比吉君高出一头。但这个“一头”是哥哥的头，换算成吉君的，能不能有三分之二都不好说。而且这个高度，与其说是头长得高，不如说托了那细长的脖子的福更恰当。瘦瘦的椭圆形的脸，由于有一种孩子不该有的平扁，所以突出的颧骨和尖尖的下颏儿就格外显眼。整个脸没有一点儿能让人感觉到柔软的脂肪。直到躯体都是一个样子，除了骨头就是皮，没有一点儿多余的肉。那干脆利索劲儿，宛如在竹竿上套了件衣服。和弟弟吉君站在一起，像乌龟与仙鹤。

如果从吉君脸上把那“蝶的幼虫”去掉，基本上就是他妈妈的那张脸。那这哥哥长得大概就是像爸爸了。

两个人进了门，马上就跟着儿子跑进了放着玩具的起居室。

我拿出三个杯子满满地倒上了橙汁。应该在看电视的丈夫不知什么时候躺在榻榻米上睡着了。被孩子们这一吵，醒了过来，转动着朦胧的、扯着血丝的眼球，看了看端着橙汁进来的我，擦了擦嘴角上的口水。

“渴了吧？来，喝点儿橙汁。”我把橙汁摆在桌子上对孩子们说。

丈夫慢慢地从榻榻米上站起来进了厨房。从冰箱的开闭声里听得出：他是在拿啤酒。

我刚才刚收进箱子里的玩具，又都被折腾出来了。儿子和吉君两只手都被小车塞得满满的，眼睛却还盯在玩具箱里，顾不上喝橙汁。那小哥哥却截然不同，一副非常冷静的表情，在离玩具有一段距离的饭桌前坐下，拿起橙汁，一饮而尽。

我又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装橙汁的纸桶，顺手把旁边台子上放着的烘饼——房东老太太给的——也一起拿上回到了起居室。

“肚子饿了吧？烘饼，喜欢吃吗？”我把两三块烘饼放在小哥哥面前问。

“哈伊。”

小哥哥全然没有认生和客气的样子，大大方方地拿起一块剥去了包装袋。

“你这头型好帅呀！是在哪儿剃的？”

“父羌（我爸）。”小哥哥咯噎咯噎地嚼着烘饼，短短地回了我一句。

“是御父桑（爸爸的尊称）剃的呀？手艺可真好！小哥儿几岁了？”

“五岁。”

“啊，那比吉君大两岁。”小哥哥又一仰头喝下了橘汁，冲我点了点头。

“小哥儿的哥哥呢？”

“大助六岁、翔七岁、龙八岁、聪哥九岁。”小哥哥用刚刚被橙汁润过的声音说。他说话比较快，而且音调也比一般孩子高。

“是吗？大家都挨肩儿，能玩儿到一块儿去啊。”

小哥哥点了点头，开始吃第二块烘饼。

“明明和吉君也过来一起吃吧。”我又叫了一遍玩儿得上了瘾的两个孩子。

儿子应声转过头来，看到吃得正香的小哥哥，好像突然感到了饿似的，一只手攥着小车跑到了饭桌旁。

反应稍慢的吉君，也像被吃得一脸满足的哥哥诱动了好奇心，抓着哥哥的肩膀“啊啊啊”地好像要说什么。

“你也坐下吃呗。”小哥哥晃动了一下肩膀甩开了吉君的手。

我把橙汁和烘饼挪到儿子和吉君面前，“吉君也饿了吧？”随便问了一句。

吉君用介于“啊啊”和“嗯嗯”之间的声音回了我一声。好像语言发育比较慢。

“吉君的头型也这么帅啊！”我大概是想验证自己的推测，又接着问了一句。

“啊啊。”他发出的还是跟刚才一样的声音，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我，拼命地点着头。他这么一点头不要紧，烘饼渣儿劈里啪啦地掉落在榻榻米上。我往下一看，正好看到吉君从半腿裤里露出的膝盖。膝盖上有几块由紫变了黑的碰伤，还有几处化着脓的新伤——也许是昨天晚上往奶奶家跑的路上，摔跟头摔出来的吧。再仔细一看，从膝盖到脚脖子的小腿部分也是伤痕累累的。

“吉君，腿不疼吗？我给你上点儿药吧？”说着，我从电视旁边拿过上午儿子被猫挠时刚用过的医药箱，取出了药。

“嗯嗯嗯嗯。”吉君好像有些恐慌，摇着头往哥哥身后躲。嘴里手里都被烘饼塞得满满的，拱起的嘴唇上蠕动着“蝶的幼虫”也越发地显眼了。

“药，他说他不喜欢。”小哥哥帮他翻译说。



“那，就擦擦鼻涕吧。”

我把药放回去，从旁边的盒里取出两三张面巾纸递给了吉君。

吉君好像稍微放了心，接过了面巾纸，但没有擦鼻涕，而是铺在桌子上，把自己手里攥着的烘饼放在上面，又从儿子和小哥哥那儿各拿了一块，跟自己的那块放在了一起。

“这是我的……”儿子急了，不甘示弱地马上抢回了自己的那块。

“啊！”吉君马上发出了要哭的声音，嘴瘪成了被捏扁了的易拉罐。

我赶紧给他添了一块烘饼。万一在这儿哭起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家母子俩合起来欺负人家的孩子呢。

“好好玩儿啊。”我把装着烘饼的塑料袋放到桌子中间，边对小哥哥说，边起身向厨房走去。得赶紧做晚饭了。

丈夫化了些冷冻毛豆，正就着喝啤酒。

“对不起，我现在就做饭。”

“嗯。”丈夫用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

我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跟他说“对不起”呢？对丈夫的那声“嗯”也感到十分不快。

在新环境里度过的这一天，对儿子来说一定很新鲜、很有刺激性。不用说他，就连我也这么觉得。玩儿得汗流浹背筋疲力尽的儿子吃完晚饭，洗了澡，躺下就睡着了。

邻家还没开始闹呢，我就已经哈欠连天了。对那种吵闹的不适应的感觉和像昨天那样竖起耳朵听的好奇心已经淡漠了。如果现在再听，可能也跟听古典音乐差不多了，同样会觉得很舒服、很安心。我在儿子胖乎乎的小脸蛋儿上轻轻地亲了一下，在他旁边躺下了。

“小哥儿，小哥儿”——不知什么时候，女人大声的斥骂声变成了可爱的小女孩儿的声音——一个脸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儿，张着

小嘴咯咯地笑着，迈着刚会走路、还走不太稳的小腿，蹒跚地跟在到处跑跳的儿子的后面。我从二楼的窗户里伸出头看着他们，阳光里容光焕发的两个孩子的妈妈，用幸福的又有些担心的目光注视着两个孩子。突然，小女儿被什么东西绊倒了，我本能地缩回脖子，转身就要往外跑。

可身体被一只大手按着怎么动也动不了。急得我拼命挣扎，只觉得那手从我的腰部缓缓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上爬。吓得我猛地睁开了眼睛，黑暗中丈夫的脸就在我脸的正上方——原来是一场梦。

“哎呀，吓死我了。”我呼了一口气，把梦里的惊愕也一起呼了出去。两只手抱住了丈夫的脖子。丈夫的眼睛，已经像瞄准猎物的狼一样燃烧着欲望的火。在前一个地方住的时候，也许是因为睡床的缘故，儿子生下以后，我们俩之间像被横了一堵墙，那种夫妇间的身体接触一直都处于被封锁状态。

现今的这栋小旧楼，里面全都是榻榻米的和室，所以我们把床处理了，开始在榻榻米上睡觉，没想到还有如此方便之处……丈夫有些紊乱的呼吸，都集中地落在我脸的一个点上，那点像被炭火烤着一样热。我把脸稍微一偏，轻轻地咬住丈夫的脸，把鼻吸也都呼在他脸上。

越来越兴奋的丈夫屏着呼吸脱去了我的衣服，嘴唇舌头在我脸上胡乱地滑动着——油然使我联想起，一只在津津有味地嘲笑着已经没有肉的骨头的狗。

即使是这样，我也是高兴的。像被丈夫眼里的那团火燃着了一样，我的热情也高涨起来，身体紧紧地缠住丈夫的身体。这一瞬间，我耳边回响起昨天夜里听到的邻家男女那淫荡的艳声。夫妻嘛，那种才是表达感受和感情的最自然的声音。想到这里，把一直压抑到现在的感情释放一下的欲望也跟身体一起越燃越旺。“啊……嗯……”我真的发出了一声从来没有发过的艳声。

丈夫激灵地一下子停动了。好像狩猎正在兴头上的狼突然听到了枪

声一样，带着恐怖的极其惊愕的表情。

我那股情热也像退潮时的海水一样，刷地一下落了下去。再涌上来的，却是莫大的悲哀和空虚。我只不过是按照现代的社会常识，入乡随了一下俗而已。我们的夫妻生活，简直像电子计算机，除了预先输入进去的程序以外，不允许有任何即兴发挥。

我又气又恼。对败兴的丈夫那种厌恶使我霍地站起身来，光着身子跑下楼，冲进了洗澡间。打开龙头，冰冷的水淋在我脸上，激得我浑身激灵灵地哆嗦，但我没有退却，依然站在冷水里。眼里溢出的那一汪也许是太热了，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大脑镇静下来，清醒过来。但心里的另一个声音却在默默地祈祷：愿自己的精神，一直都这样麻痹下去，永远不要觉醒。我的呜咽声，包括丈夫，以及邻家的男女，这世界上一定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感知到。它在我孤寂的一个人的世界里持续了一会儿就停息了。

那天夜里以来，我时常被一个问题困扰：自己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虽然一直都在反复思索，可至今还没有得到答案。

想得烦了的时候，我就坐在小旧楼那昏暗的起居室里，屏住呼吸静静地听邻家那充满热情和活力的生活噪音。听上一会儿，就会觉得发硬的肩膀渐渐松软了，脉搏打得有力了，心情也跟着激动起来，也想大着声地跟儿子说话了。

搬到这里不知不觉地一个月过去了，邻家的生活节奏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些有关吃饭、洗澡、睡觉之类的极其普通的生活噪音，那里面没有男人的公鸭嗓儿。或许男人工作日不回家？几乎就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但是到了星期五吃晚饭的时候，一切就都变了。女人斥骂孩子的声音里不知什么时候混进了男人沙哑的尖声。渐渐地“交响乐”越来越烦躁，到吃完饭的时候，盘子、碗、筷子、勺子的碰撞声，叮当、哗啦、

喀嚓、当啷，再加上孩子们的蹦跳声，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响成一片，女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再过一会儿，也不知是因为什么，“你这混蛋！”男人的怒吼就开始了。这就是导火线，男女的“舌战”——单纯的叫骂——由此迸发。持续不须多久就会加进摔东西声、女人孩子的号叫声——进入肉搏战状态了。打到女人实在坚持不住的时候：“你们，赶紧，去爷爷家……”喊声未落，就听见一阵急促的咚咚咚咚、哒哒哒哒的往楼下跑的孩子们脚步声。这声音完全化作院子里大地震颤的时候，我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月光下那队宛如一个咬着一个尾巴慌忙逃窜的小老鼠似的六个小光头，最后一个“小老鼠”吉君跟不上队被拖在后面的景象。

第二天，吉君来我们家玩儿的时候，我一定会仔细看看他的膝盖和小腿。如果又多了几块化着脓的伤，那一定是昨天晚上又摔跤了，我心里也会怜悯地难过一阵。但吉君脸上却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流着像蝶的幼虫一样的浓鼻涕，还时不时地泛起笑意，看上去倒是蛮幸福的。

话再说回到星期五晚上——孩子们逃出去之后，夫妻战争进入了白热化。也不知是在摔打东西，还是在拳打脚踢，骂声、哭声、惨叫声，一声接着一声。都是些什么“你怎么不死呢，你”、“我这就死给你看”、“我整死你”、“有能耐你整一个试试”之类的，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好不热闹。

随着一声门响，邻家的木楼梯上响起了那极平静，但极富厚重感的脚步声，那声音顺着地板又移到了榻榻米上——那位爷爷又来了。

“没完了？”极富威严的一句话，给这对男女的“战争”打上了休止符。接着是一阵压得低低的说教声，断断续续地传过来，内容听不大真切。说教声持续五到十分钟光景，爷爷那有厚重感的脚步又以震动的方式被我感知到了。接着就是意味着他老人家下楼、离开邻家的声音。



再过一会儿，渐渐地听到叽里咕噜的声音，长达一个小时之久的“战争”即将进入最后一幕——掌握了这一系列流程的我，总是在这一时间来临之前，用尽一切办法把儿子哄睡着。一定要把他哄睡着，我甚至觉得这是我作为母亲的职责。虽说那种行为对人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但我也也不想让它进到小孩子的耳朵里。听了那种艳声，哪家的孩子都会问：“他们在干什么？”这怎么回答得出。所以，邻家一开始吵架，我就赶紧哄儿子睡觉。

邻家的“战争”虽然骇人听闻，但令我毛骨悚然、浑身战栗的却只有第一次。第二次以后，仔细品味一下，我发现跟第一次也没有什么大异，无非就是像照着“剧本”演下来的一样。以后我完全习惯了。现在听到前一声，就能想象出下一个镜头该是什么样一个场景。总能比那对男女提前一幕，我心里也蛮快乐的。

偶尔也会想想邻家的这种是幸福呢，还是不幸呢？当然我也清楚，这不是我一个局外人能够知晓的。但是，不论是幸福，还是不幸，我都觉得邻家的生活极富紧张感和活力，如火如荼的。跟人家一比，我们家就是幸福，也是一种没有活力的幸福。如果是不幸，那就是没有张弛的不幸。无论现在是属于哪一边，我们以后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不可能有什么好转。想到这里，我心里总有些凄凉和孤寂。

邻家男女的兴致听起来越来越高涨了——那种应该说成“坦率”，还是“露骨”的东西，也许就是我心中企盼的活力吧？我有些困惑，但马上又开始厌恶自己的这种无聊。

星期六早上，我跟往常一样撇下睡早觉的丈夫，和儿子两个人先吃早饭。吃完饭，一心想跟小猫玩儿的儿子，已经是一副等不及的样子了。我拉着儿子的手，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在房东豪宅前玩耍的猫群里。朝阳里老太太的一头银发反射着银灿灿的光，那张笑脸也比傍晚看时显

得更加灿烂。

“呦，小哥儿，早啊！”

“早上好！”

对于老太太的问候，儿子总能彬彬有礼地回答。

“真乖！”

儿子打开手里的塑料袋，从里面拿出了我为了儿子跟小猫玩儿特意买来的猫食。

“总来打扰您，真不好意思。”我面带歉意地对老太太说。

“你太客气了，还准备猫食干什么，我们家有的是。”

“那不行，那不行，能喂小猫食，我儿子可高兴了。总来打搅您，不好意思。”

“那有什么呀，这么懂事的孩子，猫儿们也高兴。”

老太太眯着眼睛，得意地看着猫儿们，脸上漾着幸福的笑。

虽然这老太太每天被这许多的猫儿围前围后的，但身边没有一个能说话唠嗑的人，生活肯定也够寂寞的了——我心里不由得想。

“对不起，我是来送货的。”院外马路边儿停了一辆货车，从里面跳出一个穿工作装的男人，对老太太说。

“啊！是宠物食品吧？”

“哈啾。”

“能帮我搬进屋吗？”

“哈啾，马上帮您搬进去。”不一会儿男人就推着掣了好几个大箱子的台车进来了。

“两周送一次，要不然这么多猫儿不够。”老太太得意的神情里加进了一丝无奈的苦笑，说着站起了身。

“啊！我来帮您。”我也慌忙站起来，回头嘱咐儿子：“你在这儿跟小猫玩儿啊！”就跟在了老太太的身后。

门口，箱子一个摞一个堆得高高的。穿工作装的男人从老太太那儿接过签完字的送货单，鞠了个躬转身走了。

“这些要放哪里呀？”我抱起两个箱子，问老太太。

“哎呀！真不好意思！”说着，老太太进到门里迈着碎步在前面给我带路。

箱子特别沉，我咬着牙弯着腰跟着老太太把箱子搬到一个已经成了储藏室的小屋里，放在地上，又到门口去搬下一个。门口的那一大摞箱子被我一个一个地搬进了储藏室。也不知跑了几个来回，把最后一个箱子放到地上，我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汗珠。我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儿，差一点儿没累虚脱了。

“你可真帮了我的大忙，连我儿媳妇都没帮我这么干过。”老太太两眼充满感激地说。

“是吗？”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随便回了一声。

“真没干过，我那儿媳妇除了花钱就没有别的爱好。”

“时常回来看看吗？”

“我儿媳妇？不回来，不回来。以前儿子还时常回来看看，现在也不回来了，就打个电话糊弄糊弄。口口声声说忙，其实他靠收房租生活，会忙什么呀。”

“也或许，开始做别的工作了呢？”

“不可能，就是他媳妇不让他来。唉！养儿子没用啊，等于给媳妇养了一个挣钱的机器。”

“哪会呢？”

“你还年轻，理会不到。啊，对了，御主人（您丈夫）喝不喝青梅酒？”老太太用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口吻问我。

“啊，青梅酒？我想他喝吧。”我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这都是我去年做的，寻思儿子来了喝……”老太太拍着储藏室架

子上放着的一排一模一样的几个酒坛子中的一个对我说。

“这，都是青梅酒吗？”

“对，我每年都做，我家先生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喝。”

“是吗？”

“你拿回去一个，可好喝了。”

“那好吗？”

“有什么不好？今年我还做，你喝完了随时来取。”

“真不好意思！”我按照老太太的指示从架子上取下来一个抱在怀里。

“御主人，不会像你家旁边的那位那样，喝醉了就打女人吧？”

“啊，不会。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

老太太勉强一笑，说：“实在对不起呀！你家旁边的那家太吵，动不动就弄得四邻不安的。我都已经跟他们说过好几次了，让他们搬出去。可是他家孩子太多，没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

“啊，没关系，我喜欢热闹，也喜欢孩子多的。”

“你心地真好！”老太太歪着头，偷眼看了看我，用赞佩的口吻说。但能看得出：她在怀疑，我的话并非发自内心，只不过是应酬一下罢了。

有小伙伴玩儿了，儿子看上去快活多了。进了吉君和他哥哥们的圈里以后，每天跟他们一起吵闹，有时候也打架。有一次，被人家从后面猛力一推，倒在地上摔破了手和膝盖。儿子大哭着回到家，我把儿子疼得扭曲的脸搂在怀里对他说：“要是打架，那以后就不能一起玩儿了。”

“嗯！”抽抽搭搭着的儿子委屈地应了一声。

我把伤口消了毒，涂上药，又包上了纱布，儿子这才算不哭了。就

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劈里啪啦地几只手一起拍门的声音。

“明君”“啊啊嗯嗯”——是邻家的那帮坏孩子。我故意装作没听见，把儿子抱在怀里。可儿子——那双还闪着泪光的眼里，突然刷地一亮，来了精气神儿。“妈妈，明明出去玩儿。”说着，像忘了疼似的，挣脱了我的手。

跟孩子玩儿的还得是孩子！我空空的怀里感到一阵寂寞。还是得再生一个——想到这儿，我耳边蓦然响起房东老太太说的那句话“生了个给媳妇挣钱的机器”。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邻家女人岂不是为人家（未来的儿媳妇们）生了六台机器，我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对于邻家夫妻来说，这六个儿子与其说是“六台机器”，倒不如说是他们享受了作为人的那种自然的证据，我觉得更恰当一些。将来孩子们会成为人家的挣钱机器之类的事，他们一定连想都没有想过。那对男女的脑子里也许只想着每天得怎么活。要不就是空的，根本什么都没想。只有这两种可能。身体被欲望所驱使，单单纯纯地为欲望活着而已。

我正陷于沉思的时候，电视里出现了一个化着浓妆年过半百的女士的怒气冲冲的脸——“竟然把女人说成是‘生孩子的机器’，这样的大臣为什么还不辞职？”

站在电视前的我也跟着一起愤怒起来了，为生不生第二胎人家已经愁得跟什么似的了，居然还有人说“女人是生孩子的机器”，这是什么大臣呀？也太不像话了。

“内，前几天，我跟你说过的，那件事，考虑了没有？”晚饭的餐桌上，面对跟往常一样默默地喝着啤酒的丈夫，我吞吞吐吐地开了口。

“啊？”丈夫把刚喝空的啤酒罐儿捏瘪，顺手扔进了脚边儿的资源垃圾专用桶里。

看着他那样子，我心中暗想：“挣钱的机器”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正合适。但是，难道是我把他变成“挣钱机器”的吗？我有些不安地开始反省自己，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用意，而且还尽量跟他说话，给他爱。为了让他活得像个真正的人，为了跟他共度此生，我做出了不懈努力。反省的结果，得到的是与反省正相反的发现。尽管如此，丈夫却一直沉默，自己主动往机器那儿演变，整天就知道工作。

“我们，是不是，再要一个？”

“如果你想要的话……”丈夫没有表情地点了点头。

“真的吗？”

我半惊半喜地反问了一句。转身从壁橱里拿出一个杯子，作为奖励，给丈夫倒了一杯房东老太太给的青梅酒。

丈夫虽然没有再开口，但随着几口青梅酒下肚，他的表情渐渐温柔了。

我心里暗喜：“这就已经足够了，星期一得抽空儿去趟医院。”于是又拿出一个杯子，也倒了杯青梅酒。趁着现在心情好，不赶紧喝一杯，等怀上孕了，想喝也喝不成了。这回不生将来给人家当挣钱机器的儿子了呢，生个操纵挣钱机器的女儿。

那一瞬，我感到了幸福，而且是极富活力的幸福。

星期一，我跟往常一样在单位一边等着接电话，一边翻着墙上的挂历计算着：如果下周摘了环，大概什么时候能怀孕、孩子什么时候生下来。就是前前后后有些出入，最晚明年这个时候也能抱上可爱的女儿了。把日程这么一具体化，我心里还真有点儿紧张。

午休时间一到，我就拿着在电话簿上查到的电话号码出去吃饭了。常言道：“夜长梦多”，好事宜早不宜迟。我跑进电话亭，打了好几次都占线，一直打不通。不愧是这一带最大的综合医院，繁荣到了电话都

打不进去的地步了！我有点儿沮丧，连到经常去的那家午餐店吃个套餐的精神都没有了。只好在近处的便利店匆匆买了个盒饭又返回到电话亭。

我豁出去不吃饭了，抄起电话又开始打，打了有十分钟，终于听到了呼叫音。

“这里是森河综合医院。”话筒里传来一个年轻姑娘柔和爽朗的声音。

“啊，对不起，我是第一次往你们医院打电话，我想做妇科手术，能不能帮我预约一下。”

“您是要做妇产科的手术吗？”不出所料，对方有些迟疑。

我吞吞吐吐地说明了事情，请她在下周帮我预约。

“您得先来医院让医生诊察一下，然后才能预约手术。您想让哪位医生给您看呢？”

“哪位医生？还可以自己选择吗？那就请最有经验的吧。”

“有经验的是吗？啊，妇产科有经验的医生只有一位五十岚先生，可是预约已经排到三个月以后了……”

“医生只有一位吗？”

“还有实习医生，有两位。如果实习医生可以的话，下周星期三以后就可以预约到。”

“实习医生？那我不成了试验用的小老鼠了吗？”

“您要做的手术比较简单，实习医生完全没有问题。”语气非常严肃。

“谁知道会怎么样？”我口气里明显流露出了不快。

“简单的手术”？说得轻巧，这关系到孩子的生命。这些人说话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听话人的心情。跟前几天在电视里听到的那句“女人是生孩子的机器”同样恶劣！简直是不尊重生命！

“那，您还是预约五十岚医生吗？”打算敷衍了事的声音。

“让我想想吧，明天再给你回话。”

“到了明天，五十岚医生的预约有可能会排到四个月之后，希望您能够谅解。”那声音一下子变得高昂了。

“那，我还是现在预约吧。”我几乎是意气用事地说完最后一句话，挂上了电话。

计划，刚迈出第一步，就被打乱了。倒不是迷信，一开始就摔了一个大筋斗，谁心里都不会舒服，而且还要等三个月。

人心情不好的时候，觉着什么都烦。以前听邻家的声音，还一直是半羡慕半幸灾乐祸的，现在听起来觉得特别烦、特别刺耳。再加上最近一到夜里窗下墙根边，猫叫声一声高过一声，也许是进了发情期了。邻家那对男女的艳声也不甘示弱。周围简直成了发情发了疯的世界。听起来好像在嘲笑我这类没有发情的人：不发情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

整天都要烦死了。每到星期六，一定要到屋里来玩儿玩具的吉君，还有他那些哥哥，那一张张脸，越看越觉得房东老太太概括的那句非常准确——“不懂礼貌没有教养”。尤其是那个吉君，一见他那像蝴蝶幼虫一样的鼻涕和他腿上一块擦一块、都已经辨别不出皮肤本来颜色的化着脓的伤，我就恶心、想吐，烦得要命。

“明明，妈妈带你到另一个稍微远一点儿的公园去玩儿，今天你就别跟吉君他们玩儿了。”我考虑还是不让儿子跟他们接触为好，想了半天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来。

“我不，我不去远一点儿的公园，我要跟吉君一起玩儿。”

没想到被儿子一口拒绝了。才刚满三岁，就已经进入反抗期了？

心神不定的我，在办公室里等着接电话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走到挂历前，用粗道彩笔把已经过去的日子都画上了一个个的大叉。去见五十



岚医生的日子，也就是我这阴郁心情的终点。

计算了一下被强行推延到三个月以后的怀孕日程，孩子最早也得明年冬天才能生下来。把丈夫的行动规律和我的月经周期合在一起，我细心地、不厌其烦地算了一遍又一遍，每天的心情随着计算的结果上下波动，时好时坏。

为了提高计算准确度，我特意跑到书店买了一本《怀孕指南》。还亲手做了一个明年冬天的怀孕专用日历，按照计算结果把一个个花形记号画在上面。脑海里浮现出在我肚子里一天天长大的可爱的小婴儿。

我越算情绪越高涨。这种兴奋偶尔体验一下还可以，神经总是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时间长了比干体力活儿、比上班还累。最后把我累得头晕眼花，几乎快迷在花形记号里转不出来了。

放下笔，闭上疲倦的眼睛，头脑渐渐冷静下来，就在那一瞬间，我蓦然悟到：“我这不是自己找着要当生孩子机器吗？”身子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软软地瘫在了椅子上。感觉自己所做出的努力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虚。

又到星期五了。人一旦走出了误区，身体也完全轻松了，心情也舒畅多了。傍晚邻家的闹剧又拉开了帷幕。任他们弄出什么样的声音、打得有多富有戏剧性，我都不会动心了——我自信已经找回了自我。

我心平气和地做完晚饭，和儿子津津有味地饱餐后，进到起居室，打开电视，儿子拿出小车开始玩儿，我开始收拾一周都没整理过的房间。邻家好像还在做晚饭。

“小哥儿，把鱼烤了！”“小吉，你怎么坐在这儿呀？走来走去的还不睬着你呀？到楼上去！”之类的喊声时不时地传过来。今天女人的情绪好像蛮不错的。

“哎，大助，放下！那是你吃的吗？”大概是大助偷吃了什么，被

骂了。

“拿啤酒！”二楼上的公鸭嗓儿参加进来了。

“你把这个拿上去。”大概是把啤酒交给了孩子，马上就响起了没穿袜子的后脚跟踩在楼梯上发出的咚咚声。

滋滋、哗啦、叮叮当当，好像是在炒菜的声音。从那声音里让人感到快要烫伤的灼热，“如火如荼的幸福”——我自己造的这个词，一瞬又在我脑海里闪过。

电视里还是那张浓妆艳抹的脸，正在播关于“少子化对策”的新闻。我摸了摸自己那瘪瘪的肚子，不禁哧地一声从鼻子里笑了出来。

我正对着电视出神呢，邻家传来了收拾盘碟碗筷的声音，这是吃完饭了。再过一会儿，大概就要开战了。得抓紧时间给儿子洗澡。

我把儿子手里的小车拿下来，给他脱去了衣服。圆圆鼓鼓的小肚子，上方隐隐约约地能看见几根肋骨。不管我心情是好是坏，儿子都在一天天地长大。

儿子不愿老老实实泡在浴缸里，把潜水艇潜到水里正要攻击我那只漂在水面上的船。就在这时，邻家传来了那声“你这个混蛋”的怒吼——发出开战信号了。我心里想得赶紧洗洗，哄儿子睡觉了。于是起身出了浴缸。

淋浴哗哗的水声淹没了所有的喧嚣。

“别动！”我抓住活蹦乱跳的儿子，给他抹上香皂。我的声音虽然跟以前比是大多了，但在邻家的咚咚咚哒哒哒响成一片的噪音里还微弱得可怜。

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那声音好像孩子们下了楼梯跑到院子里了。我关上水龙头，用大浴巾把儿子裹好，就在这时，突然听见“呀”的一声长长的惨叫。我不禁浑身一哆嗦，本能地抱住了儿子。莫不是男的失手把女的给杀了？一个不祥的预感从我脑子里一闪而过。大概有长

长地吸了一口气的工夫之后，又听到女人粗粗的颤抖的呜咽声。我稍微松了口气。

我抱起裹在大浴巾里的儿子上了二楼，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干，给儿子换上睡衣、盖上了被。

除了女人那闷闷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声以外，邻家出奇的安静。这怎么跟往常的剧情发展不太一样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着实感到有些别扭，心里觉得没着没落的，想放又放不下。

躺在儿子旁边，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充满着无处打发的空虚，目光凝聚到天棚上茶色房梁的一处变了黑的木纹上。

夜越来越深了。邻家的闹剧，自女人的那声惨叫之后，像电影院里突然停了电，正看在兴头上的片子被一下子掐断了似的。那被隐没在森森的静寂中对下一幕的强烈期待，和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死一般静寂的迫切欲望，一起在我胸中蠢动。

我好不容易才熬过了这个闷闷的、久久难眠的热带夜。

第二天早上，我跟平常一样，让儿子拎着猫食，去了房东老太太那儿。我跟房东老太太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这个星期薄云生仔了，这下子我家就有四十二只猫了。”老太太喜笑颜开地说。

“是吗？恭喜恭喜！”

老太太身边的摇篮里，几只刚出生的小猫仔正舒舒服服地睡着。这些日子每天夜里那一声比一声高的猫叫声，又在我耳边回响。那里面也许就有薄云的声音。这个念头刚在脑子里闪过，我心里又油然生出一种对老太太的歉意——房东家的猫怎么会发出那种淫荡的叫声？一定不会的。人家的猫可都是出身正宗、有教养、懂规矩的猫。

“这个叫蝴蝶，这个叫篝火，旁边的是桐壶、若菜……”老太太用

手指着，得意地向我一一介绍着猫家族的新成员。

儿子把捧着猫食的小手直直地伸出去，等着猫儿们来吃。猫儿们的肚子大概都还饱着，等了半天，也没有一只猫儿理睬。

“前几天兽医先生来了，一看我家猫，就说：‘不能让它们这么胖。’亏我还定期定时地让它们在院子里运动呐，它们还都这么胖。”

“是吗？我看它们也不算胖、挺健康呀。”

“那是你看习惯了，它们都属肥胖型。先生嘱咐我让它们多运动，我都这把年纪的老太太了，你说还怎么让它们多运动啊？”

“是啊！有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呢？”

“说完全放养最好，但我担心旁边那家的几个坏小子，一会儿追，一会撵，揪尾巴，扯耳朵的。”老太太压低了声音、眼珠一次接一次地转向邻家，白了一眼又一眼。

“嗯！那确实很让人担心。”我也陪着换上了一脸严峻的表情。

“你也得加点儿小心，免得你家小哥儿跟他们学得粗暴了。”

“哈哟，以后我多注意。”我深深地点了点头。

过了中午，秋色中的太阳地儿好像在迫切地等待着孩子们来玩儿似的，阳光灿灿地照在院子里的细砂上，但是邻家的门里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早上，也听见一阵孩子们的吵嚷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鸦雀无声了。是不是又让他们去奶奶家了？我从还在午睡的儿子身边爬起来，把头从二楼开着的窗户里探出去。

由于一个夏天的疲惫而变得懒洋洋的天空，好像连呼吸都不愿意似的，一个没有一丝风的和稳的下午，天气仿佛又回到了盛夏般的炎热。

一直在热情地等待着欢呼雀跃的孩子们的那块太阳地儿依然是空荡荡的，看着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可怜。我伸了个懒腰把头缩回到屋里。

邻家依然还是静静的，没有一丝响动。甚至让我产生一种错觉：那

些曾给过我感动、给过我烦躁，也曾让我空虚失落的声音，都只不过是些幻觉。

“妈妈，吉君，是不是去哪儿玩儿了？”

被儿子一连问了几声，我才蓦地回过神来，悟到那一切不是梦幻，都是确确实实曾经有过的。是呀！你看，就连骄阳下院子里的那块空地，不也还满怀热情地在等待吗？

“大概是吧，好像不在家。但过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那，还能一起玩儿吗？”儿子也像那块太阳地儿一样，眼睛里充满了热情的期待。

“当然。”我微笑着说。

雨一连下了三天。邻家那出奇的寂静又伴上了骤冷的夜风，世界显得更加冷清寂寞了，人心也随着消沉下去。进了周的后半，天气才终于转晴了，人心也跟着豁亮起来。在被工作、家务、孩子的事情占得满满的心里，那熟悉的噪音被逐渐地淡忘了。我甚至开始觉得现在的这种安静更舒适更安心。

星期五晚上，丈夫不在家里吃饭，晚饭当然要偷工减料。我简单地做了一点儿，就跟儿子面对面围着饭桌坐了下来。

从邻家传来了好久都没有听到的孩子们的吵嚷声，在楼梯上、榻榻米上跑来跑去脚步声——女人和孩子们好像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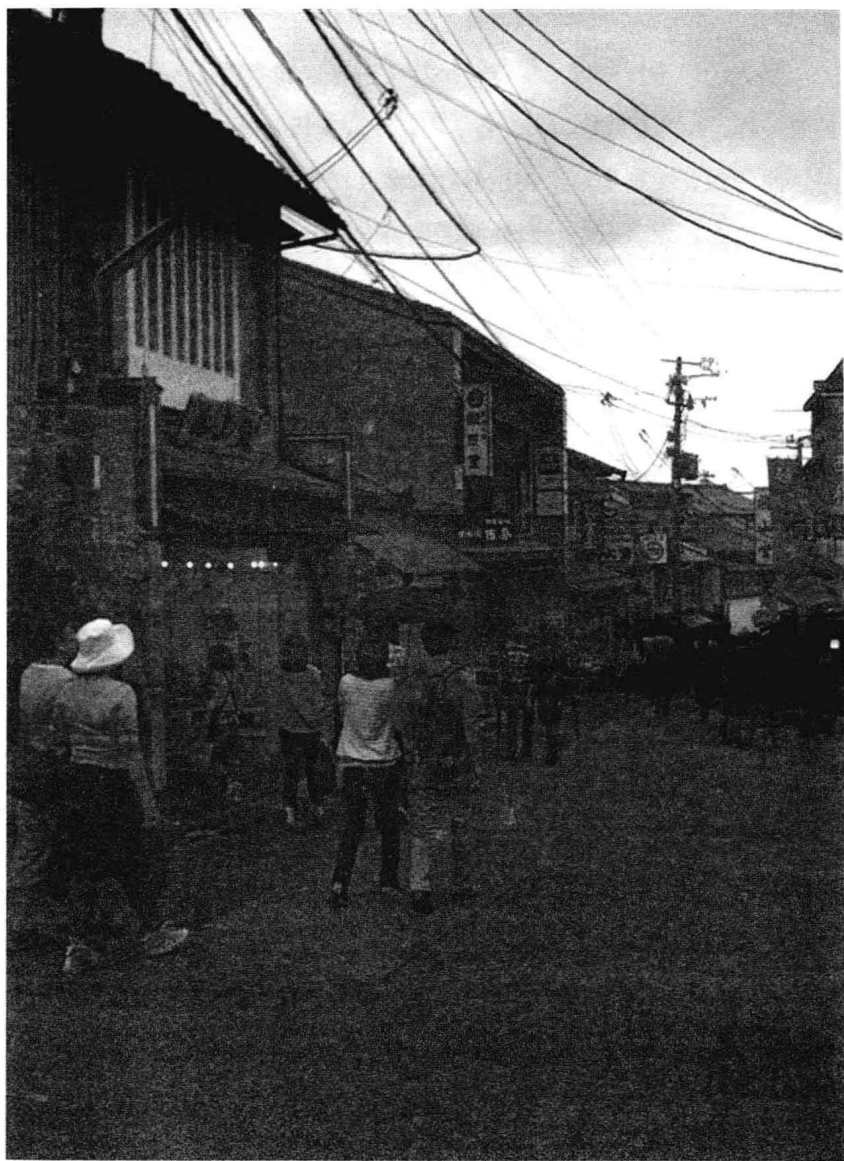
儿子停住了拿着勺子的手，现出一副极认真的表情，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高兴地说：“吉君他们回来了！”

“好像是！”

“那，明天能跟他们一起玩儿吗？”

“行啊！”我嘴上回答着，心里却有些诧异。

窸窸窣窣嘀嘀咕咕——从邻家传来的声音里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嘈



杂、粗暴，听起来出奇的文雅。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豪爽和雄壮。特别是女人，平常那焦躁的命令式也变得有气无力没精打采的。听起来甚是别扭。

男人的声音慢慢地稀稀疏疏地加了进来。像煮过了头失去了筋道的面条一样，既没有激情，又没有活力，变成了极其普通的杂音。

吃完饭，我刚坐在电视机前打了会儿愣神儿，儿子就拿着图画书缠着我给他念。无奈只好答应他洗了碗再念。一边念书，一边哄他睡觉会比较省事。

邻家的声音跟刚才没有多大的变化，依然是那种没有紧张感的啾啾叽叽的，听也听不太清的声音。

“吉君，变好孩子了。”儿子说。大概是想说变得文明了吧？

“嗯，确实。”我忍着笑，应和着回了一声。心里不禁佩服儿子，这么小的孩子居然什么都明白。

念了一会儿图画书，儿子就呼呼地睡着了。邻家那没有活力的声音，也完全安静下来了。没有声音、没有气味、没有颜色的深夜的空气，在一片茫然中流动。

一丝凉意打在儿子的小手和我的脸上，睁眼看时窗外已经是晴朗的秋天的早晨了。跟往常一样，撇下睡懒觉的丈夫，我和儿子先吃了饭。

再过一会儿，就到房东老太太和猫儿们一起出来晒太阳的时间了。我那粉还没抹周到的脸上，也许是没睡好觉的缘故，有两个青黑的大大的半圆的眼圈儿，看上去像熊猫脸。等不及了的儿子使劲儿拉着我要往外走。

邻家突然传来一阵像是孩子们嘈杂的脚步声。难得他们不必半夜三更往奶奶家跑，跟爸爸妈妈一起度过一个和平的晚上。我心里一边寻思，一边坐在门厅的台阶上解运动鞋带上的死扣。

“呜……呜……”儿子一边摇晃着门，嘴里一边学着警车的呼叫

声。不是我当妈妈的就看着自己的孩子好，我这个可以称得上玩具车小宅男的儿子，总能一边儿从玩具箱里拿小汽车、新干线，嘴里一边按着车种给你配上音。

列车里无论是小火车，还是新干线；汽车里无论是救护车、消防车，还是警车，就连我这个大人只用耳朵听，不用眼睛看都难以分清的一些车的呼叫声，他都能摹仿得惟妙惟肖。

“呜……呜……”儿子卖着力气这么一叫，听起来跟真警车来了似的。我不禁自嘲地笑了。

我系好鞋带刚一出门，就觉得真警车那吵人的呼叫声好像就在附近。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我赶紧用两只手抓住儿子的肩膀转了个一百八十度返回到门里。

“我不，我要去看小猫猫。”儿子挣扎着用力往回拉我的手。

“你们赶紧去奶奶家……”从邻家传来了女人歇斯底里的叫声。好久都没有听到了。莫非昨天夜里没发生的“战争”，在这光天化日之下爆发了？我有些困惑，但也有几分小小的期待。

“磨蹭什么，还不赶紧走……”女人的声音里充满了某种从未有过的、像是绝望的感觉，蔫蔫的中途就断掉了。

咚咚咚咚咚咚——随着一阵木头楼梯被许多小脚跟敲打的声音，邻家的门“咣当”一声被猛力推开了，像从山上往下滚石头似的，小光头们从里面涌了出来。我从门缝里仔细一看，一个一个还都穿着睡衣呢。

“可别把我们卷进去。”想到这儿，我轻轻地关上了门，把儿子搂在怀里悄声说：“嘘，吉君家要打架了，不能出去。”

听了我的话，儿子一脸神秘地蹑手蹑脚回到了起居室。

“呜……呜……”警车的呼叫声都快到耳边了才停下来。顿时，邻家像山崩地裂般，响起了无数的脚步声。最少也有五级地震的威力震撼

着我们这幢陈旧的小二楼。

“发生什么事儿了？”从二楼下来的丈夫睡眠惺忪地看着我问。

“旁边那家大概打架了吧！”

“打架？”丈夫一脸不快地皱着眉头进了卫生间。

为了把儿子可能受到的心灵损害尽可能控制到最轻微，我拿出《漫画日本传说》的录像带，一边放一边陪在儿子身边，故意装出看得津津有味样子，时不时应和着剧情“欸？”、“哇！好厉害！”、“哎呀！”地叫几声，夸张地做出一些反应，尽量把气氛搞得欢快一些。

“把警车都招来了，他们打得还挺厉害的。”丈夫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我跟儿子剩下的早饭，一边面带佩服地罕见地说出了一句较长的话。

“平常都是星期五晚上打，跟要出人命了似的，打得可凶了。”我话里不知不觉地带上一一些责怪丈夫的语气。

“哼！”丈夫一副难以相信的表情，微微摇动了一下头。

“对不起，有人吗？”随着一个非常客气，但很严肃的女人的话音，我们家的门被敲响响了。

“欸，来了。”

“百忙之中，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我们想向您了解一点儿事情可以吗？”也许这就叫“殷勤无礼”，虽然用词很客气，但话里带着几分强迫的语气。

“一定是上门售货的。”丈夫小声说。

“啊，上门售货呀？对不起，我们家不需要。”我也彬彬有礼，但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对不起，我们是电视台的，就问您几句话。”

“电视，我们家也不需要。”我又一次回绝了。

“是有关您家邻居发生的事件……”

“事件？”我跟丈夫张口结舌，大眼瞪小眼瞪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

“两天前，在附近的山林里发现一具用毛毯裹着的男孩儿尸体。经过警察调查核实，断定是您家邻居的吉君。今天早上吉君的父母已经因虐待儿童和尸体遗弃罪被逮捕。”电视台的女记者向我介绍了个大概，就把麦克风转向了我。

“请问你们两家有什么交往吗？”女记者连一点儿让我理解她的话的时间都没留，就毫不客气地开始问了。

“是邻、邻、邻居。”不知怎么了，我紧张得不得了，结结巴巴地话也说不出整句。

“最近他们家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吗？”

“异常的，表现？不太清楚。”

我脑子里虽然已近乎一片煞白，但被她这么一问，倒想起了最近一段时间邻家突然变得安静的事来。

“您家孩子经常和吉君在一起玩儿吧？”女记者看了一眼抱着我大腿的儿子，接着问。

“也不算经常，有时候，偶尔，一起玩儿。”

我像要保护儿子似的，两手抱着儿子的头。

“吉君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

“三岁的，男孩儿，大概是。”

鼻子下面粘着的“蝶的幼虫”、膝盖上一块又一块化着脓的伤的吉君，又浮现在我眼前。那个吉君，被裹在毛毯里，扔在山林中……女记者的话，在我的脑海里被转化成图像的瞬间，我的身体僵硬了，胸口感到一阵剧烈的绞痛。

“虐待，在他们家是不是经常发生？”女记者又问。

“虐待？”

“你也一定察觉到了吧？你有没有想过报警？”女记者毫不留情地追问着。

“那种事，我，我……”渐渐地我脑子里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是我犯了罪，想辩解，但就是说不出话来。

跟女记者的谈话也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累得我浑身是汗、筋疲力尽。回到屋里，腿一软就瘫倒在榻榻米上，失魂落魄的，连去买东西的气力都没有了。

“喝点儿茶吗？”看着我铁青的脸，也许是担心了，寡言少语的丈夫一脸同情地问。他虽然话不多，可还是挺知道疼我的。

我无言地摇了摇头。我不想喝，倒挺想吐。我一边回想搬到这里的一个夏天，用声音编织出邻家一幕一幕的闹剧，一边寻找虐待的线索。虽然在我心里邻家的生活一直是如火如荼的、充满了激情和活力的，但仔细验证这些记忆时，又觉得哪一个声音，都与虐待不无相关。

那蝴蝶幼虫似的鼻涕暂且不说，腿上那一层又一层的伤，即使是摔倒磕出来的，那摔倒之前，为什么要那么拼着命地跑呢？一追究到这些现象的原因，就不难联想到虐待。而我，却像个变了态的人似的，竟然光顾听声取乐，忽视了虐待。

我成了什么人了？简直太恶劣了，望着记忆中越来越清晰的吉君的面影，我追悔莫及，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



我瘫软无力地躺了大半天，忽然想起女记者临走时说，采访录像将在午间新闻时间播出。于是稍微振作精神爬了起来。

上电视，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虽然是令人遗憾的消息，但一想到能在电视里看到自己，心头便涌上一种奇妙的期待和兴奋。

早上出门前，用过的粉盒还扔在桌子上，我怯怯地拿在手中，打开来窥视了一眼镜子，里面映着一张疲惫不堪的“熊猫脸”。我心里一沉，但还是用颤抖的手拿出粉扑儿，开始往脸上补粉。我心里也清楚，现在抹已然晚了三秋了，但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一直陪着儿子玩儿的丈夫用冰箱里剩下的材料做了个炒饭。金黄的蛋丝、粉红的火腿肉丁、嫩绿的生菜、深绿的葱花、雪白的米饭——油润艳丽中飘着香喷喷的热气，只看上一眼，心里就会充满素朴的幸福。

就在食欲马上要被勾起的那一刹那，吉君的脸又浮现在我眼前，抽动着蝶的幼虫似的鼻涕，天真地笑着。再也见不到那张脸了。一想到可怜的吉君，眼前炒饭这艳丽的色彩就觉得那么无情，涌上心头的一股痛楚让我无法忍受。

好容易等到了午间新闻——吉君的父母被逮捕的消息播完后，与一行“据周围居民反映”的小字一起出现的，是一个从脖子到腰穿着罩衣的上半身。这上半身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怀里抱着的，是光源氏——房东家的那只猫，一对眼睛正旁若无人地盯着镜头。

“吉君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挺淘气的，经常追着撵着抓我家猫，抓住之后又揪尾巴，又扯耳朵的，有些粗暴。”

“您看吉君，是不是被虐待过呢？”

“虐待呀？他们家总打架，御父桑一喝醉了酒，就打女人打孩子。现在想起来，可能受虐待了吧。”

“喵——”光源氏突然叫了一声。伸出长长的舌头在嘴边舔了一圈儿，百无聊赖地闭上了眼睛。

“可怜呐！是不？小源。”一只满是皱纹的手抚摸着光源氏的肚子，老太太换了个比猫的声音还高的声调，叹息了一声。

没播我的。可能是对于女记者的提问，我没回答出一点儿他们觉得有价值的、用得上的东西。

午间新闻以邻家夫妇被警察带走的镜头告终。头上披着衣服的女人在被押上警车的那一瞬，缓缓地哈了一下腰，我一眼看到了她那大大的挺挺的肚子。

她这是怀着孕呢？我惊得差一点儿跳起来。手无意中碰到了自己的肚子，摸了摸，扁扁的、平平的。这扁平的感觉使我蓦然想起了，骄阳中那块空荡荡的苍白的太阳地儿。

莫非是孕育了空虚？离去森河综合医院见五十岚医生的日子，还有两个月。

刚才还不知道陷入了窘境该怎么办才好的枫果，现在仿佛一下子变了解救父母于水火的大力神。以一个强有力的儿子的口气，借着安慰老妈的机会，充分显示一下自己的伟大。说着说着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金字塔的忧郁》

打开龙头，冰冷的水淋在我脸上，激得我浑身激零零地哆嗦，但我没有退却，依然站在冷水里。眼里溢出的那一汪也许是太热了，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大脑镇静下来，清醒过来。但心里的另一个声音却在默默地祈祷：愿自己的精神，一直都这样麻痹下去，永远不要觉醒。

《光影斑驳》

上架建议：文学、小说

ISBN 978-7-5360-6486-7



9 787536 064867 >

定价：20.00元